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混血青年、大学生兰尼与白人姑娘莎莉相爱的悲剧为主线，形象地抨击了南非殖民主义者残酷迫害有色人种的种族隔离政策。全书分“家”、“爱”、“恨”三个部分，通过对人物悲欢离合遭遇的描写，情节生动，形象栩栩如生，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作者拔德·亚伯拉罕是南非一位作品最多的著名黑人作家。本书写于一九四八年，同他的《矿童》、《忆非洲》、《野蛮的征服》等作品，在国际上都享有盛名。

第一部 家

兰尼走出车站，将收据放进钱夹。事情已经定了，几个箱子已交行李房托运，不能再犹豫了。他并不是想回家乡去，很明显，这里另有原因。他向回去的路上走着。

难啊！西莉亚极力挽留他，别人也都想留下他。他跟西莉亚的争论还没有结束。西莉亚是对的，在那所专为有色人子弟开办的学校里教书的确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可是，他不能接受这项工作，他必须回家乡去。这一点，他无法使西莉亚理解。

兰尼转入阿德利大街，在路边等一辆急驶的小车飞过，然后横过马路。

遗憾的是，西莉亚之所以不理解，正是因为他不想让西莉亚明白。他俩要好已经很久了，一起念完大学。兰尼爱她，思念她，可又不得不离开她，行李费已经付过了，事情已经定了。不是他没下决心，他割不断这似水柔情啊！

七年，不算短哪！在这漫长的七年中，只收到十几封家里的信。他真想一个人好好回忆一下家乡的情景，可是晚上

伙伴们还要来送行呢。

兰尼觉得有点儿渴，看看手表，喝杯茶还来得及。他穿过广场，走进第六区*尽头的“胖子”小饭馆。

这将是最后一次在这个饭馆喝茶了。他若有所思地微笑着。每当舞会或晚会后、半夜两点钟的时候，他常和西莉亚以及伙伴们来这里吃胖子的拿手菜“香肠土豆泥”。他有时同西莉亚一起来，有时独自一个人来。七年来，到胖子饭馆已成了他的一种生活习惯。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他能不留恋吗？

是啊，开普敦以及它那川流不息、紧张忙乱的生活结束了；黑人杂耍场、晚会、舞会以及星期六晚上人们在第六区所感到的那种兴奋结束了；大学生生活连同那里的一伙朋友结束了；那埋头苦读、求知长智的生活结束了；激进派那些热烈的政治集会结束了；那些为解决有色种人这样那样问题的盛大游行结束了……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结束了。他能不怀念吗？

不过，他最怀念的将是西莉亚。他俩耳鬓厮摩，同欢共乐。西莉亚漂亮、健美、开朗、大方，是个好伙伴。每当兰尼去散步、去攀“桌子山”**、去游泳，她总是欣然同意，说去就去。她对兰尼很好，她家里的人对兰尼也很亲热。他这次离开当然也会思念他们的。

* 第六区是南非共和国开普敦市有色人特定住宅区之一。

** “桌子山”——桌子山矗立在开普敦的背后，山顶平坦得象一张桌子。

胖子向他桌边走来，这位乐观的希腊人，眼角挂满笑眯眯的皱纹。

“你今儿个一个人来了，”胖子说。

兰尼点了点头，点上一支烟。“我今天晚上走。”

“走？”

“对，胖子，回卡鲁*我老家去。”

“不回来了？”

兰尼耸了耸肩。

“那位漂亮的女同学呢？”

“她留在这里。”

“那她可不高兴罗。”

“我不想让她去。”

胖子同情地咂了咂嘴。

兰尼起身付了茶钱，在门口握住了胖子的手。

“少了一位好顾客啊！”胖子说。

兰尼咧嘴笑了笑说：“我夜里随时都会想起‘香肠土豆泥’的，胖子。”

兰尼跳上一辆双层公共汽车，向顶层走去。汽车躲过行人车辆，穿过六区，把他带到终点站——开普敦上层有色人特区。

他沉思着，沿小巷向寄宿的房子走去。再过两个小时就要坐上火车离开开普敦了，他心里很不平静。来开普敦以前

* 卡鲁——南非干燥高原。

的生活已经很遥远了，唯一记得清的是母亲的脸庞，妹妹梅布尔已模模糊糊记不清了；其余的，除了山上那座俯瞰家乡小村庄的大房子外，一切都仿佛是远方的幻景。这所大房子，怎么会忘呢？从小听到的所有传说故事全与这大房子和房主人有关。当他和别的孩子淘气的时候，大人们就吓唬他们说，山上大房子里吃人的刑罚会落在他们身上，那红头发、红胡子的主人会把他们关起来，几天不给东西吃，那可比挨打还厉害呀！这一切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家乡现在怎么样呢？好吧，不久就会知道的。不过，要是现在能知道家乡的情况，不是更好吗？唉！离开一个地方七年，真算够长的了。

他走进楼门，登上短短的几阶楼梯，来到自己的房间，在长沙发上坐下，环顾着四周。这里作为他的家，已经四年了。他舒展四肢，躺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近几天把他折腾得精疲力尽，一直在紧张中度过，这时才感到累。他真想好好回顾一下往事，不致回到家时太生疏。但除了母亲外，什么也记不起来。母亲呢，也是孤单单的一个幻影。他冥思苦索地想把母亲周围的景物简略地勾画出来，可怎么也不行。

他打起盹儿来。

醒来时，西莉亚正在摇晃他的双肩，轻声唤着他的名字。他用手指理了理卷曲的头发，坐了起来。

“我没打算睡。”他说。

“你累了，睡一会儿好。来吧，洗个澡，消消困意。那

几位随时都会来的。”

她挽起兰尼的胳膊，向屋门走去。

“我倒希望他们不来。”他说。

“我喜欢他们来，”西莉亚说，“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好些。兰尼，你知道，我真不想让你走。”

“我心里很难过，西莉亚，可我不得不走，是村里大伙儿把我送到这儿的。再说，母亲一人过活也不行。”

“你不得不走，这我知道。可我不想让你走，兰尼。”她轻轻地抚摩着兰尼的手臂，眼睛望着自己的鞋子。“你从来没有邀我同你一起去。”

“可是，西莉亚……”

“好了，好了，兰尼，我再不乱说了，再不劝你了。去吧，去洗一洗吧。我去帮史密斯大妈烤饼去了，她是专门为你的告别会准备的。”

她把兰尼推向洗澡间，匆匆下了楼。兰尼正洗着澡，门铃响了，接着是说话声。哦！是拉里和他那漂亮的犹太姑娘罗莎来了。说话多的是“公爵”和玛丽，后面是托玛和他的女友范妮。这就是亲密小团体的那一伙。他们有事同做，有乐同享，《有色人标准报》常称他们为“八个伙伴”。眼下是“八个伙伴”的最后一次聚会，以后就剩七个了。不知他们会怎么变化。是啊，过去相处一起，多么好啊！

他离开洗澡间，向自己房间走去。拉里和罗莎在帮西莉亚端烤饼，“公爵”在倒啤酒。

“拆伙的在这儿呢，”范妮喊着，一边挎起兰尼的胳膊

膊。他们一涌而进，各自就座。他们谈论着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啤酒，一块接一块地吃着烤饼。一种不自然的欢乐笼罩了一切。

突然，屋里静了下来。拉里望了望兰尼和西莉亚。西莉亚挽起兰尼的手臂，勉强地微微一笑。

“‘八个伙伴’就要到此结束了，”拉里说，“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往日的欢乐和幸福吧！你们还记得……”

他回忆起“八个伙伴”的一件愉快的往事，罗莎回忆了另一件往事，其他人又想到了别的一些事情。他们这样谈着、笑着，紧张的空气消散了，点点思乡之情潜流在他们的语调里，显露在他们眼神中……

时间过得真快，兰尼该走的时刻到了。他把没有装进箱子的零碎物品塞进提包。西莉亚奇异地望着他把立在床边的她的照片也放了进去。

两辆出租汽车把他们送到车站。火车已停在那里。他们一个个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向兰尼告别。最后一个西莉亚，多么难舍难分啊！他们紧握着双手，默默地对望着。哨子响了，火车开了。他依依不舍地松开西莉亚的手，西莉亚依恋地随火车向前跑去。火车越开越快……

兰尼踏上了回乡的路程。

二

凌晨，火车驶进小站。兰尼步入清新的空气之中，作了

个深呼吸。再过一小会儿，只要一小会儿，就到家了。空气格外清爽，他微笑着，颇有游子归乡之感，而家乡呢，却又十分模糊。他实现了村里人们对他的希望，超过了人们的希望。他们送他到开普敦不过是让他混一张教师身份证罢了，他呢，干得却漂亮多了，得过奖学金、助学金，拿到了毕业文凭，又博得了学士学位。

他满载着超越村民们所希望的成果回乡来了。

他微笑着，空气中夹带着泥土的气味儿，细微的沙尘扑进鼻孔，他有点透不过气儿来。他并不讨厌这些沙尘，这是家乡的一部分，是他记忆不清的童年的一部分哪！啊！他回到了南非高原。那常常浮现于脑际的托修斯的诗句又从脑中闪过，这诗歌曾征服过那宽广起伏、延绵不绝的南非高原的灵魂。浦林戈勒*的诗也起过同样的作用。

我酷爱驰骋在遥远的沙漠之乡，
独有布须曼**儿童相随身傍，
远远地避开人们聚居的地方，
驰临野鹿出没、水牛嬉戏的洞旁。

还有那绝妙的诗句：

远远躲开掠夺者凶残的目光，
隐居在杳无人迹的高原深荒。

* 托玛斯·浦林戈勒（1789—1834），苏格兰诗人，后来移居南非，他的诗歌多描写南非土著人和那里的自然景物。

** 布须曼人——南非沙漠地区一个游牧部落的成员。

这些南非白人*诗人们,基本上抓住了这块土地的实质,他们的感受比那些说英语的人**深刻得多。

火车鸣着汽笛,缓缓驶出小站,向布隆方丹、约翰内斯堡、以及更远的北方开去。

兰尼向站台的一端走去,他的箱子已卸在那里。小站没有票房,没有行李寄存处,也没有脚伕。他惨然一笑,是啊,这里不是开普敦,在开普敦,你只要捻手指打个榧子,就会有出租汽车或脚伕来为你服务;这里是南非高原,自己的家乡。不久就会回到原来那些人们中间,听到他们简单的南非语***了。在开普敦说了几年英语之后,再回到家乡来,倒也不错。

开普敦已经遥远,谁也不会想到,离这里仅有一夜的路程,那里却是另一个世界,又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他要回的是自己的故乡,却不得不学学家乡的习俗。

他抓起箱子,向矮矮的栅栏走去,检票员很不耐烦地在等他。兰尼走上前,放下箱子,从口袋里摸出车票。那人冷漠地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

“天气不错呀,”兰尼寒暄着,“离别七年,又回到家乡了。”

检票员怀着敌意,冷酷地盯着他。

* 南非白人——指非英国血统的白种人,多为十七世纪荷兰侵略者的后裔,说南非语。

** 指十九世纪英国殖民主义者。

*** 南非语——一种变化了的荷兰语。南非白人、当地黑人和有色人(混血种人)使用这种语言。

兰尼突然想起，这里不是开普敦，是南非高原。在这里，白人不同你说话，你是不能同他讲话的。应该记住，忘了这一点是愚蠢的，怎么能把开普敦的风度带这里来呢！记住，兰尼，他告诫自己，这里不许与白人交往，难道你忘了吗？他惨然地笑了笑，把票递给那人，只见那双冷酷、敌意的眼睛还在盯着他瞧。

他吓唬不了我，兰尼想。他提起箱子，从那人身边走了过去。他离开了车站，仍觉得那双眼睛还盯在他的背后。唉，犯了个错误。

一条尘土飞扬的小道蜿蜒向右伸去。他知道这条小道通向大约两英里外山后的小村，左边一簇房屋，是村镇的起点，再远处，是那些孤零零的农场房舍。

辽阔的原野、起伏的大地，一望无垠。蔚蓝的天空、明亮的朝阳，空气清新。大地辽阔，人们可以自由居住；空间开旷，人们可以自由呼吸。

车站对面是一个小咖啡棚子，一位丰满妩媚的南非白人少女在卖咖啡。不远处，停着一辆卡车，两个皮肤黝黑、肌肉发达的男人在喝咖啡。他们都在瞧着兰尼。

兰尼将箱子放在地上，直起身，向沙路望去。路挺远，箱子又这么重，喝杯咖啡多好。可这儿不是开普敦，在开普敦，满可以走过去要杯咖啡喝，这儿不行。他知道那三个人都在望着他。他不理睬。

“我看出来了，你呢？”其中一个男的问。

另一男的撇了撇嘴，象是猜疑不定：

“说不准，看样子象个黑人，可比我穿得还漂亮，今儿个又不是星期天，我说不准。”

“也许他每天都这么穿呢……再说，你说得也不对，他不^算太黑，哪会是黑人！准是个城市打扮的布须曼人。”

第二个揉揉眼睛，仔细地打量兰尼。

那位少女吃吃地笑着，噗哧一下，笑出声来。

“布须曼人？”第二个问。

“对。在城里，他们讲英语，还自称欧非人呢。”

“欧非人？这词儿挺绕嘴的。什么叫欧非人？”

第一个咧嘴笑了笑：

“你该知道，就是私生子，混血儿，杂种！”他轻蔑地吐完了最后一个词。

第二个点了点头，指着兰尼说：

“他就是这么一号人罗？”

“对罗。”

“他挺漂亮，是吗？瞧他那标致的裤线，我敢打赌，那套西装准是裁缝做的。瞧他那双鞋，你穿过那样的鞋吗？”

兰尼动手去提箱子。最好离开这里，何必自找麻烦呢？哪一个他也能对付，可他们不会单个儿来的。

“喂！你！”

兰尼直起腰，等待着。他曾经在“全国解放联盟”*以及“非欧洲人统一阵线”**里多次讨论过肤色问题。现在这问

* 全国解放联盟——黑人的政治组织。

** 非欧洲人统一阵线——保护南非有色人权利的组织。

题降临到他的头上，他成了靶子。

“你过来！”第一个的声音。

南非啊，这就是南非！兰尼忧虑地想。他从窄道上走了过去。他确信，他们至少吓唬不了他这位有色人。打伤我，倒可能；吓退我，办不到！他停在那人的面前，眼睛直视着他的脸。

那人就近又观察了他一番。

“打哪儿来呀？”他急声厉色地喊道。

“开普敦。”

“干什么来了？”

“家在这里。”

“这一带从没见过你呀。”

“在开普敦呆了七年。”

“上学？”

“是的。”

“大学？”

“是的。”

“混得怎么样啊？”

“你什么意思？”

“就这么个意思。你可闹个什么空头学位了吗？”

兰尼微微一笑，“说对了，有两个。”

突然，那人抽出手来，啪啪打了兰尼几个耳光。兰尼极力抑制着本能的冲动，没有还手。那人看出他的意思，又上前打了几下。兰尼舔了舔嘴唇，吐出一口鲜血，落在地上，

渗进沙里。兰尼望着血迹。

“别对我笑！”那人嘶叫着。

南非啊，这就是南非！兰尼想。仅因为受了些教育，流露了一点独立自主的神情，面前这位先生就对他如此嫉恨。如果刚才卑恭些，也许这家伙会好些，会微笑着放他走开。这是多少年来以征服为目的的称霸的继续，这就是他国家的历史。面前这个人要制服他，又惟恐制服不了，这就是南非赤裸裸的野蛮史的现实。他顿然看得清楚了，不是从书本上，不是从善良教师的交谈中，也不是从热情或冷漠书生的笔记里。

他站在那里，朝阳在身后升起。此时，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看得更加清楚。南非！里比克*当年登陆的地方！他看到布须曼人用毒头标枪进行着微弱的抵抗；他看到古老的短枪一响，布须曼人倒地而死，脸上留下惊恐的表情；他看到布须曼人从古运动场上、从美丽富饶的“粮仓”开普山谷撤退下来，被霍屯督人**赶进深山沟底，又被白人从山沟里赶出去，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击溃了。这个弱小无助的民族，只晓得他们的毒头标枪，对那些短枪说来，毒头标枪又算得了什么？算得了什么呢？

那人眼睛盯着兰尼的钢笔。

* 詹·范·里比克——荷兰侵略商船的医生，1652年同荷兰商人在桌子湾登陆。

** 霍屯督人——南非的一个部族。荷兰入侵时，他们住在好望角边缘地区。

“教育！”他嫉恨地说。

兰尼看到战斗仍在继续：祖鲁*斗士同移民者**的斗争；土著居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白人们为赢得立足之地的斗争，以及为巩固地盘所进行的更激烈的斗争。斗争是残酷的。

弹指间，国家动乱不安的历史巨浪般劈头盖脑地涌来，汹涌的浪涛使他浑身发抖。

他心想，目前是二十世纪，所进行的斗争又有多大变化？将继续多久呢？说到底，他，兰尼，无非是受了点教育，衣服穿得象样一点，面前这位素不相识的家伙就狠狠揍了他一顿。

“怎么样？”那个人威胁道。

兰尼知道，只要肯低下头，转过脸——任何败退表示都行——那人就会放他走。

他还了那人一眼，那家伙又举起了拳头。

我决不屈服，兰尼暗下决心，转身走开。

“杂种！”那家伙咆哮着。

兰尼心里一阵畏惧。急忙提起箱子，沿沙路走去。这是回家去的路。马上就要到家了，他就要听到老母亲简单的南非语了，就要见到梅布尔了。是啊，这正是通往家去的小路。他头痛得厉害，紧咬着嘴唇，昂起头来。他站在路边草地上，躲过奔驰的卡车，只觉得什么湿东西打在脸上。他将

* 祖鲁人——凶悍的黑人部族。

** 移民者——1863年到好望角的荷兰移民。

飞到脸上的那口痰擦去……。

卡车过去很久了，飞扬的尘土平息了，天地也恢复了原状。兰尼呆呆地站在那里，目无所视，心无所思，身无所感。太阳渐暖，晨风徐来，空气依然清新。这里就是南非高原，开普敦已经遥远。

他全身一阵痉挛，觉得呼吸困难，脸在发烧，象是一块火红的铁块烙在肉上。

我必须往家走，兰尼想。他耸耸肩，扬起头，沿沙路走去。

他坚定地走下去，不左顾，不右盼，不加速，不放慢，这缓慢稳重的举止是独立自主的象征。

身后扬起的一缕细微的沙尘，透过阳光，呈现出五彩缤纷，然后，轻轻地飘回大地。这影子般的沙尘在兰尼身后四、五码的地方跟着他走。

兰尼登上了第一个丘岭，脑子不再发热，脸颊也不烫了，他开始对周围的景物感兴趣了。身后，铁路沿坡而下，伸向大海，伸向开普敦。铁路两侧，棕中透绿的草原，稀疏地点缀着小丘和谷地，一直铺到天边，同淡蓝色的天空交织在一起。

辽阔的土地，足够自由居住，但毕竟没有咖啡棚事件发生前那样振奋人心。他不愿想这些。希姆老人说过：“过激是无能的表现。”

提着那两个箱子，双臂渐渐觉得吃力。他后悔没同站台上的大木箱放在一起。现在车站已经远了，不能再回去了。

不过，那个大木箱又大又笨，里面全是书，谁要偷它，可要费老鼻子劲了。这两个箱子放那儿可不行。

太阳已经老高，真的热起来了。他衬衣的肩背和腋窝处汗都湿透了，两只胳膊要掉下来似的。要是搭上刚才那辆卡车，现在早到家一个多小时了。休息一会儿吧。

他离开小道，将箱子丢在地上，舒展四肢在草地上躺了下来。吸支烟倒不错。他摸到一支，点上。

他要在这里歇一会儿，只歇一小会儿。情况会是怎样的呢？糟糕，回忆什么都这么难，母亲自然要除外了。梅布尔是个什么样儿呢？当然了，她不会认字，也许结过婚了，开普敦有些穷家姑娘刚十八、九就有了孩子，好在梅布尔不在开普敦。他见过多少年轻姑娘以卖淫为生，有的还挺漂亮。多数是迫不得已的，但有的是没有想办法不走这条路，也许这与抚养她们的家庭有关，有色人太穷了！

他甩掉烟头，站起身来，伸伸腰，曲曲臂，一手抓起一个箱子，又沿路走去。

小路从围有篱笆的田边过去，转向左，复向右，直通山顶。

兰尼爬上山顶时，头上挂满晶莹的汗珠，心通通地跳。他放下箱子，四下张望。

他一眼看到左边那座大房子，就在对面那座山的顶上。小道从他所站的地方岔开一股，穿山沟直通大房子；他眼睛离开大房子，顺右边的一股岔道望去，那便是通往家中的路。下边，山沟中心处，就是家，那一簇低矮、模糊的房子就是

家。

他提起箱子，沿右边岔道匆匆向山下走去。家，七年以后的家啊！“家”这个词，多么亲切，现在成了现实。在开普敦，别人说起家时，他总是沉默，回忆家乡又那么困难。十五岁就离开了家，现在，家就在眼前，那一簇房屋就是家。又要见到母亲了，母亲见到给她带的礼物会多么高兴啊！他忘了疲劳，走得更快了，箱子也突然轻了。他走过了一家贫寒的店铺，可是他太激动了，根本没有注意到它。一个骨瘦如柴的混血孩子从铺子里跑出，惊恐地张嘴呆望着兰尼，把买的一包东西往胳膊里一夹，机警地从兰尼身边溜过，嘴里语无伦次地喊叫着什么，向那簇房子飞也似地奔去。

兰尼笑了笑，又急急赶路。到处，孩子们都同样地对待他。

老犹太店主和他儿子来到小铺门口，观看着兰尼。

房屋渐渐现出各自的形状，能一一分得清了。可哪个是自己的家呢？还得问人，多不好意思。他不想问人。要是能直接走到门口，跨进家门，让这意外的喜事突然出现，多好！一进门就看到母亲的面容，多幸福啊！

那些人干什么？他们走过来了，妇女、孩子、还有老人。他们看起来多么贫穷，多么瘦弱！

她来了！母亲走在最前头！比他想象的母亲变多了，老多了。

母亲张开双臂，踉踉跄跄跑了过来。兰尼扔下箱子，迎了上去。老人一头扑在兰尼怀里，紧紧抱住儿子，眼泪从脸上

流了下来。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老人紧抱着儿子，象是永远再不让他走开。

其余的人都犹犹豫豫不敢上前。兰尼回来了，母亲理所当然第一个迎接他，这是该她出头露面的时刻。

三

妇女、孩子、老人都走了，欢迎结束了。这两间小小的窝棚里，只剩下兰尼和他的母亲。晚上，小伙子们从地里劳动回来，以及那些无活儿做的人们找饭吃回来，还要一起开个联欢会呢。

很难相信这就是家，自己就是出生在这个地方，去开普敦前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十五年。他们这么穷，怎么会送他去开普敦呢？

母亲含着热泪，幸福宽慰地微笑着，把一些干树枝塞进屋角当炉子用的奇形怪状的东西里。烟，一半跑进屋里，其余的顺着作烟囱用的弯弯曲曲的铁皮筒冒了出去。

“水马上就开，”她转向兰尼说。兰尼朝母亲笑了笑。她多么苍老，多么憔悴啊！不全是上了年纪的缘故。

“算了，妈，”他轻声地说。

“当然要烧水，兰尼。”她说着，一边向炉里吹火。

“我来吧。”他在母亲身边跪下。

“当心你的衣服！”

母亲极力拦着他，不让他靠近肮脏的炉火。

“不要紧，妈妈。”

“呷，这么漂亮的衣服，连这里的白人们也穿不了这么好呢。”

兰尼苦笑着，低头吹火。小火花出现了，不一会儿，干树枝哗哗剥剥响起来，燃成令人愉快的火焰。

他把头贴在母亲胸前，吹着火。母亲抬手要去抚摸，却又拿开。她眼睛润湿了，急忙站起，向里屋走去。兰尼听到她在抽泣，也随着走了进去。

母亲站在歪七八扭的床前，垂着头，抽泣得全身颤抖。

兰尼走到跟前，抱着她骨瘦的双肩。

“不，”母亲呜咽地说，“我不能！”

“怎么了，妈？”他轻声问道。

“我不相信，兰尼，你已经这么大了，又是个有身份的人了，你就是我的儿子！我不能相信。”

“妈妈，为什么不相信？”

“瞧我这衣服，瞧这双手，瞧我住的这地方，这是我们穷酸混血女人住的地方，你是开普敦来的大人物啊！”

“我是您的儿子，妈妈。是您送我去开普敦的。我是您的儿子，不是吗？”

另一间屋里，水壶在嘶嘶地响。

“难道不是吗，妈？”

“是的，兰尼。”

“那您别哭了。”

她抽动的身体渐渐平息下来，不再哭了。兰尼把自己的手帕递给她，她擦了擦眼睛。

“我，不中用了！”她说。

“别那么说，”兰尼回答道。“好了，我给您倒杯茶来。”

他把母亲搀扶到外屋，让她坐下，要她告诉东西都在哪儿。母亲不说，可他执意要她说。他沏着茶，母亲疑虑重重地望着他。

这能是我的儿子吗？那个曾在这里玩耍的毛孩子？那个淘气时我常搧他嘴巴的孩子？这能是他吗？整天围着房子乱跑乱叫，衣服裤子破破烂烂，胳膊腿儿脏乎乎的，脖子上的灰老厚又怕给他洗，这能是那个孩子吗？若是的话，时光可真能改变人哪，使得他和过去大不一样了。这儿一切还是老样子，与他一块儿长大的孩子还是那么脏，那么皮。他们长高了，长壮了，裤子也长了；那些女孩子呢，有的有了孩子，有的有了丈夫。这不错，可他们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呀！不错，是长大成人了，但并没有什么两样，什么新奇呀！只有她的兰尼，不一样了，走路，看人，不象小时候了。不，这不是……这是……刚才他在里屋把手搭在她肩上时，象是一个比她年纪还大、懂得还多的人在安慰她，自己象是孩子，他倒象大人了。母子之间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有时时光确实能改变人。不过，坦·埃尔西的儿子马丁，人家也去过开普敦，回来后还是老样儿，只是变得会生法儿骗人了，后来，又回到开普敦，最后，听说在一次殴斗中杀了人，坐了

监。独有兰尼不同。

隔壁的坦·桑妮敲门进来，将端着的一盘烤饼怯生生地放在桌子上。

“我知道你们今天没做饼，我想，该拿点儿过来，”她看了看兰尼说，“希望你爱吃，油少了点儿。好，回见，斯沃茨大姐。”

“他茶都不让我来泡呢，”兰尼母亲说。

坦·桑妮笑着，退出门去。

兰尼倒了杯茶，在母亲身边坐下。

“你的茶，妈妈。”

喝着茶，兰尼给她讲起开普敦和在那里做的事情来。她什么都感兴趣，一直要他讲，他也乐意讲，因为这能使她心情舒畅。渐渐地，她不再沉默了，他们亲切地交谈起来，谈着开普敦，谈着这里的人们。兰尼讲到开普敦的一些趣事时，她大笑起来。

兰尼把茶壶续满。烤饼吃光了。好象他从未离开过家一样。

“梅布尔到哪儿去了？”

“你到底想起她来了。”

“当然罗，妈妈，你以为我把妹妹忘了？”

“你不问，我还真以为你忘了呢。”

“不，我从没忘过。可我得先了解了解你呀，我还有点担心，怕你不喜欢你的儿子呢。她在哪儿？”

“在大房子那儿干活呢。”

“山上？”

“就那么一个大房子嘛。”

“她长大了吧？”

“没你高，也长了不少。有个孩子已经去告诉她你回来了，她马上就来。”

“她工作怎么样？”

“大房子的白人对她不错呀！”

“告诉我，妈妈，他们是不是还那样管教孩子，把他们锁在大房子里，不给东西吃？”

“是啊。”母亲笑了。看到她眼里有了笑意，真幸福啊。

“孩子们还那么害怕那个红头发、红胡子的主人吗？”

“他死了，兰尼，你不知道，死了四年了。他是个挺好的人，现今世上少有他那样的好人了。”

“我以为人们都怕他呢。”

“那是他们做错了事。他虽然严厉，却很正直。孩子，你该感激他，永远记住他的好处。”

“为什么？”

“天哪！我相信你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是他给的钱送你到开普敦去的。”

“他？”

“是啊，你没想想，我们送得起你吗？格特先生给的钱，坚持要你到开普敦去。”

“为什么？”

母亲呆呆地望着空间，脸上现出沉思。

“为什么呢？”兰尼又问。

母亲振作起精神，微笑着，一种温柔、善良、充满渴望的微笑。“他是个好人哪，兰尼，我认识的人中最好的人。他虽然严厉、强悍，却心地善良，待人温存。”

突然，她一跃而起。

“你看，我只顾说话，多少活儿还没干呢。你歇歇去吧，孩子，进去在床上躺一会儿，你需要休息休息。晚上，姑娘们都要来看你呢，男人们也要来说话儿，大家都想听些新鲜事儿呢。进去躺会儿吧，我来做饭。去吧！去吧！”

她把兰尼推到另一间屋里。兰尼脱下大衣，伸直腿在床上躺下。

家，终于到家了，多么美好的情感！也许，他就是出生在现在躺的这张床上。家，这就是家，它在你心中扎下根子，扎得这么深，以致所触到的一切都会打动你的心弦，这就是家，生活的摇篮，第一次感觉、尝试、识别事物的地方，家啊！

他闭上了眼睛……

母亲关上里屋的门，忙着做饭去了。他喜欢吃什么呢？该给他做点他爱吃的。嘿，真是，自己的儿子嘛，做点啥他都该满意。不过，他长大成人了，虽是自己的儿子，也是陌生人。也许，该割块肉去，虽不是礼拜天，他到家第一顿饭弄点肉吃倒也应该。对，到老犹太铺子里买块肉去，里屋架

子上还有六便士钱*呢。

她踮起脚，轻轻走到另一间屋里，不能惊动他，他坐了一夜车，一定很累了。她往架子上一瞧，钱没了。一定是梅布尔拿走了。这孩子，染上了一些坏毛病，见钱就拿。要是她以为长大了不会挨打了，那她可想错了！她哥哥从开普敦回到家来，多好的事，可是家里连块肉都没有。”

“妈，丢了什么东西了？”

“我以为你睡了昵。”

“没有。我在享受家庭的温暖呢。”

“我放这里的六便士钱不见了。这个梅布尔，一定是她拿去了。”

“哦，我这儿有。”

他坐起身，从大衣里边口袋里掏出钱夹，打开，从里面抽出几张钞票来。

“兰尼，你这些钱，打哪儿来的？”

他笑了，在这个地方，有一些钞票，也会引起怀疑。

“挣来的，妈妈。”

“你是在上学呀？”

“找机会挣的，帮助有钱的学生复习功课，还定期给两个印度女孩子上课。她们的父母是老封建，不让女孩儿出去上学。拿去吧。”

他给了母亲两英镑。

* 便士、英镑、先令，均为英国货币。一九七三年进行了改革，一英镑等于二十先令，二百四十便士，约合人民币三元五角。

“太多了，六便士就行了。”

“拿去吧，妈妈。”

母亲拿着钱，出去了。到了外面，她又看了看那两张票子，都是崭新的。她的心骄傲地跳起来，儿子不仅回来了，而且成了一个有能耐的人，给了她钱，两英镑呀，比任何一个男子汉一个月挣的还多，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给了她。从谈话中她知道，兰尼拒绝了开普敦最好的有色人子弟学校的工作，为了同族人民，才回家乡来。人家给他那样好的工作，一定是他好、聪明、有能耐，那种工作肯定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是啊，她的兰尼回来得好啊，这么漂亮一个小伙子，看那些丫头们怎样拚命追求他吧！

她急急忙忙沿小路向上朝小铺走去。邻居们大声向她打招呼，问她新到者的情况，了解他的打算。有的夸她有福气，还有的开玩笑地提出愿把女儿嫁给他，希望考虑。

斯沃茨大姐不能停下来答复他们，她太自豪、太兴奋、太忙了。她把那两英镑新票子高举在空中，让所有的人都看得见，用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说：“他给我的。”

有的妇女大声向她恭喜，也有的沉默、嫉妒。老人们想起，不久前兰尼还是个普普通通、肮脏顽皮的毛孩子哩！

斯沃茨大姐匆匆忙忙进了小铺。里面卖杂货，也卖肉。老掌柜用机敏、凄凉的眼睛向她打招呼。远处，他儿子从书本上抬起头来望了望。他视力很差，带着度数很深的牛角框眼镜。

“你今天很高兴啊，斯沃茨太太！”老掌柜说。

“儿子从开普敦回来了。”

“原来，那是你儿子呀，挺漂亮的小伙子。”

“是啊，是个好孩子。”

“我为你高兴，斯沃茨太太。回来看你的吧？”

“不走了，从学校毕业了。你知道吗？不是一般的学校，比一般学校高，叫什么来着？挺长的。”

“综合性大学，”年轻人说。

“对，就是它！”

“他学的什么？”年轻人问。

“可多啦，”斯沃茨太太骄傲地说，“他得了——一个文——教学的什么……那个词象是‘水瓶’……‘文凭’，对啦，就是它。他还是一个什么‘拙士’。”

“教师文凭和文学学士，”年轻人说。

“对啦！”

“那孩子很聪明，”老头儿说，“你一定很自豪罗，嗯？”

“他离家这么些年了，芬克堡先生，我当然自豪罗。不过，他有点使人感到陌生。”

老头儿微笑着，望着她点了点头。

“我明白，我们那位艾萨克回来时，我也有同感。我对他书上说的东西简直有点儿害怕，有点儿头痛。他书上说，应该干这个，应该干那个，——我们从经验中知道，那样不行——他讲起来却滔滔不绝，头头是道。现在，我不用自己担心了，你，也会这样的。你、我都上了岁数，我们知道，

生活要比书本广大得多。你是要给孩子买块肉吧，嗯？”

他走到案边，选了一大块新鲜肉。

“这块儿吧，”他说，“这是最好的一块了，算是对归乡之子的欢迎吧，嗯？我给你包上。好了。没钱改日再给也行，你是个好买主嘛。”

她拿出那两张新票子：“我有钱，他给的。”

老头儿捻了一下手指，眨巴着眼睛看了看儿子。

“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艾萨克回来时，一个子儿也没有，车费还得我给他寄；你儿子回来，不仅有钱，还给了你，嘿！这怎么回事呀？有人说：‘犹太手一沾，万物都成钱。’说这话的人知道个屁！看看我儿子，什么都清楚了。他现在在写书呢，那也变不成钱！”

老头儿呵呵大笑着，包好了肉。艾萨克咧嘴笑了笑，斯沃茨太太也微笑起来。

“给你，斯沃茨太太。这么办吧，钱，你付一半，另一半我芬克堡家付了，算是对归乡之子的一点心意吧，嗯？”

斯沃茨太太向芬克堡先生道了谢，又买了些大米、豆子、白糖什么的。人们需要什么就能买什么就好了。对，买一磅黄油倒不赖，兰尼一定喜欢，才要七便士，又是给他买的。孩子回家的第一个晚上，什么也不能缺了他的，这才算是对归乡之子的真正的欢迎。

芬克堡先生把她买的一包包东西包成一大包，把找回的钱数了给她。其实，她并没有花多少钱，还不到五先令。一个人有了钱，真能买不少好东西呢。那磅黄油放在冷水里可

以吃一个礼拜——只是要看好梅布尔。梅布尔饭量那么大，这就是她受罪的祸根。她倒是个好姑娘，每月把十五先令带回家，自己只留五先令，是个好姑娘啊！

她谢了芬克堡先生，向他和艾萨克告别，匆匆向家走去。芬克堡先生，很好的老人啊，他真好，给付了一半肉钱来欢迎兰尼。一定要把这事告诉兰尼知道。艾萨克也是个好孩子，爱幻想，老是把瘦长的脸埋在书本里。人挺不错，如果也是有色人孩子，一定让他作兰尼的朋友。他也出去上过学，当然，没有兰尼聪明罗。

斯蒂费尔这宁静的田野，是南非联邦数百个小村之一。它仅有几小块长条形的土地，在白人地主的许可下，土著黑人和有色人在这里居住、成家，生儿育女，衰老死亡。他们或交付少量租子，或以劳动来换取在这块土地上继续生存的权利。在老一代人中间——现在只剩下寥寥无几，有的还能够记得他们当奴隶的日子；有的能讲一些白人如何好的神奇美妙的故事；还有的能讲一些白人如何坏的骇人听闻的故事。

斯蒂费尔同许多类似的村庄一起，是新人种的发祥地。这个新的人种，既不自，也不黑，既不是欧洲人，又不是非洲人，是二者的结合，却又与白人和黑人迥然不同；既不生活于这一世界，又非生活于另一世界，而是漂泊于二者之间。

不久以前，一位农场主出来巡视农田，可能会看上本地黑人的女儿或妻子；或许是一位远从开普敦来拜访农场主的朋友看上了她；或许只是一个寻找生活出路和安身之处而路

经此地的白人流浪汉……

于是，这新的人种就产生、发展，又在自己人中间结婚，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

他们自称有色人，别处的这种人倒喜欢被称为欧非人，有些人则强烈坚持他们是新的民族。

斯蒂费尔的这个小小的有色人团体的祖先，就是居住在山上大房子里以及周围农场里的白人。老人们知道这一点。有些人回顾起他们是这个或那个农场主的远亲时还颇感自豪。年轻一些的人只知道他们是有色人，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生来就是有色人，虽比不上白人，却也不尽如此。他们的血管里有着白种人的血，这就比黑人优越。

谁也不曾提到，甚至不曾想到，他们祖先的另一半，在斯蒂费尔的后面、土著黑人的村子里就可以找到。

兰尼睁开眼睛，望着那位俯身看着他的满面春风的姑娘。他想，这一定是梅布尔，可又没有一点熟悉的地方，完全是一个陌生人，若是在开普敦遇见她，根本认不出是自己的妹妹。他坐了起来。

“你好，你是梅布尔吧？”

她仔细端详着他，点了点头：“你是兰尼罗。她是谁呢？”她把一张照片举到兰尼面前。

兰尼笑了笑，夺过照片：“她叫西莉亚。”

“我乱翻你的东西，你不生气吗？”

多奇怪的问题，兰尼想。他仔细打量着梅布尔，她身体

各部分长得很匀称，强壮的手臂，宽宽的肩膀，健美的肤色，优雅的体态。她身材略矮，腿结实得象个农村妇女，腰细得惊人，嘴上象是永远挂着微笑，乌黑明亮的眼睛里却没有笑意。

“我漂亮吗？”她急切地问。

“问这个干什么？”

“你在看我嘛。”

“你还小呢。”

她从兰尼手里拿过照片，瞧着。

“西莉亚，”她轻柔地说，“多好听的名字，长得也漂亮。是你的女朋友吧？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件她那样的衣服呀。象是白人姑娘。”她机警地问兰尼：“她是白人？”

兰尼微笑着，摇了摇头。

梅布尔转过身去，背对着他，细声细气地说：“我有件事儿告诉你，可你得保证不告诉妈妈。能保证吗？”

“好吧，我保证。”

“画十字儿”。

她转过脸来，看着兰尼在胸前画了十字，然后又转了过去。

“我发誓信守诺言。”兰尼说。

“我交了一位白人男朋友，”她庄重地说。

“什么？”

“你刚下过保证。”

“你在这里找了个白人朋友？你会倒霉的，梅布尔。他

是谁？”

“我不说。”

“你听我说，梅布尔，你如果不当心，就会有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的。假如他告诉你要同你结婚，那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是谁，梅布尔？我向你保证，绝不告诉妈妈。”

“我不能告诉你。嘘——！妈妈来了。”

母亲看着梅布尔，伤心地摇了摇头。梅布尔焦急地望着兰尼。

“是她把你弄醒，又在这儿乱说一气的吧？”母亲问道。

兰尼点燃一支烟，大笑着说：“没有，妈妈，她一直挺好的，我们越来越熟悉了。”

梅布尔眼里充满了感激。母亲笑了。

“噢，这可是好长时间我第一次听见别人说她好话哟。”她强调说。

“她本来不错嘛，妈妈”，兰尼替她辩护说。

这预想不到的支持，打动了梅布尔。她下巴颤动着，眼里挂满了泪花。

“你总是在别人面前出我的丑，”她感情冲动地喊着，眼泪从脸上淌下来，“生人面前也这样！虽说兰尼是我的哥哥，可他刚到家呀。老是这样！谁都找我的毛病，挑我的刺儿！”

“住嘴，你这孩子！”母亲说，“没错，人家不会找你的错儿，无风不起浪！”

“那是嫉妒！”梅布尔喊道，“连自己的母亲也反对我，相信别人，不相信我。今天兰尼才刚刚到家呀！”

“别吵了，孩子。”

兰尼把双手放在梅布尔的肩上，轻轻地抚摩着她说：

“好啦，好啦，别哭啦，已经是大姑娘了。我支持你还不行？”

梅布尔把头埋在他的大衣里。“有个哥哥，真好。”

“是好啊，我们在一起会很有意思的。好了，去洗个脸吧。”

梅布尔抬起头，含着眼泪向他笑了笑。兰尼把手绢递给她。她擦了擦眼泪，又还给他，走了出去。

“你真行！”母亲说，“你可真会亲近人，兰尼。谁若告诉我这姑娘会这么柔顺，我准不相信。这样下去，斯蒂费尔所有的姑娘都会来伏在你肩膀上哭呢，我的孩子。”

“她究竟怎么了，妈妈？”

母亲若有所思地怅望着，摇了摇头。

“过些时你就知道了，孩子。她跟谁都吵，除了老疯子山姆，没有人说她好话。有时无缘无故办人家难堪，还到处撒谎。她那个撒谎啊！引起了人人反感。瞧，光听我在这儿说呢！今天一天快过去了，我什么都没干呢！你一回来，我也乐糊涂了，傻得象个十八、九的姑娘，瞧我一个劲儿地想啊说啊，说啊想啊，空着手跑来跑去，什么活儿都没干。”

她急急忙忙走到门边，又停了下来。

“唉！差点儿给忘了。你瞧瞧，我是来告诉你，传教士带口信来了，说等会儿找你谈一谈。”

“谢谢你，妈妈。”

她转向门边，又停住了。说：“人们都在为今天晚上做准备呢，孩子，多数姑娘都提前下工回了家，消息都传开了，都在梳洗打扮呢，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呀！”

她停在那里，温存地望着兰尼，继续亲昵地说：“你知道吧，孩子，你是第一个离开斯蒂费尔、在开普敦受了教育、又有了地位名望的孩子，传教士说，你给大家带来了智慧和新生，所以，大家都在准备呢！孩子，今天是这里人们大喜的日子，大家都为你骄傲。想想吧，这就是我的儿子呀！”

她走了出去，又从门外探进头来，向兰尼微笑着，眼里闪着泪花。

“你回到家来，我真高兴，兰尼，不是因为 你有了文化，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儿子能离开他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回家留在母亲身边，这对一个做母亲的说来，是多么大的安慰啊！”

门关了很久了，兰尼还一直凝望着那里。是啊，这次回来，做对了。的确，会有许多困难，会思念许多人，会思念西莉亚，但是，这里许许多多事情有待他做。然而，必须冷静，他这样告诫自己，必须头脑清醒，小心谨慎。

亲爱的老妈妈呀，这一切都使她高兴，而最使她高兴的是，他，作为她的儿子回来了。回到家来，自己也高兴。图默尔*怎么说的？

* 琴·图默尔——美国黑人诗人，1894年生于华盛顿，1918年开始文艺创作。

……时代的红日正在西沉，
我，你的儿子，及时地回到家门，
及时啊，回到你的家门。
这因为呀，太阳虽在沉落，
那歌声嘹亮的奴隶种族并未沉沦。
大地呵，虽然迟暮，尚非太迟，
唤起你那即将消逝的冤魂，
去吧，唤起你那即将消逝的冤魂！

兰尼穿上大衣，点上一支烟，走了出去。母亲抬头望了他一眼，笑了笑，又继续干活。兰尼走到外边，头向后一扬，深深吸了口气，四下张望着。

黄昏笼罩着山谷。暮色中，斯蒂费尔那一簇簇泥房、木房、破铁皮顶房子，不再显得粗劣、破陋，变得柔和、亲切起来，黄褐色的棚屋似乎也得到了安慰，挤在一起。一条窄狭的小巷将小村分成两半。雨季，巷子里到处是泥泞、水坑；旱季，到处尘土飞扬。很久以前，还在兰尼小的时候，疯子山姆——当时他的名字前面还没有“疯子”二字——给小巷取了个名字叫“大街”，这样就叫了下去，一直到现在。

黄昏渐渐深沉，兰尼顺“大街”望去，感到真的到了家。这感情很奇怪，他并不真爱这个地方，这地方很脏，很不利于健康，“大街”尽头那口唯一的井里的水，黄澄澄的尽是泥沙，喝一口，满嘴土腥味儿。

两个年轻姑娘从身边走过，用眼睛向他微笑。他感到郁

闷，虽没看到她们的眼睛，但他确信，那些眼睛是充满血丝的。母亲的眼睛充满着血丝，梅布尔的也是这样，他看到的所有人的眼睛都是这样。那奇特的皮肤，干皱、枯糙、坚硬，不独母亲一人如此，谁的皮肤都是这样。

在开普敦，有色人也存在贫穷的问题，但毕竟是相比较而言，有穷的、有不太穷的、也有小康之家。这里不同，似乎人人生来就格外穷，活着那样穷，死了也那样穷。开普敦的穷人也穷，但穷得不一样，有些人从内心可以摆脱贫穷。这里的人则不然，从他们眼神、行动、所做的一切中都可以看出贫穷来，从他们的话语里，可以听出贫穷来，这贫穷，埋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比生活中的贫穷更糟！

兰尼闭上眼睛，努力去想西莉亚。他凝神苦思，尽力在心目中勾画出她的面容姿态，可是竟不能，这在过去很容易做到的事现在却不行了。什么东西在干扰着他？什么呢？兰尼内心深处是知道的。自从这念头突然闪入脑中的时候起，就一直吞噬着他的生命。他不肯说出，也不愿去想。他再次抛开这个念头，看了看表。

“六点二十……让我想一想，西莉亚在干什么呢？六点二十……开普敦……她现在在干什么？……我知道，七点钟她会在家吃茶点，对，除非她今晚在外面吃饭，可她现在在干什么呢？”

“晚上好！有时，我也爱自言自语，那是在极力回忆往事的时候。”

兰尼振作起精神，看见一位老人在向他微笑。他刚才思

想太集中了，没有听见有人走过来。

这位老人，高个子，驼背腰，瘦得象个影子，蓬乱的头发全白了，兰尼看不大清楚他的脸，但同他见到的所有人的脸一样，也是干瘦干瘦的，他敢肯定，那双眼睛也是充满血丝的。老人脸上的笑容显得十分美好，说不准是不是由于夜幕笼罩的原因。

“我没有打扰你吧？”老人说。他的声音深沉、有力。

“没什么。”

“我是传教士，你走的时候年龄还小，记不得我了吧！先生，可我还记得你。”

“那你一定记得我的名字罗，”兰尼说。

传教士没有说什么。兰尼突然意识到传教士很紧张，虽然表面看不出来。

“回到家乡来是挺好的，老人家。”兰尼拉着老人的手说。

“感谢上帝！”传教士声音颤抖地说，“原谅我，兰尼，我的孩子。我们这些人中，从来没出过有学问的人，不知道该怎样同一位有学问的人讲话。有一次，我们从开普敦来的画报上看到一张你的照片，下面还写着字儿，谁也不知道写的是什麼，但我们明白，你一定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照片才会登在画报上。所以，孩子，同你讲话就很困难。”

“我还是兰尼呀，老人家。我生在这里，这里是我家；你，还是这里的传教士。”

“你是个有学问的人呀，孩子，你比这里任何人都懂得

多，同大房子里的白人以及所有的白人几乎懂得一样多，因此，我们就得象尊敬白人那样尊敬你，想到你和我们一样，也是有色人，我们能不骄傲吗？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孩子，会给我们做出了不起的事情的。”

“我没有什么，老人家。”

“你是了不起，兰尼，我的孩子，你差不多同大房子里的白人懂得一样多呢。”

兰尼微笑着，差不多同大房子里的白人懂得一样多——他自己深信，如果不是更多，起码一样多。在这些人看来，比大房子里的白人懂得还多是完全不可能的，人家是白人呀！

兰尼和传教士不约而同地沿着“大街”漫步走去，身后留下一缕低矮稀薄的沙尘。男女老少都从门窗里探出头来，望着传教士和斯沃茨大姐的儿子、这位有文化的年轻人。年轻的姑娘们观望着，眼睛里洋溢着热情，评论着他如何漂亮，为取得他的锺情而争逐，开玩笑地互相挑战。老年妇女的眼里，有着一种与斯沃茨大姐所共有的温暖和自豪。并不是所有从外边回来同他们生活一起的孩子都能给人留下好印象的。兰尼带回一张漂亮姑娘的照片的事，已经广泛传开。梅布尔偷偷把它拿出来给一些姑娘们看了，她们怀着羡慕或嫉妒，品评着那张照片。唷！几乎成了白人了！瞧她头发梳得多美。从照片上她们也能看出，她的皮肤多么柔嫩，多么红润，她长得真美！

“多少年来，我一直有一种幻想，”老传教士试探地说，眼睛盯着天边某个物体。

“是吗？”

“我幻想了多年了，孩子。”

“是什么呢？”

“我祈求过上帝让我能活到亲眼看见这个幻想实现的那一天，孩子。”

兰尼沉默着。

“我老了，心想怕是看不到这一天了。每天夜里跪在那里祈祷时，我就说：‘上帝啊，不是我老头子顽固、怕死，不，上帝，不是这样，这是我的心愿呀，让我活到这一天吧，等看到幻想实现，您再让我死吧。阿门！’我每天这样祈祷，现在，上帝答复了。上帝是仁慈的，孩子。上帝不是说过，‘祈求吧，会答应你的’吗？我祈求了，上帝就答应了我。”

“是什么呢，老人家？”

“你打算在这里做什么，孩子？”

兰尼微笑着，双手插进口袋，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办一所学校，还有一些别的事情，但这是首要的。怎么样？”

“这正是我祈求的，孩子，能看到有一所学校，斯蒂费尔的孩子都可以在那里学到世界的智慧，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不再象我那样画十字签名，打开《圣经》就能自己读……你知道吧，《圣经》上一个字儿我也没读过，认不得嘛。但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子孙后代，要能够识字，那样，整个世界就会向他们敞开大门。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祈求这一天哪，孩子，这是宏伟事业的开端。当孩子们都能够读、写自

己名字的时候，就再也不会住这样的破房子，再也不会这样受虐待了。到那个时候，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啊，兰尼。”

老人说话时深切的感情以及他那美妙的幻想打动了兰尼的心。但是，如果以为能读书写字，肤色界线*就会消失殆尽，人们就会有工作做，有钱花，有好房子、好食物、好衣服，那就错了。在开普敦，他看见过、遇到过数以百计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多数受过高等教育，个别人还取得了学位，同样找不到工作。

他回过头来，望着传教士，想把这些告诉他。

“是啊！是进行这项宏伟事业的时候了！”老人说。

兰尼咬着下嘴唇，决定不告诉他文化解决不了问题。

他们默默地走着，向山上走去，组成斯蒂费尔的那一簇小小的房屋被撇在身后脚下。夜幕降临在整个乡野，空气中有一种清爽的凉意。这宁静使兰尼感到陌生。

他又想起图默尔的诗句来：

时代的红日正在西沉，

我，你的儿子，及时地回到家门。

太阳落山了，夜色降临了，他回到了家乡。他停住脚，回头望着。啊，家乡啊，在那里，那一簇破旧的泥房子，从这里望去象一片黑影，那就是家，身边这位没有文化的老

* 肤色界线是南非殖民主义者种族歧视政策的产物。它把有色人、土著黑人分区加以隔离，不让他们在界线以外居住。

人，就是构成家乡这个小小团体里的传教士。

老人也停了下来，张望着。这时，一团火焰在山下升起，金黄明亮的火舌伸向空中，越烧越旺，要把黑夜驱散。然而，夜太黑了，火光又太弱，象是黑色海洋里一颗晶莹的水珠。

“那是为你举办的，”传教士说，“他们在准备欢迎会呢。”

“那火光象是淹没在黑暗里。”兰尼说。

“多美好，多明亮啊！”传教士说道。

他们回转身，顺着小山侧面继续向上走。脚下，草儿松软繁茂；头上，银星晶亮闪烁。

他们来到山顶，停住了脚。兰尼看到另一面山下也有许多小火光，约十几处，比斯蒂费尔那一团孤独的火光小多了。他回过头来证实了这一点。妙啊，从这里既可以看到斯蒂费尔，又可以看到山的另一面。斯蒂费尔的火光比起山那边的任何一团都大得多，也许比它们所有的加在一起还大，然而那些小小的火光，散布的面儿很广，好象比斯蒂费尔的那团大火更能驱散黑暗似的。

“那是什么地方？”

“马科的小屯儿，那里有一所学校，老师叫扬·马科。我一直痛苦的是，那些卡菲尔*还有一所学校呢，我们却没有。这种情况就要结束了！”

* 卡菲尔——黑人部族。此处系对黑人的蔑称。

不远处，一个人从黑暗中站起，伸了伸腰。兰尼和传教士都没有看见他。

“我不是跟你说过嘛，传教士，你们可以把孩子们送到山这边来，我来教他们，可你不干。”这人说英语，声音温和，略带沙哑，语调充满了人类的热情。

兰尼猛然转过身去：“谁？”

“这就是扬·马科，”传教士说着，向他打了个招呼。

扬·马科擦了一根火柴，点上烟斗，慢慢向他们走过来。兰尼隐隐约约看到他似乎比他们高大。其实他比兰尼只高一点点儿。

“晚上好，”马科说，“你是开普敦来的教师吧。大家都传开了。你们村的人可高兴了，你回来的消息已经传遍了这两条山沟，我相信，也传到了白人的大房子里。我叫扬·马科，你们的传教士已经告诉你了。他的埋怨是不对的，我主动给他那里的孩子们提供上学条件，他不愿接受嘛。”

“我当然不接受！”老人大声地说。

兰尼很惊奇。传教士说的是南非语，马科说的是英语，他们却互相听得懂。

“为什么不呢？”马科问。

“我以前告诉过你。”

“哦，上帝使我们不同。告诉我，你是不是以为有色人孩子在黑人学校里读书，你的上帝就会生气？”

传教士清了清嗓子，把痰吐了出去，然后点上烟斗，说：“上帝创造了白人、有色人和黑人，马科，上帝本着自己的意

志使他们各不相同，有色人应该在有色人中间生活、劳动、学习，这是上帝的意志，不然，上帝就会把他们都造成一样的人了。”

“老人家，白人应该享有一切好的东西，这也是上帝的意志吗，啊？我们这些可怜的黑家伙们应该给他们卖命，是吧？这就是你那上帝的意志吧？”

“别挖苦人，马科。”老人厉声说道。

“回答我呀，老人家，”马科温柔地说，“我不是在挖苦。”

“我们应有不同，这是上帝的意志。”

“白人们该富？”马科问。

老人不语。

“有色人和黑人该穷？”

老人仍不说话。

“白人就该拿我们当奴隶？”

老人摇了摇头，什么也没有说。

“你的上帝一定是白种人，”马科继续说，“一定是。他对你说，‘你们是有色人，别跟黑人来往，’这正是政府所宣传的。政府奉行‘肤色界线’，因此，你的上帝也是奉行‘肤色界线’的罗。”

“你胡说，马科。我们正在受着人间的苦难。”

“为什么非白种人就得受苦受难？”

“胡说，马科！”

马科从喉咙里发出微微笑声。

“老人家，我该走了。”他转向兰尼，“希望我们能够再见，那时，也许我们能交谈交谈，或许我对你会有点用处，再见。再见，传教士，请费心转告你的上帝，让他也爱黑人吧！”

他转向左边，朝着许多小火光的方向，匆匆下山去了。

“好啊，马科，你这个卡菲尔！”传教士说道。从他的声调里，兰尼听出他自以为优越的意味。

马科虽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但他是个黑人，于是，文盲的传教士仗着自己是有色人，就自以为比他优越，斯蒂费尔每一个有色人都都自认为比他优越！并不是传教士有意识这么认为，事实如此，十分自然，无人怀疑。恰如无人怀疑大房子和周围农场的白人的“天赋优越”一样，这十分自然。就好象他，兰尼，不能比白人懂得更多一样，充其量不过跟白人“差不多”。传教士就是这样说的嘛。

兰尼记起，传教士来之前，他正在想西莉亚呢。当时，他已感觉到有一种偏见，却无法打消它。他知道，这种偏见客观地存在着。他感到自己与斯蒂费尔的人们不同，比他们优越，尤其当那两位姑娘从身边走过，向他暗送秋波的时候，虽然她们是有色人，是他的同族。他甚至有时对自己的母亲也有这种优越感。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呢？

马科也受过教育，但他俩之间有差别，这是客观存在的，没必要说假话。马科是黑人，他是有色人，他虽不因自己血管里有白人血液而感到“荣耀”，这“荣耀”在车站已经尝过了；但当他面对面站在马科跟前时，又没有什么话

说，甚至还有些感到同这个黑人在一起是一种耻辱。其实并没有什么耻辱的，别人也不会看出他这种想法。然而，这种感觉却存在着，他一直在感到羞耻、恐惧。他突然意识到，如果西莉亚知道了他的母亲，知道了他所出生的这个地方，知道了他出生于这样的人中间，对他将会是多么大的耻辱啊！

“这样不对！”他说。

“什么不对？”传教士问道。

“没什么。我自己说呢。”

老人划了一根火柴，抽起了烟袋。

“晚会快开始了，”老人说，“我下去准备准备，我还要致欢迎词呢。你走吗？”

“不，我再待一会儿。”

“别太久了。”

“不会的，老人家。”

传教士不久就消失在黑夜里。山下，那团孤独的大火还在黑暗的海洋里闪光，山的另一面，有几处小火光已经熄灭，其余的，似乎仍比那团大火显得有力量。兰尼所站之处，一片黑暗。

他在草地上坐下，掏出一支烟，点上。我必须谨慎，他这样下着决心，必须非常谨慎，事情不那么简单，必须抛弃这种自以为与众不同的念头，不然，被别人注意到，那就糟了。

“不知道西莉亚在干什么，”他仰望着天空，大声地说。他思念西莉亚，也早知道会想她的。奇怪的是，他并不感

到痛苦。他曾设想，这一定很难忍受，但现在并不是这样，只不过感到有点孤单。

他回来得对，这里的人们需要他，有那么多的事情要为他们做，要帮助他们去做。

“在你们国家，到处有这样的人，你的人民，他们还没有开始生活，斯沃茨，他们只是存在于世，而不是生活于世。象你这样的青年，应该到他们中间去，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象真正的人一样，生活、成长、发展，那样，他们就会表现出巨大的、崭新的生命力，震动你的国家，震动全世界。如果我的话有价值，你就到你的人民中间去吧，去帮助他们学会生活。”

这是希姆老人在兰尼向他告别时的一席话。他是个性情怪僻、但知识渊博的澳大利亚犹太人，曾被驱逐出国境。兰尼微笑着再吸烟时，烟已经灭了。

“老教授啊，我会这样做的。”他说着，在口袋里摸火柴。

“谁呀？”一个女的声音喊叫着，声音里混杂着恐惧和傲慢。

兰尼一跃而起，急忙转过身来，他原以为周围没有人呢。

“谁呀？”那声音又问，这一次，傲慢多于恐惧。一只狗在旁边发出呼噜呼噜的怪叫声。

兰尼睁大眼睛，还是什么都看不见。

“你是谁？”他问道。

长时间的沉默。只听见面前几码处那只被拴着的狗在挣皮条的声音。

“不说你是谁，我放狗咬你了，”那女的说，声音有些犹豫。

兰尼听出这声音是善良的，于是笑了笑。

“放不放就在你了。”

“嗯？你是谁？”

“我没说要告诉你。”

“我放狗咬你！”

“我知道你不会的。”

“为什么不会？”她刚想不问，但话已脱口而出。

“因为你不胆小，也不残忍，你的声音已经告诉了我这一切。”

“真聪明。”

“友好了？”

稍微沉默了一会儿。尔后，他听到一些动静。

“你要走吗？”他问道。

“是啊。”

“请告诉我，你是谁。”

又是沉默，更长时间的沉默，兰尼不再等她回答。她却说：

“我叫莎莉·维利尔，”她声音里充满了友好。

“维利尔？”

“嗯。我就住在这一带，我们的房子人们都叫它是山上

大房子。”

“哦？”兰尼惊呼道。

“你呢？”

“兰尼·斯沃茨，我妹妹在你家干活。”

兰尼听到她猛地吸了一口气。

“你，兰尼·斯沃茨，你竟敢这样同我讲话！”

“哪样啊？”

“象与我平等，象一个欧洲人。”

“是不是要比你低一等？有色人连讲话也要与欧洲人不同？”

“我真想放狗咬你。”

兰尼突然恼怒起来，愤怒的浪花在胸中翻滚。

“不，你不能那样做！你的天性不允许你那样做，你的天性还没有完全变为残忍，你的这些不好的习气象你本能的善良一样，也是天然的。”他的话说得很生硬。

“你……”她哽噎着，“你……”

“说吧！说下去。你要骂‘黑杂种’罗。”

“胡说！你这个粗野的家伙！”

长时间的停顿。兰尼用发抖的手指点着了烟。“好啊，你是要大喊大叫，到了住房附近，好让人们知道，一个黑杂种企图强奸你，对吧？”

从女人所站的地方发出一种迅速动作的声响，接着，什么东西打在兰尼胸口上。他一把抓住，是一根挺粗的手杖。

他握着那根手杖，听到那个女人和狗的脚步声渐渐远

去。

他浑身一阵痉挛，夜晚虽然凉爽，他却擦着头上的汗珠。

兰尼甩掉烟头，转身朝着山下斯蒂费尔那团孤独的火光，蹒跚地走去。

四

“小伙子来了，”传教士拉起兰尼的手臂说，“我正要让到山上叫你呢。”

母亲走到他身边，拉着他的手，领他绕过大火，来到堆满食物的长桌跟前。周围全是人，男的、女的、姑娘、小伙子，还有光屁股、大肚子的孩子，又是说，又是笑，握他的手，拍他的背。

他们全都大声地说着、笑着。但兰尼觉察到，这种欢乐里，有一种虚假的情调，这情调不真挚，这情调使人窒息。

熊熊的烈焰冲向夜空，红红的火花消失在黑暗中，寂静的夜色笼罩着一切——盖过了嘈杂的话语，盖过了烈火哗哗剥剥的嘶鸣，盖过了虚假、勉强的欢笑，盖过了神经质的呼喊，什么也打不破这夜空的沉寂，地上的声响反而增加了沉静的气氛。

“到那边去，兰尼。”母亲说着，把他带到长桌的一端。

另一端坐着传教士，桌子两边严严实实地挤满了人。兰

尼朝坐在传教士身边的母亲笑了笑。在火光照耀下，母亲眼里闪着兴奋、羞怯、得意的神色。

传教士站了起来，举起双臂，斯蒂费尔这个小小的有色人团体顿时静了下来，这肃静与黑夜的沉寂十分和谐，所有人的眼睛都转向了老人。

传教士用深沉、谦卑的音调讲述了他的祈求和上帝的答复。他告诉人们，有色人之所以是目前这个样子，是因为他们不会读书，不会写字。他讲道，如果人们都会读书写字情况则会怎么怎么好；他讲道，兰尼满带着智慧回来，正是为了教他们读书写字，以便使他们情况大大好转；他还讲道，他，传教士，将第一个报名当学生，不仅年轻人要学，老人也要学；他要人们虔诚地感谢上帝，曙光已经来临，它将改变斯蒂费尔有色人的命运。

过去，他嫉妒马科小屯的卡菲尔有一所学校，有一个教师。现在不同了，一定要搞出点成绩来，给那些卡菲尔们看看！

人们应该吃，应该喝，应该跳，应该唱，应该乐，新时代的曙光已经照耀在他们头上……

老妇们端来了食物，堆在桌上。传教士做完饭前祈祷，人们就吃了起来。

强烈的责任感占据着兰尼的心。如果说只要教会他们读书写字，就可以改变命运，这他可说不准。但什么又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呢？这里人太少，不能示威，除了教他们读书写字，还能做什么？

他丢开这些念头，观察着周围的人们，认出其中的一些人来。那个颧骨突出、臀部肥大、快活放荡的女人叫菲达，很难说她有多大年纪，在那群人中间，似乎她最放荡不羁。他白天已经见她在对面房子里，可能住在那儿。

他望见菲达仰头大笑，笑声里带着挑逗的意味，两个青年男子同她在一起，很明显，她在引逗他们，自己又十分得意。他注意到，几位年纪大些的妇女在用不赞成的眼光看她。他笑了笑。

梅布尔碰了碰他的胳膊：“她叫菲达，”她说，“也到过开普敦，人挺不错。”

“看来她挺快活。”他说。

“总是那么快活。”

“总是？”

“嗯，总是这样，从没停止过笑声，这儿的人都不喜欢她，她却不在乎。”

“为什么呢？”

“因为，她真的不在乎。”

“傻瓜，我是问你大家为什么不喜欢她。”

梅布尔咯咯地笑了起来，四下看了看，确信周围没人能听到，就小声解释说：“她每次从开普敦回来，都带回一个孩子，现在已经四个了。”

兰尼忍住，没有笑。“那有什么不好？”

梅布尔觉得很有意思。“她从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我听坦·安妮告诉妈说，他们各有各的父亲，菲达自己也弄

不清谁是谁的。她给妈说，‘斯沃茨大姐，我不知作了什么孽了，上帝这样惩罚我！’你该听说的呀，但她爱那些孩子，兰尼！她爱他们！所以我想，每当菲达带回家一个新的婴儿时，她还真高兴呢！”

“菲达觉得怎么样呢？”兰尼问。

梅布尔捂着肚子，笑得腰部直不起来了。

“菲达真有意思，”她说，“你可别告诉妈说呀。有时，我们几个姑娘在老犹太铺子后面约会她，她就给我们讲各种各样的事情。”梅布尔停了停，擦去眼里的泪花。“菲达说，一个男子，只要心眼好、聪明、知道话该怎样说、能使她感到骄傲，她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她说……”

“好了，别说了，梅布尔，”兰尼又看了看菲达，她正从那两个男子那里转过头来，恰好和他的目光碰在一起。她向兰尼微笑着，眼里的笑意流露到唇边，露出洁白的牙齿来。这微笑温柔亲切，兰尼不禁也以微笑回答。

吉他和手风琴演奏起来，人们开始跳舞，说笑声更高了。

“咱们跳舞吧！”梅布尔说着，挽起兰尼的手臂。

“先不吧。”

“唔，来嘛！”

“等一会儿，我再看一会儿。”

“你都看一晚上嘛。”梅布尔突然不说了，使劲抱住兰尼的胳膊。

“怎么了？”

“她来了，兰尼！啊！”

兰尼回过头，看见菲达正向他们走来。别人也都看到了。坐在传教士身边的兰尼的母亲正要站起，传教士把手放在她的手臂上，制止了她。几对年纪大些的人停止了跳舞。梅布尔急于想溜，却又没有动。

四处，人们在恨恨地议论：菲达这个烂脏女人，这个破鞋，她有什么资格同兰尼说话？她还要脸不要？其余的人也很感兴趣，很好奇，急于明白会发生什么事，他会不会走开呢？会不会不理睬她呢？他这位受过教育的人会怎样做呢？

菲达眼里充满欢笑，自由傲慢地扭摆着肥胖的屁股，从人群中慢慢腾腾地走到兰尼面前，站住。

“你好，”菲达说。

“你好，菲达。”

她微笑着将一只眉毛抬了抬：“这么说，梅布尔是在向你讲我的事情罗。”

“是的。”

菲达转向梅布尔，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臂：“去吧，梅布尔，我想同你哥哥谈谈。你走开，你妈会更喜欢的。”

梅布尔踌躇着。

“去吧，梅布尔。”兰尼说。

梅布尔走开了。一个小伙子猛地抓住了她，他们跳起舞来。

菲达的眼里仍带着诱惑的神情，她自己并不觉得，仿佛必须诱使男人们来了解她内心燃烧着的火焰般的热情，谁要

能体谅她，理解她，她就会顺从谁。

“你为什么要回这里来？”她低声叹气地问。

“坐下吧。”兰尼说。

她坐下。兰尼点上一支烟。“你为什么要问呢？”

“我想知道一下。你想要什么呢？你想对他们做些什么？”

“我想帮助他们。”

“为什么？”

“他们是我的人民。”

“可你会得到什么好处呢？我也去过开普敦，我可不是傻瓜。你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呢？”

“我什么也不想要他们的，菲达，我想要的就是帮助他们，教育他们，这就是我全部想要的，没有别的。”

“他们没有钱呀，兰尼·斯沃茨。”

“这我知道。”

“从他们身上你什么也得不到啊。”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不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任何东西。”

“我以前也遇到过有文化的人，兰尼·斯沃茨。”

“我说的都是实话。一个人想为人民做事，因为他们是自己的人民，这你难道不能理解？他们是我的人民呀，菲达。”

“你有这么多学问，满可以在开普敦挣钱的嘛。”

“可我是这儿的人呀！”

许久，她直视着兰尼的眼睛。她眼里除了诱惑的神色外，还有一种别的东西。她慢慢地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她慢慢地说，“也许我错了，但我相信你，你的意图是好的，兰尼·斯沃茨，这，我很高兴，这就是说，我遇到了一个不是骗子的文化人。”

“有许多别的……”

“可我没碰上，只碰上了你。听着，你知道这儿的人是怎样看我的，认为我是个淫妇，是个婊子，这不怪他们，他们不理解，他们不能够理解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他们指着我骂，可他们不了解这个世界的一切罪恶，而我最清楚。谁要把这罪恶带到这里来，我就跟他拚命。离开这里吧，兰尼·斯沃茨，到梅布尔告我说的那个漂亮姑娘那里去吧，就是照片上那位。对这些人来说，文化教育不会有好处。

“他们虽然穷，都很知足，虽然什么都不富裕，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得还幸福，有自己的小上帝，自己的小教堂，自己的小神父，他们很快活。如果你给了他们文化，他们仅有的这点小小的幸福也会丧失。

“如果他们有了文化，就会想望过去连想都没想过的东西，就会要求更多的食物和其他，就会说白人也不比他们强，这样，他们就会遭殃。我在别处见过这类事情发生，兰尼·斯沃茨，我不想让这种事情在这里重演。他们是我的人民，我爱他们。请你走吧，兰尼·斯沃茨。”

兰尼惊呆了。菲达竟懂得这么多，她讲出了他自己尚且模糊的道理，把事情看透了。但这一切毕竟是错误的，回避

解决不了问题。

传教士认为文化会使生活自然好转，菲达认为会招来麻烦，谁对呢？该怎么办呢？

“好好想一想吧，兰尼·斯沃茨。”

“你错了，菲达，并不仅仅因有文化才使得人们有所要求。”

“但是文化会帮助他们去要求，会给他们带来不幸。请不要同我争了，我知道文化不会对他们有好处的。你回到这里来，只能给他们带来麻烦，请你离开吧！”

希姆老人说过，他的人民不是生活于世，而是存在于世。菲达正在向他要求让他们继续存在下去，他不能这样做。他望着菲达，摇了摇头。

“我不走，菲达，我要留在这里，要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你同我讲的话，使我很高兴。我要设法使人们了解，你是个好人的。”

“我恨死你了。”菲达直率地说着，起身走开。

兰尼望着她那宽大、扭摆的双胯和挺直的腰板，消失在火堆的另一边。一个奇怪的女人，一种奇特的情感，真不可理解，不管人们怎样看待她，她毫不介意，反而热烈地爱他们，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

“奇怪的女人。”他大声说道。

“罪孽的女人，”站在他身后的传教士说。

兰尼转过头来，张了张嘴，又耸了耸肩，什么也没说。梅布尔走过来，拉住他的胳膊，一定要他跳舞。

“她说什么了，兰尼？”他们跳着舞，梅布尔问道。

“没什么。”

“告诉我嘛，兰尼。”

“没什么，梅布尔。”

“你们谈了那么久呢。”

“安静点，好吗？”

梅布尔观察着他的脸。“她使你不安。”

“安静，梅布尔。”

他们默默地跳着舞。周围的人们跳着、笑着、谈着，火堆上加上了更多的木柴，哔剥作响的火焰跃向黑暗的夜空，音乐奏得人心欢畅。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一群男人在偷偷喝着麦酒。到处是年轻妇女的笑声。

传教士和斯沃茨太太并排坐着，两双眼睛望着兰尼和梅布尔，都感到自豪、愉快。

一位年轻姑娘从梅布尔手中夺过兰尼，与他跳了起来。传教士大笑着转向斯沃茨太太：“年轻姑娘们眼里只有你儿子哩，斯沃茨大姐。”

“他是个挺不错的孩子。”她说。

“是啊，哪个姑娘能找上他，真算运气。听说他从开普带回来一张年轻姑娘的照片？”

“那是梅布尔偷偷拿出去的。”老妇说。

“听说很漂亮。”传教士说。

“非常漂亮。”老妇说。

“你不以为他会再回她那儿去吗？”

“我想不会。”

“一位有文化的人在这里可能会感到寂寞的。”

“我想，他不会回去。”

“那，我就高兴了，大姐。”

老妇感情冲动地把手放在传教士的手臂上，直视着他的面孔。

“告诉我，传教士，你看，我该不该告诉他谁是他的父亲呢？我是说他的父亲。”

两个人沉默了很久。传教士脑袋垂在胸前，眼睛闭着。老妇焦急地望着他。

当他抬起头来时，眼睛明亮而慈祥。“你真是个好入哪，斯沃茨大姐。我觉得没必要告诉他，你的苦受得够多的了，少数知道这事的人不是死了，就是忘了。我们不能也把它忘掉吗？”

“感谢上帝，”老妇叹息着说。

“是啊，大姐，感谢上帝吧。你的苦难之中已现出了光明，它将把这山谷照亮。你的苦没有白受呀，大姐。”

“他多么象、象他——我是不是该说他的父亲……传教士？”

“是啊，大姐。”

“他看人的方式，讲话的方式，他的一举一动，一点也不象我们，好象他已经知道了。这，会不会走漏风声呢，传教士？”她声音里带着苦苦的哀求。

传教士轻轻拍着她的手说，“嘿！大姐，别自寻烦恼了，

没什么可烦恼的。”

“你真好，传教士。”

传教士忽然跳起身来：“来，斯沃茨大姐，咱俩跳一个！别让坦·安妮把我们比垮了。瞧！她到处跳着，象只羊羔！”

菲达的鬓发苍白、满面皱纹的老母亲的确正在欢快狂放地同一个同样苍老的老汉跳舞，老汉为了今晚的庆祝活动，把拐棍都甩掉了。不远处，菲达和她十四岁的大女儿大笑着，在为坦·安妮和她的长胡子舞伴“加油”。

传教士和斯沃茨太太也加入了跳舞的行列。

疯子山姆一瘸一拐地穿过影子般黑暗的“大街”，朝火堆走来。他不是在做着这样一种动作：左脚向前急跳，右腿稍稍拖后。他的身体扭曲、畸形。他并非生来如此。

他也有过昂首挺胸、行动自如、年轻傲气的时候，那已经是以往的事了，很久很久以前，将近三十年了。

山姆的畸形还是一个爱情故事呢。他爱过一个年轻姑娘，也被她所爱。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姑娘是个白人。

一天清晨，一些在农场干活的人从斯蒂费尔去上工，路上突然碰到一堆东西，蜷屈地横在露天地上；仔细一看，是山姆，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抬了回去。

他的右半边脑袋凹陷进去，象是皮靴踩的，右胸大部分肋骨已折断，右臂断了几处，右腿根部一个可怕的伤口在流

着血，这就是三十年前的早晨发现他时的情景。人们以为他死了，但他没有死。后来，他有一个多星期不省人事。人们认为他活不了了，可是他却活了下来。

从此以后，他开始了扭曲的左脚向前猛跳、右腿稍微后拖的动作；从此以后，他右边脑袋留下了大疤；从此以后，他停止了青春，突然变得衰老，无法估计年龄了。

没有人发现是谁把山姆搞成这个样子的。山姆总是避开人们，夜间才在山沟周围徘徊。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几乎自动成了山上大房子里的仆人。他高兴干就干，不高兴干就走。他们定时给他点饭吃，给他一些破旧要扔掉的衣服穿。

山姆继续着他那跳跃式的动作，来到火边。人们向他问好，有人给他一块肉，有人给他一个盘子，有人给他拿面包，有人给他弄酒喝，他们以对正常人的亲切，款待着这位不正常的人。他眼里露出一种古怪的神色，什么话也没说，把别人拿给他的东西一古脑接了过来。人们同他讲话，问他问题，不等他回答，又转身走开。山姆默默不语地在人们中间移动着。走着走着，他看见了菲达。菲达也看见了他，就走到他身边，把手放在他手臂上。

“你好吗，山姆？”

“还好，”山姆以惊人的深沉清晰的声音轻轻地说，眼睛里那种古怪的神色没有了。“你呢？”

“一样。”菲达说。

“这是为兰尼·斯沃茨举行的吗？”山姆向四周望了一下，问道。

菲达点了点头。

“他们叫他到大房子那儿去一趟，”山姆说。

“他在那儿，”菲达说着，指了指兰尼。“我同他谈了谈，他很不错。我要他离开这里，他不听。”

“他为什么应该走？”

“文化教育只会给我们的人民带来麻烦，山姆。”

山姆望着她，那伤残的头脑里蕴藏着聪明才智，也通达事理。

“我认为他应该留下，菲达。”

菲达眼里露出惊奇的神色。山姆吃力地微笑着，左半边脸在痛苦地抽搐。菲达的眼里一下子涌满了泪水，她再次把手放在山姆的手臂上。

“头怎么样，山姆？”

“现在很清醒。”说着，一瘸一拐地朝兰尼走去。

山姆碰了碰兰尼。传教士和兰尼的母亲停下跳舞，走了过来。兰尼转向山姆，这一定是疯子山姆吧，他揣摩着。

“人们都管我叫疯子山姆，”山姆说，“你是兰尼·斯沃茨。格特·维利尔要你现在到大房子去一趟，他有话跟你谈。”

“格特·维利尔。”兰尼轻轻地说，想起刚才同莎莉·维利尔的相遇，不知是否意味着更多的麻烦。他几乎敢肯定是这样。他意识到，山姆神智清醒，而且凝望有神。为什么人们叫他“疯子山姆”呢？他一点也不疯啊！

“不过，天太晚了，”兰尼看了看表说，“十点多了，

而且晚会……”

“最好去一趟，孩子。”传教士说。

“对，”母亲说，“他们不常把人叫到大房子去的。”

兰尼望着山姆，点了点头说，“好吧。”

他们离开了火堆和人群。菲达一直望着他俩消失在黑夜里。

兰尼在这个跛行人身边默默地走着，心里一直在嘀咕。莎莉·维利尔这个女人，可能把同他相遇的情况报告了。不知会发生什么事。这个格特·维利尔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不过，等一会儿就明白了。

正走着，兰尼在黑暗中绊了一下。突然，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他，使他没有摔倒。他十分惊奇这只手的力量，那手实际上是把他举了起来。

“你很有劲儿啊，”他说。

疯子山姆没有回答。

兰尼开始考虑山姆这个人。从他的所见所闻中，他深信，山姆一点也不疯；相反，他注意到，山姆眼睛里有着他在他的老教师希姆教授眼里所看到的共同的神色。他决心弄明白为什么人们叫他“疯子”。也许现在就可以问一问。不行，这也许会伤他的感情。最好别……也许该问。对，尽量小心地试探一下。

“山姆。”

“嗯？”

兰尼再次对这个人声音中安详的尊严和力量感到惊奇。

他走路的样子虽然难看，兰尼注意到，他走得并不慢，脚步挺稳当。

“我想问你点儿事，山姆。”

“啊？”

“不过，我先要拉着你的手，并告诉你，我是你的朋友。”

兰尼觉出山姆的左手抓在他的手臂上，向下滑动，直到抓住他的右手。

“那只手不好使，”山姆说，“好了，现在我们是朋友了，问吧。”

“我不会失礼吧，山姆，我想知道……”

“问吧，兰尼·斯沃茨，不要怕。”

兰尼沉默了片刻，然后问道：“为什么人们叫你‘疯子山姆’呢？”

他们来到山顶，脚下的土地已变得平坦。

“有时，我的头突然痛起来，”山姆说话的声调平板、冷淡，“过一会儿，头痛得更厉害，直到一切都空空然，这时，我就成了疯子。”

“我明白了，”兰尼慢慢地说。他还想再问些什么，又觉得最好还是不问。

山姆似乎理解了这一点，他继续说：“所以，人们叫我疯子是对的，这是事实。”

“怎么成这样的呢，山姆？”

山姆默默地在前面带路，穿过几座外围的房子，来到一

条石子铺地的小路上。兰尼等着回答，山姆什么也没说。他们绕过大房子来到后院。

“到了，”山姆没有表情地说着，推开了厨房的门。

两个黑人妇女正在厨房里忙着。她们抬头看了看，又继续干活儿。山姆领着兰尼穿过厨房，来到一个小通道里，一排小树做的结实的柱子支撑着屋顶，并将房间隔开。

通道里有五扇门，一扇正对厨房，两边各有两扇。

他们走进短短的通道时，左边一扇门开了，一位年轻姑娘走了出来。

“你好，山姆，”她说。

“你好，莎莉，”山姆回答道。

山姆这样不加尊称地直呼她的名字使兰尼很吃惊。他刚才曾直称“格特·维利尔”，而不是平常人们称呼的“格特先生”，兰尼原以为那是因为没有白人在场呢。更使他惊奇的是站在那里望着他的那位年轻姑娘，她虽然没有什么地方，但听着她的声音，同时看到她的形象，确实使他惊奇。

她年轻、朴实、健康，颧骨突出，淡黄色蓬松的头发向后梳着。

“这位是谁？”她问道。

“兰尼·斯沃茨，”山姆说。

“想着是他，”她说，上下打量着兰尼。

“是啊，我们遇到过，”兰尼冷淡地说。

“来吧，”山姆说着，推开面向厨房的门。

“兰尼·斯沃茨来了，格特。”他毫无表情地说。

“进来，斯沃茨！”一个粗暴的声音在呼叫。

兰尼从山姆身边走了过去。屋子另一端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位彪形大汉，尖尖的胡子和蓬乱的头发全是红的，那双粗大的、布满雀斑的手紧紧扣在桌子上。他头也不抬，说道：“你可以走了，山姆。”

兰尼仍站在门边。桌边的大汉不动，也不看。兰尼觉得时间真难熬。那人坐在那里，死刻板板，一动也不动，象一尊肉塑的雕像一样，似乎他既无主动之能，也无被动之力，简直象个死人。兰尼在思想深处思考着。沉默笼罩着房间，兰尼确信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在想象中，这声音愈来愈大。他的身体开始颤抖起来，紧张得难以忍受。

这正是他的目的，兰尼心想。他抛开这令人窒息的感觉，看了看桌边的那个人。没什么了不起，他告诉自己，不能让他占上风，决不首先开口。他叫我来，就得让他先说话。

兰尼觉得好象在那里站了几个钟头。格特·维利尔终于抬起眼睛，看了看他。那冷酷的兰眼睛呆板地打量着他，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三、四遍，一处也不放过，最后盯在他的脸上。

“这么说，你就是兰尼·斯沃茨罗，嗯？”格特·维利尔终于开了口。

兰尼仍不说话。

“喂！你不会讲话吗？”维利尔突然暴怒起来。

“要我說什麼？” 兰尼轻声问道。

“这还差不多，” 维利尔说着，眼睛都变直了。

“你找我来有事儿吗？” 兰尼问。

“据我所知，你打算在这里办一所学校。”

“在斯蒂费尔，是这样。”

“钱呢？”

“我已见过开普敦教育当局了。”

“所以，一切都安排好了……嗯？”

“是的。”

“学校算谁的财产？”

“斯蒂费尔是政府的财产。”

“你也知道呀！”

“是的。”

“一个很有教养的人，我明白。”

维利尔站了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子猛地打了个敞开，把头伸了出去。然后，他忽然回转身子，走向兰尼。

“你没想一想你算老几！不同我或者附近的欧洲人商量商量，就做出这种计划？”

“我们不是奴隶。”

“啊！” 维利尔惊叫着，又走回窗前。“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我明白。我的朋友们说得对——你记得他们吧？他们今天早晨遇到过你，你高傲自大，觉得跟谁都平等，忘掉了你所在的这个地方！我们这里不喜欢这种精神，斯沃茨先生，我们喜欢一切照旧。有色人是知足的，他们象现在这样

就很幸福。他们理解我们，我们也理解他们。记住！我们不喜欢开普敦那套办法，我们不想让这里有任何变化，懂吗？我现在警告你，斯沃茨，我决不警告第二次，即使有全世界教育当局支持你，我也不在乎。你如果错走一步，斯沃茨，就要尝尝超出一个活人所能承受的苦头。我们这里不喜欢独立自主的混血鬼，斯沃茨先生。”

维利尔回到椅子边，在原来的位置上坐下。

“你可以走了，”他头也不抬地说。

兰尼出去了。小小的通道空了，厨房也没有了人。他站在厨房门外，等眼睛适应了黑暗，就绕过大房子，朝斯蒂费尔走去。他感到难以忍受的倦累，维利尔的话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料到，不过，他太累了，不能想这些了。最好先回家睡上一觉。

他穿过外围房子。月亮正在升起，这不是典型的南非之月，要小得多，弱得多，他只能看到右边斯蒂费尔的大致轮廓。

突然，两个黑影从面前跃起，接着，一个硬东西打在胸口上。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两腿不住地打哆嗦。他本能地向面前的那个黑影狠狠打去，只听哼了一声，接着是一声叫骂。这时，一只拳头结结实实地砸在他的鼻子上，他摇摇晃晃向后退去，又一个硬东西击在他胸窝上。兰尼瘫倒在地，动弹不得，血从鼻孔里流了出来。

其中一个人走到兰尼面前，刚抬脚要踢，又停下来。他听见有狗叫声向这边传来，后面还有跑步声。

“快，有人来了。”于是，他们便悄悄地溜走了。

那条狗找到了失去知觉的兰尼，在他身边叫着，等待莎莉·维利尔走过来。

这个年轻姑娘用手电筒照了照兰尼的全身，弯腰托起他的头。兰尼睁开了眼睛。

“好了，他们走了。”她说。

兰尼挣扎着站起身来，手捂着肚子。

“当心，你的鼻子在流血，”她说。

他把头向前伸着，不让血流到衣服上。

“怎么回事？”

“不知道，他们突然向我袭来。”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不知道。”

“你同格特大叔吵了？”

“不，他同我吵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问：“痛得厉害吗？”

“不，好些了。算我走运，他们刚开始下手，你就来了。我该走了。非常感谢你。”他想，母亲看到他这个样子，会不安的。“回家前把血洗一洗就好了。母亲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不安的。不过……晚安。”

“到我们厨房洗一洗吧，”莎莉提议说。

“不了吧。”

“大家全睡了，格特也从不到厨房来。走吧，一切都会好的，你母亲不会知道的。”

“好吧，太感谢你了。”

他们走回大房子。莎莉给兰尼端来一碗水，望着他洗去脸上的血污。她想帮他掸去背上的土，但好象有什么东西在阻止她，使她没有上前。她是白种人，他是有色人，很难每时每刻都记着这一点。他的举止并不象有色人。为了时刻牢记这一点，她把这种观念硬塞进脑子里。

该不该给他一条毛巾，让他擦擦脸呢？她一时感情冲动，把自己的手绢递了过去，望着他擦了脸，他把手绢还回她时，她好奇地望着手绢。奇怪，他虽然道了谢，实际上，好象很习惯于从白人姑娘那里接过手绢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或许，可能？

“你背后有土，”她轻声说。

他要掸，却够不着。莎莉试探地走上前去，把土拍掉。

“谢谢，”兰尼说，“你真好。我很羞愧那天傍晚向你说的这些话。”

“你应该羞愧。”

他们互相微笑着。

莎莉惊奇自己竟能接受兰尼在他俩之间所建立的平等关系，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儿，象他这样落落大方的有色人，更没有听说过。

“是教育使得你这样的吗？”她问。

兰尼明白她的意思，笑了。“是啊，部分是教育的结果。”

“象你这样的人多吗？”

“多。你知道吧，在开普敦，肤色界线不那么严重呢。”

“那里对待有色人同白人一样吗？”

“有些人是那样。”

莎莉想问他在开普敦有没有白人朋友，话却说不出口。不管怎么说，好象那样问是不应该的。

“好了，非常感谢你，”兰尼说，“晚安。”

“晚安。”

兰尼走了很久，莎莉还坐在那里想着这位有色人。他举止不象有色人，也不象疯子山姆那样精神不正常。

兰尼再次从大房子那里走开。此时，千头万绪涌上心间，混杂缭乱的思想同肉体的痛苦一起在折磨着他。

夜幕笼罩在上空，笼罩着大房子，笼罩着两条山沟。漫漫长夜，黑沉沉，肃穆冷漠得令人难以忍受，如此沉静，显得格外空寂。草原上弱小人们隐约凄绝的声音使这空寂更加深沉。

兰尼在黑暗中蹒跚而行。镇静些，他安慰自己，镇静，驱散你心头的乌云。忧郁意味着痛苦，痛苦最能伤身。他的舌头在嘴里转了转，发现有的地方破了皮，尝到一股血腥味儿。

他无论如何也平定不了心脏剧烈的狂跳和脑子里可怕的震惊。

他沿着通向斯蒂费尔的坡路匆匆向山下走去。格特·维利尔的形象一直浮现在眼前：粗大的双手紧扣在桌子上，庞

大的身躯松弛而呆板，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镇静，”他紧张地说着，停住了脚步。

心头的怒火缓慢地、极其缓慢地熄灭了，他几乎能感觉出来。沉痛的悲伤又占据了他的心灵。他变得清醒起来，这清醒，痛苦得令人绝望，强烈地刺激着他。然而他觉得这样好一些。

他摇摇晃晃地走进疯子山姆的“大街”，沿街走去，不知能否在黑暗中找到自己的家，只知道家在小巷的尽头。

无需寻找，家门大开着，老传教士背着灯光站在门廊里。

“是你吗，兰尼？”传教士招呼道。

“是啊。”

“我们都在替你担心呢！”母亲在传教士身后说。

他从传教士身边走过去，把门关上，强装笑脸，看了看母亲。

“怎么还没睡？”他挖苦似地厉声问道。

传教士忧虑的、紧锁的双眉展开了。他微笑着转向房门。

“一切都好吧，孩子？”

“都好，老人家。”

“好吧，我祝你晚安，你需要休息了，明天咱们再谈。晚安，大姐。”

传教士消失在黑暗中，门关上了。

“你累了，孩子。”母亲对兰尼说。

“你也早该睡了，妈妈。”

“我得等着你呀，兰尼。”

兰尼抱着母亲的双肩，把她紧紧拉在自己胸前。

“一切都好吗？”母亲问。

“是的。维利尔想了解我的打算。”

“你告诉他了？”

“嗯。”

“行吗？”

“嗯。妈……睡吧，你累了。”

母亲指着屋角地板上临时凑起的一个地铺说，“我和梅布尔睡那里，你在里间床上睡吧。”

“不！”兰尼坚定地说，“你们睡床上，我睡这里。梅布尔呢？”

“她太累了，倒在床上睡着了。我去叫醒她。”

“你到里面床上睡吧，我就睡在这儿。”

母亲犹豫地走进里间。想着儿子在地板上睡，她象是受了凌辱一样。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是开普敦来的人物呀。自己和梅布尔在地板上睡没有什么。她想与他争执，可他嘴上的表情，眼里的神色是那么坚定。兰尼随着母亲走进里间，把他的箱子拿了出来。

“晚安，妈妈。”他问候着，关上了中间的小门。

母亲将毯子紧裹在身上，心里感到一种被褥所没有的温暖。儿子回到家乡来了，就在隔壁房间里，家里又有了男子汉，房子又有了主人。家中无主已经很久很久了，自从八、

九年前死了老伴儿一直到现在。儿子又是这样的一个人！人人尊敬他，大房子的白人也派人来请他，他们可不经常这样做呀。他们不得不尊重他，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啊！

两滴晶莹的泪珠从眼里流出，渗进枕头里，温暖的笑容舒展了她脸上的皱纹。她睡着了，嘴角仍挂着微笑。

另一间屋子里，兰尼躺在那里抽烟，直到拂晓。

第二部 爱

一

艾萨克·芬克堡转向父亲说：

“扬·马科和兰尼·斯沃茨今晚要到这里来。”

老犹太人从开着的店门处转过凄凉的眼睛，望着儿子。

“你会给我们招来麻烦的，”他用压抑着的声音说。

“哦，别又吓一跳！”艾萨克反驳道。

“你虽然有学问，可你是个书呆子，”老人悲伤地说。

“想一想吧，孩子，想一想，”他用手恳求着。“荷兰人已经在对我们说东道西了，因为我们是犹太人。在我们故国，就是这样开始的，你明白吗，我的小艾萨克？”

“我非常明白。”

“你不明白。你以为你的父亲沾染上了荷兰人的习气，觉得比黑人优越，你错了。我忍受了这么多年的凌辱，决不想去凌辱别人。我只是为你、为小铺子、为我自己着想，我需要有一个安静自由的生活环境。这个地方还好。如果我们管好自己的生意，不管闲事，也许别人就不来找我们的麻烦。”

他那充满悲伤、智慧的眼睛在向儿子恳求，求他理解：

是几百年的压迫，才使得他对事物有这种看法。

艾萨克摇摇头，耸耸肩，摘下眼镜擦着。

“在故国，你就是只管自己的事情吧，爸爸，嗯？”

“是啊！”老人叹息道。

“可是他们对你并没有留情，杀死了你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我的妈妈、我的哥哥和姐姐。”

“你那时还小，只知道我告诉你的。”

“可是，他们确实被杀害了，不是吗？”

“是这样的。”老人痛苦地说。

“你现在又要照搬故国那一套，只管自己的事。”

“也许这里的人不同。”

“这只是你的希望。”

“除了希望，还有什么呢，我的孩子？”

艾萨克看了看父亲，痛苦地思索起来。

犹太人啊犹太人，温顺卑贱的犹太人！两千年来的压迫和迫害，摧毁了他的意志，竟幻想世界上的人不尽相同。可怜卑顺的犹太人啊！他似乎忘记了怎样才能赢得自由和独立，却去希望人们不尽相同。两千年，两千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确实相当长的时间啊！难道他们的血在这段时间里变成水了吗？不，没有。也许他们太文明，太仁慈了。他们以其和平的艺术、以其创造性的艺术奖学金而闻名。他们太文明了，对，就是如此，太文明了。他们深陷于安居乐业、委曲求全的生活艺术之中，只懂得建设，忘记了破坏。整个基础已经腐朽，已经彻底腐朽了啊！

犹太人，可怜卑顺的犹太人，他建设得多么好，创造得多么好啊！这时，某个罪恶的野蛮人来了，一夜间把他的创造一掠而空。此后，他以巨大的忍耐又动手建设了，这是两千年来的忍耐，这忍耐从父亲的眼里凝望着他。

那不仅受过和平艺术训练也受过战争艺术训练的，手臂强劲的犹太勇士哪里去了？那普普通通、不卑不亢、对世事与自身都各有主见的犹太人哪里去了？腐朽的基础必须砸碎，卑恭是不行的。

老人脸上闪过羞愧而又会心的微笑，好象已经摸到了儿子的思想。他谅解地点了点头。

“是的，我知道你的思想，你的思想是严厉的，有着嘲讽的意味。你心里在说，你的父亲胆小懦弱，也许你对自己说，你的人民也是胆怯懦弱的，你在心里用书本上的愤怒语言斥责他们，我的孩子。历来如此，我的孩子，我这样对待我的父亲，我父亲这样对待他父亲，现在返回来了，还要继续下去，将来，你的儿子也会这样对待你。跟思想意识斗争容易，你对这种思想的轻蔑从你全身和你的眼神中都能反映出来，但跟思想以外的东西斗争就不那么容易了。”

“你连思想斗争也不作呀。”艾萨克轻声地说。

“难道希望平安、希望别人不来打扰，错了吗？”老人想激起愤怒。“难道现在生活的逻辑就是斗争、斗争、斗争吗？”然而无论如何也发不起脾气来，他对儿子的思想理解得太深了。

艾萨克苦笑着：“你心里很平静吧，爸爸？”

老人慢慢地点了点头，转过身去。

“是啊，内心倒也平静，”他说，声音里带有一种奇怪的伤感。

艾萨克走到门口，拘束地站在父亲背后。

“我知道你很寂寞，”老人头也不回地说，“这两位青年和你一样，也受过教育，同他们谈谈，对你、对他们都有好处。但是，一定要谨慎，我可不想与这里的荷兰人纠缠。”

“我会谨慎的。”艾萨克说，笨拙地拍着老人的手臂。

“你是个好孩子。”老人说着，凝望着西方，夕阳渐渐坠入遥远的小山后面那片昏朦之中。在这块令人欢乐的温暖的土地上，他的妻子会多么喜爱站在他的身旁啊。她总是喜爱温暖，可她已长眠于故国黄泉之下了。她那么美丽，孩子多好的母亲，他的多么好、多么忠诚的妻子呀！没有了她的话语，没有了她的啪哒啪哒的脚步声，没有了她的抚摩，生活多么空虚啊。他身上似乎只有一小部分在活着，其余的全随她一起被埋葬在故国地府中了。

艾萨克望着父亲的脸。突然，他转身穿过小铺，来到后面自己的小房间里。

他在书桌旁边坐下，从开着的窗子里凝望出去，漫不经心的目光掠过绿色的原野。大地此起彼伏，消失在天际。

“老人们还是行，”他轻柔地奇异地小声说道，“至少，他们找到了平静，内心的平静。”

一只苍蝇起劲地在屋里盘旋，其余的都伏在屋顶，独有这一只，似乎有力量、有意志，在四处飞动，发出低微的嗡鸣。

窗外，夜色正在来临，由东至西，象是在赛跑，把地平线上的夕阳余辉当作终点。四周，是辽阔的土地和沉寂的天空。

“是啊，他们至少找到了安宁，”艾萨克喃喃自语着，打开桌子上的棕色日记本。

他听见父亲关了店门，插了门闩。他仔细地听着老人轻轻的脚步声走了过去，到他自己的房间去了。

“他们找到了安宁，”他轻声地哼着，但这时他的声调里显出迟疑。

面前的日记本打开了，他心里仍在想着父亲。他集中精力地听着父亲可能发出的任何声音。但在他和父亲的房屋之间，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他稍微移动了一下身子，象是在缓和紧张空气，一面翻着日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整洁的小字，这就是他每天的日记，自从来到斯蒂费尔后就一直坚持着。当他读书学习——这是父亲时常挖苦他的——疲倦的时候，日记就帮助他消磨那漫漫长夜。他慢慢地翻着本子，时而停下来读着这里或那里记载的事情。突然，他停了下来，仔细地听着。然后，不声不响地站起来，蹑着脚走到门边，悄悄地开了门。

从打开的门里，传来父亲低沉、闷钝的声音。老人在吟唱，调子很陌生，带有异国风味，与欧洲的传统曲调迥然不同，歌词也是故国的语言。艾萨克偶尔能听出来一两个词，而他专心致志的是声调中缠绵的寂寥和绝望的悲凄。

这是两千多年来被逼得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所有犹太

人寂寞的呼声；是一个被迫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家园的犹太人的声音；是一个远离埋葬着哥哥、姐姐、孩子、母亲、妻子之地的犹太人的声音；是一个受尽了辱骂毒打的犹太人的声音；是一个屈己让人反遭唾骂的犹太人的声音；是一个从屈辱中获得了安宁、获得了忍辱的力量的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绝望的声音……这声音缓起缓落，带着起伏的单音。

“他们找到了安宁，”艾萨克沮丧地说。

他走到老人屋前，推开了门。老人坐在床上，摇晃着身子在唱歌。他停下来，抬头看了看艾萨克。顿时，父子之间沉默起来。过了一会儿，艾萨克说道：“安宁是沉痛的，对吧，爸爸？”

老人从艾萨克的眼神中看到了他们父子间常有的亲切和谅解，看出儿子是理解他这种特有的感情的。儿子懂得太多了，他很不愉快，甚至害怕儿子的眼睛。这样不行，这扰乱了他的心，触动了他生命的根子，触动了他生活方式的根子，儿子眼睛里的神色威胁着要干扰他直到老年才找到的安宁。他的感情被激发出来，他并不知道这些感情仍然存在于他的身上，也许，早从青年时代起就被埋在内心深处了。但是，他的儿子不信教，而他一直信教，不可能一样，不可能正确！艾萨克象是透过他的大脑，看到了他的思想。

“滚！”他突然跳起来大喊，“滚！”他咚地一拳打在艾萨克胸口上。艾萨克一把抓住父亲的手腕，死死不放。

“放开我！”老人气得浑身发抖，“我家从来没有不信教的！这是我这么大年纪最大的耻辱！你竟嘲笑起我的信

仰来！放开我，你这该死的孩子，放开我！”他挣脱一只手，在艾萨克脸上打了一巴掌。

艾萨克全身紧张起来，然后又放松。他松开父亲的另一只手，走了出去。老人随即砰地关上了门。

艾萨克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那里，向窗外凝望。夜幕降临在西边天际处的落日余辉里，大地一片黑暗。

给芬克堡家干活的有色人老妇端进一盏灯来，挂在屋子中间。

“先不要给我父亲那里送灯，辛德太太。”艾萨克说。

“好吧，艾萨克先生，”老妇说，“饭快做好了。”

艾萨克转过身来，向她笑了笑说，“过一会儿我叫他，饭好了告诉我就行了。辛德太太，请您煮一壶咖啡放在炉子上好吗？我将十分感激您，因为，晚上有客人来，斯沃茨先生要来看望我们。”

“兰尼·斯沃茨吗？”

“是的，辛德太太。”

辛德太太的脸上骄傲地放着光彩，艾萨克笑了。他想，如果她知道马科也要来，就不会这么得意了。

“艾萨克先生，要不要把昨天的甜饼再弄些来烤一烤？你知道，烤热了挺好吃的，艾萨克先生。”

“一定要烤，辛德太太。好了就告诉我，我好去叫爸爸。”

她走了出去。艾萨克轻轻地翻着日记本，在最后一篇日记的地方停下来。他瞥了一眼，拧开笔帽，接着写了起来。他流利地写道：

辛德老太太很高兴，因为今晚斯沃茨要来，我想，这大概是某种“荣耀”吧。幸好我没有告诉她马科也要来。

几分钟前，父亲打了我一记耳光，一定是我太伤了他的心。

今天下午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白人界“上层人物”的女儿到小铺来了，同她一起来的是心明眼亮的怪人疯子山姆。我敢断定，他的畸形一定是“白人优越”的产物。维利尔小姐定货时，斯沃茨走了进来。小姐看到兰尼，脸一下子红了，眼睛里流露出某种神色。平时，从斯沃茨的脸上很难看出什么，那是一张不轻于失色的脸，然而，这张脸，就我所知，第一次不由自主地失去了控制。我虽不知道他那是什么表情，但我确信，他们两人之间一定有些什么。疯子山姆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那机敏的眼睛从这个扫向那个。我想，他一点也没有漏过。我一直想同他说话，他却用眼睛制止了我。不过，我一定要这样做的。

兰尼·斯沃茨和莎莉·维利尔！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这里是一个离奇的地方。不知在这辽阔的大陆上有多少这样的地方。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地方，非洲的一个小小的村庄，尚有兰尼·斯沃茨和莎莉·维利尔，尚有疯子山姆，尚有马科（我喜爱他）。我不了解斯沃茨，他很谨慎，比马科还拘谨。不知他们将如何发展下去。很快就会明白的。

这里不久要发生一件事情，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非洲的小村，听起来多么美好、多么人道、多么亲切。一位犹

太人、一位混血儿和一位黑人今天晚上就要聚会在这个非洲的小村……

辛德太太敲了敲门，伸进头来说：

“饭好了，艾萨克先生。”

“谢谢你，辛德太太。”

“咖啡和甜饼都准备好了。”

“太好了。”

“我可以走了吗，艾萨克先生？你瞧，我……”

“好，可以走了，辛德太太，晚安。”

“晚安，艾萨克先生。”

艾萨克听到后门砰地关上了。他站起来，向父亲的房间走去。他轻轻地在门上敲了几下。

“谁？”

“我，艾萨克。”

“干什么？”

“饭好了，吃饭吧。”

“我不想吃，你吃吧。”

艾萨克沉默了一会儿，又敲起门来。

“又干什么？”

“爸爸，我有句话要说。”

“说吧。”

“我想向您道歉。”

“什么？”

“我想求你原谅。”

停了一会儿，门开了，父亲从黑暗的屋子里望着他。艾萨克正要说什么，父亲制止了他。

“饭要凉了，”老人粗暴地说，“走吧！”

艾萨克随父亲走去，嘴上浮起温和的微笑。

二

艾萨克凝望着窗外，微笑着，心里很激动。他的身后，兰尼跪着一只腿在翻阅书架上的书。

马科还没有来。艾萨克侧耳倾听，向黑夜中观望。“大街”上传来凄惨的狗叫声。

“可怜的狗啊！”艾萨克说着，没有回过头来。

“你真行，这么远你能听到狗叫声。”兰尼说。

艾萨克嘴角上又现出微笑，他很惊奇能同兰尼一见如故，同兰尼在一起，他平时的那种羞涩腼腆没有了，所讲的兰尼全懂，不需要作什么解释。兰尼是个安详的人，脸上虽没有什么表情，却也并不呆板。最后一刻钟里，他们俩相互说着半句半句的话。

“有时要叫一夜呢。”兰尼说。

“一定很可怕。”艾萨克接过来。

“简直是地狱。”

艾萨克仔细地听有没有马科的声音。

“今晚挺黑的。”他说。

“我渴望光明。”兰尼说。

“有时寂寞吗？”艾萨克问着，想起前些天梅布尔拿出来炫耀的那张漂亮姑娘的照片。

兰尼轻轻翻着斯坦别克*的《天堂牧场》。

“现在不错了，学校办起来了，起初真够呛。”

“头一个月最难。”

“这么说，我只需再忍耐一个星期罗。”

“对，只需一个星期，困难的局面就会结束了。谈到寂寞，”艾萨克转过身来，仔细地观察着兰尼的面孔，“维利尔姑娘刚来这里的时候……”他故意停了下来。

兰尼从书本上抬起头来。

“怎么？”

从他的脸色中看不出什么，艾萨克思忖着，不过，他确实抬起了头——而且相当快。

“她寂寞得几乎要神经失常了。”

“到这里很久了吗？”

“几个月了。”

“知道她的情况吗？”

“只知道她是现在的维利尔的一个远房侄女，别的就不知道了。可能是个穷亲戚，听说他们过去的确同属于一个家族，除莎莉外，现在的格特先生是那个血统的最后一个人。你是这儿的人，你会知道这一切的。”

* J·E·斯坦别克——美国作家，生于1902年。

兰尼点了点头。

艾萨克仔细观察着兰尼，考虑着怎样把话说得恰到好处。他小心翼翼地在心里挑选着适当的词句：“人们在暗传，这个家族实际上并未濒于灭绝呢。”

“没有吗？”

艾萨克仔细端详着兰尼的面孔，暗暗拿它同格特·维利尔的作以比较，然后他说：“对，据传，维利尔的血统在斯蒂费尔就可以找到。”

兰尼呆呆地望着艾萨克，那种安详的神色已飞到九霄云外，他暗自紧张起来。

“并非所有有色人都是私生子，你知道。”他轻声说。

“别误会我的意思，斯沃茨。”艾萨克说。

“不会，我觉得有必要澄清这一点，”他抚摩着下巴，“你说的这个维利尔血统，人们传说在哪儿？”

“斯蒂费尔。”

“你知道我问的意思？”兰尼不耐烦地说。

“哦，”艾萨克神秘地苦笑了一下，似乎是在同自己开玩笑，“人家没有指名道姓嘛。”

“知道了。”

艾萨克转过身去，把身子探出窗外。兰尼回头又看起《天堂牧场》来。一只飞蛾扑进屋内，绕着罩灯疯狂地兜着圈子，越飞越快，越飞圈子越小，终于失去了控制，扑在灯罩口上，随着轻轻的爆烈声，翅膀烧焦了，它坠落在地上，躺在那里不动了。它的光明之舞以丧命而告终了。

“其实，他现在来也不算晚。”兰尼说。

“这么说，你知道我已邀请了马科。”艾萨克说。

“这并不难猜。”

“可能吧。我好象听到他的声音了。”艾萨克又向窗外倾了倾身子，探着头仔细地听，终于听到坚硬沙地上轻轻脚步声。

“你见过马科？”艾萨克问。

兰尼点了点头，眼睛没有离开《天堂牧场》，说：“回来的第一天。”

脚步声越来越近，艾萨克匆忙出去迎接马科。兰尼在口袋里摸着，终于摸到一支烟。当凄凉的狗叫声又传进屋里时，艾萨克和马科进来了。兰尼站了起来。

马科微笑着伸出手来，兰尼一把抓住，仔细地打量着扬·马科。这是他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看他。

站在面前的是一位瘦削的青年，深棕色的皮肤，嘴边挂着微笑，乌黑的眼睛里充满了深思。他的皮肤平滑而绷紧，只是宽宽的前额上有一道皱纹。

这跟兰尼想象的马科全然不同，这个身材苗细、皮肤光滑的人与三周前他所听到的那种挖苦嘲讽的声音很不相称。那是一种大人物的声音，不可能是仅比自己略高一点儿的人的声音。这时，这声音又向他说话了。

“我一直盼着你到我们那儿去呢。”

对，一点儿不错，就是马科，那天夜里听到的就是这种声音。

“我一直忙着办学校和别的事情。”

他们是在舌战吧，艾萨克想。

“老传教士好吗？”马科问道，“还在为我这个黑灵魂向他的白上帝祈祷吗？”

艾萨克摘下眼镜，用力擦着，两只脚打拍子一样上下摆动着。

“传教士的上帝肯定不是白人——他自己不是嘛，”艾萨克喃喃地说。

兰尼迅速地从马科看到艾萨克，他们这是什么意思？

艾萨克匆忙戴上眼镜，急切地说：“我是说，我们犹太人有犹太人的上帝，但这无关紧要，上帝是犹太人，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当然，我是指我们犹太人——但上帝同时又是一个白人，这才是我要说的。既然他是白人，那么所有的白人都有白人上帝，欧洲人上帝。非欧洲人的上帝怎么样呢？他们怎样来想象他们的上帝呢？……坐下吧，马科，兰尼……”

“人们总喜欢用熟悉的形象把所信奉的神人格化。我不知道非欧洲人想象他们的上帝的时候给他以什么肤色。”

“小的时候，我想象上帝是个白头发、白胡子的大主教，有些脏——我是说他的法衣——就象老犹太人一样。当时，我还有所祈求，那是我在实际经历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你呢，马科？”

马科仰着身子，大笑起来。他竭力追忆着很久以前的情景，微笑着慢慢地说：

“上帝是个外国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黑人都这么说。我们村里有一位姑娘，因为当了基督教徒，就被杀了。上帝，就是身穿长法衣的白人们带来的这个上帝，是位令人敬畏的人物。如同我们村的其他孩子一样，我也被恐惧驱向这位上帝。我怕他；信了他，又会受惩罚。因此，我必须先把上帝的情况搞清楚。

“那些身穿长法衣的白人传教士把有关上帝的故事讲得那么优美动听，于是我对上帝的肤色不再感兴趣。我最喜爱的故事是上帝能把水变成酒，能使人死而复生，还有，能用一点点儿食物变出很多很多的食物来。我开始信起上帝来，因为他是个好人。我差点儿被打死，但我仍然信奉着他，因为传教士们对我很好。

“一天夜里，我想弄清楚上帝的肤色，”马科轻声地笑着，“因为有人骂我是卡菲尔，用唾沫吐我。我走进小教堂，在圣·彼得*的黑色塑像前面跪了下来，祈祷了很久很久。然而上帝和圣·彼得都不愿告诉我上帝究竟是白人还是黑人，或者上帝是否爱白人胜于爱黑人。你明白吗？那么小的一个黑孩子，在那黑洞洞空落落的小教堂里。然而，没有回答。我不高兴了，啊，我当时多么不高兴啊。”

马科又轻声笑起来。

“圣·彼得脚下正好有一碗水。我看了看那碗水，说，‘上帝啊，把这碗水变成酒吧，那样我就会知道，尽管我是黑

* 圣·彼得——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人，你也爱我。’我等啊等，水还是水。我又说了一遍，还加上了‘请’字，仍没有变。我想，大概上帝以为我要喝酒吧，于是我说，‘上帝啊，以我的名誉担保，我决不喝这碗酒，我发誓。’——还是没有动静。打这儿以后，上帝在我心中就再不象从前那样了。”

“现在呢？”艾萨克问。

“我们不谈现在。”

“你呢，斯沃茨？”

兰尼看了看艾萨克，摇摇头说：“我从来不感兴趣。”

“对肤色吗？”

“对肤色更不感兴趣了。你知道，我很早就到开普敦去了。”

“当然，有色人也有自己的民族情感。”

“的确是这样！”马科说。

“我不知道，”兰尼说，“有色人是不爱谈论民族、种族和肤色的。”

“为什么？”艾萨克说。

从他的眼里，兰尼看出挑战的意味，由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他觉得自己处于防守地位。

“大概因为他们既非白人又非黑人吧。”他不大礼貌地说，自己却并不觉得。

“你倒不如说他们怕考虑这些问题。”

“没什么值得考虑的，”马科说着，看了看兰尼，“兰尼说他们既非白人又非黑人，就把问题掩盖了。有色人从来

没有黑人或白人所固有的那种种族团结的传统，他们没有过去，只有未来。”

“你不能把同一种族的共同感情给否认了。”艾萨克说。

兰尼略感安慰。他们讨论有色人问题是正当的。

“共同感情是客观存在的。”兰尼说。

“但并不真实。”马科说。

“有色人只同有色人结婚呀！”艾萨克说。

“肤色深些的姑娘想嫁给肤色浅的男人；肤色深的男人想娶肤色浅的老婆。”

“那他们还是有色人呀，”兰尼说，“还没跳出他们的圈子呀。”

“是的，但总想高攀白人。这是为什么？”

他看了看艾萨克和兰尼，两人谁都没说什么。等了一会儿，他自己回答说：“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真正的祖先，没有白人或黑人的那种过去和传统，这就是他们努力上爬的原因。白人有权，控制着一切。有肤色界线存在，有色人不便低就非洲人，就高攀白人。一位有色人作家把他们叫做‘中间人’，他说得很对。还有一位英国诗人说：‘只有鬼魂才居于生死之间’，他说得也很对。有色人正是居于两者之间，他们正在设法摆脱这种境况。以我看来，有色人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

他陷入沉思，屋子里不再有人说话。兰尼下巴垂在胸前，坐在那里，回味着马科的话，对他的学识赞叹不已。

艾萨克嘴微微张开，脸绷得紧紧的，坐在那里呆想。然

后，他迅速地耸了耸肩，跳起来说：“我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他说着，向门边走去。“咖啡可以清醒脑子，我去拿去。”

兰尼递给马科一支烟，又在自己椅子上坐下来。他想告诉马科，他非常赞赏他的学识，由于不好意思，没有开口。

艾萨克在厨房一边倒咖啡，一边咕哝着。

这时，老人的门开了。他走了出来。

“喂，年轻人，”他说，“你们谈得怎么样啊？我听见我儿子到厨房去了，所以，我想同你们一起，喝杯咖啡，喝完就走，以便你们能畅所欲言，嗯？”

马科微笑着递给老人一支烟。说：“不必走开，”

“哦，我知道，这是必要的，”老人说着，会意地点了点头。“当小伙子们在一起的时候，老头子最好去找别的老头子，或者离开——这是一句老话了，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但这是一句大实话。如果你们要谈论一位姑娘，有个老头子在旁边，你们怎么能自由自在地谈下去呢，嗯？”

“可我们不是在谈论姑娘呀，”兰尼说。

芬克堡老人笑了笑，眼睛里充满了智慧，一个从年轻时代过来而又不忘记当年的人才会如此通晓人情。

“年轻人谈话，开始总是星呀月呀，播种呀什么的，谈着谈着，不知不觉就谈到女人上去了，就是这样。”

两位年轻人还没有回答上来，艾萨克端着咖啡进来，见父亲也在屋里，脸上现出十分愉快的神色。老犹太人和儿子的目光碰在一起，默默地相望了一会儿，又相互移开。父子

间的感情又变得融洽起来，恢复了往常的谅解。

“请吧！”艾萨克说着，把咖啡和甜饼分发给人们。

“你喜欢这里吗？”老人望着兰尼问道。

兰尼苦笑了一下。

“你不必回答，我明白了。”

“不过，在某些时候，我还真喜欢这个地方呢。”

“在教学的时候。”艾萨克说。

“对，在教学的时候。”

他们喝着咖啡，屋里静下来。兰尼突然觉得，这宁静如此深沉，如此彻底，一时间，似乎南非草原上的弱小民族一下子停止了孱弱的生命，以加强这沉静。万籁俱寂，死一般的宁静，似乎地球也突然停止了转动——整个地球好象没有了生命，多么可怕呀！——他万分恐惧，好象独自陷身绝境，周围是骇人的暴力、虚无的空间、黑暗和深邃莫测的海洋。他专心致志地听着，这静寂愈加深沉，连自己的心脏似乎也停止了跳动。

突然，划火柴的刺耳声音驱散了沉寂。他猛然抬起头来，只见马科在点烟斗，艾萨克正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那双眼睛象是急于要撕开他的皮，看穿他的心。一个奇怪的人！

马科吸着烟斗，向窗外凝望。此时，深沉的静寂消失了，大街上的狗叫声响彻夜空。马科那么专心致志地望着窗外。他看见什么了？外面只有一片黑暗啊！

艾萨克清了清嗓子，说：“马科，回到咱们的话题上吧

——我是说，你那关于祖先的理论。你能不能用它解释犹太人问题呢？你知道，他们有祖先、有传统、有过去，说不定是世界最古老的呢。”

“是的，真是这样。他们有着自己的祖先，不过这跟我说的祖先不是一个意思。在某一方面，他们倒象有色人，在另一方面却又不象。犹太人的传统是受苦受难的传统，这就是他们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宗教和信仰。”

“他们的过去呢？你总不能把它一笔勾销啊。”

马科看了看老人，微笑着说：“朋友，象白人入侵前古老非洲的帝权与文明一样，他们的过去已经死掉了。”

“不管是死是活，那总是他们的过去呀。”

“不，那已经成了世界的历史，正象我们古老的过去一样，将来，世界承认它时，它也就变为世界的历史了。”

“那么你说的传统和过去有什么意义呢？”兰尼问。

“我解释一下。我想，我们都同意这一点：有色人没有自己的过去，没有自己的传统，他们居于白人和黑人两个世界之间，他们只有未来。

“至于犹太人，我认为他们的过去和传统已被一掠而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土，居住在别国土地上，比方说，有的住在法国，有的住在英国。他们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这种情形不止一百年，要长久得多。一个生在法国的犹太人孩子，除了宗教信仰、宗教语言外，将成为一个法国人；生长在英国的，除了宗教信仰、宗教语言外，将成为英国人。

“你们明白吗？以我看来，犹太人的过去太多了一些，

而那个过去不过是宗教的语言和信仰而已。他们把它抓得紧紧的，仍觉得不够。一切犹太人所共有的就是宗教，包括已成为过去的那种宗教语言，而当前所共有的是受迫害。我认为，犹太人必须争取更好的未来，而不应让过去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

“你反对我们的宗教吗？”老人厉声问道。

“不，”马科有力地否认，“我不过是按照自己的观点解释一下你们犹太人的问题罢了。”

“我们怎样争取自己更好的未来呢？”艾萨克问道。

“你们没有独立的民族。比如我，可以成为一个基督教徒，也可以成为一个伊斯兰教徒，或者犹太复国主义教徒，或者别的什么教徒，然而我毕竟还是祖鲁人，因为有祖鲁兰这个地方，有祖鲁兰的语言：祖鲁语，有祖鲁人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以及住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生活方式，我们有自己的乡土人情、风俗习惯，有自己获取食物的方式，有自己的行乐方式，这一切使我以及出生在那块土地的其他人有一种共同的情感——你们叫它民族情感。这情感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它来源于我们在自己土地上的生活，去掉宗教，它依然存在。”

老人叹息着，站了起来。

这些年轻人真能谈啊。

马科还在继续说着：“如果这一切并非祖鲁人共有，也就不叫祖鲁人了。”

“我累了，”老人倦倦地说，“我走了，年轻人，我该

休息了。不过，请允许我告诉你们：人就是人，犹太人就是犹太人，祖鲁人就是祖鲁人，事情就是这样。上帝生你是什么样人，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这样。晚安！”

他心情沉重地走了出去，随手关上了门。

艾萨克微笑着，慢慢地摇了摇头。马科看了看艾萨克，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兰尼望着马科，仔细地挑选着词句：“你刚才说，有色人居于黑、白人之间，总想通过上爬来摆脱这一处境。”

“是的。”

“你好象不赞成，为什么呢？”

“对了，”艾萨克也插进来问，“你反对肤色不同的人通婚吗？”

马科吸着烟斗，想了想说：“我并不反对有色人的上爬或想向上爬，因为是向白人的地位爬，它恰恰表明，有色人不自由。我认为，如果黑人和白人是平等的，没有肤色界线，黑人也能参加议会，享有白人的一切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有色人向白人靠拢是可以的，我绝不反对。现在，白人当权，他们这时上攀白人，默认自己低劣的地位，又竭力想把自己变成白种人，以逃避这种境况，你们看，这种精神上的奴役，比肉体上的奴役糟糕得多。就象白人的头发是直的，黑人也就想法把自己的头发弄直一样，这是一种内心的不自由状态，是对奴役状态的默认。这种努力上爬的行为，才是我所反对的，明白了吧？不同肤色间的通婚也一样，如果仅仅为了补偿自己不是白人的缺陷，我将竭尽全力与之斗

争；如果一男一女，相亲相爱，超脱了肤色之虑，那便是他们自己的私事。

“英国人征服了这个国家，在此期间，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强加在我们头上，我说他们的语言比自己的语言容易得多，斯沃茨更典型了，只懂得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方式。你们让我讲得太多了，天越来越晚了，我该走了……。”他看了看艾萨克，见他嘴唇上挂着一丝略带嘲讽的微笑。

“我们海阔天空谈得太广了，”艾萨克说，“你觉得这些谈得怎么样，斯沃茨？”

兰尼大笑着，摇了摇头：“我考虑考虑，这对我太新鲜了，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有些话倒挺象我们老教授说的，有些话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我只能说，马科的知识太丰富了。”

突然，艾萨克激动地跳起来，他一边点头，一边昂首阔步地在屋里踱着圈子。“静一静，”他说着，身子靠在门上，眼睛闭着，左手的手指在门上敲着鼓点儿。他睁开眼睛，向马科大笑，笑声里充满着得意的情调。

“怎么？”马科说。

“好极了！”艾萨克大声喊道。

他慢慢地向前走着，直到站在马科的面前。兰尼好奇地望着他俩。这是干什么？

“我深信，”艾萨克轻轻地说，“言多必失！这话没错儿，现在又应验了。”

马科眼里露出讽刺的神色。

“当然罗，”这还是第一天夜里他向老传教士讲话时兰

尼听到的那种挖苦的声调。

“是的，”艾萨克说，他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并不十分肯定。“开头儿，你谈到习俗、传统、民族情感，我们都接受。现在，你抛开民族情感，竟支持起杂婚来了，这对一个通晓事理的人不大光彩吧？”

马科大笑起来。

“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民族情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古时候，其他部落的人到我们部落里来，很可能被杀掉。即使不被杀掉，他也是个异族人，他从各方面都会感觉到这一点。因此，他还是留在自己的部落里为妙，在他熟悉的自己人中间生活，那样会安全些，部落会保护他，这是部族人民最低的本能的表现。后来，它变成了部族集团的民族情感，而不再属于各个部族。这些部族集团又变成国家，这些部族从各个方面混合一起，那种部族人民的本能也升华到较高的水平。

“这时，不再是部族与部族之间的相互畏惧和斗争了，而是国家与国家间的相互畏惧与斗争。

“国际间的婚姻比部族间的通婚更需要勇气，它意味着人更加自由了。祖鲁人与穆苏图人之间的婚姻，就是更高水平的民族情感的反映。有人说——我同意这种说法——如果国与国之间不停止争斗，不停止压迫，世界就不会有自由和幸福。这种国际间的婚姻，不论是白种人与黑种人之间，还是粉种人与红种人之间，都是人类真正自由之时世界民族情感的最高形式的反映。明白吗？那么，我刚才的话究竟失误

在哪里呢？”

兰尼探着身子，凝望着窗外，心里格外激动，倍觉新奇，马科在他的面前展示了一幅宽阔而又现实的图画。他的声音温和、深刻、沉着。希姆也许曾经告诉过他同样的事情，但他从未看得这么透彻，现在，他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为什么呢？一位诗人的诗句在他脑中闪过，他想不起诗人的名字了，只记得这些句子，它们深深铭刻在他的昏朦的脑中。这位英国诗人诗里写的，正是刚才这位非洲黑人青年讲的东西。诗人是谁呢？不行，想不起来了，只剩下那些诗句和早已停止讲话的马科的悦耳的声音。这声音说道：

“自由、无君权、无约束，只需是真正的人；
平等、无阶级、无部族、无国家之分，
免除畏惧、崇拜、等级、国王的奴役，
正义、温柔、聪颖，只需是真正的人。”

“妙啊，”艾萨克望着兰尼说，“谁写的？”

兰尼摇了摇头。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竟背诵得那么大声，不由得笑了起来。

“谁写的呢？”艾萨克又问。

“我一时记不起来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大声背呢。”

“它很符合马科的说法，想起谁写的后，告诉我一下，我还想看一看其他句子。我不知道诗歌里也有政治，过去不大喜欢诗呢。”

马科站起身来，伸了伸腰，走到窗口前面，向外面望去。月亮突然出现了，巨大的月亮驱散了黑暗，整个乡村沐浴在月光里。

“是一位名叫雪莱的英国诗人写的，”马科说，“他酷爱自由，为自由而战斗终生。如果他今天活着的话，一定会为非洲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的。”他用安详而深沉的声音说着，好象他的思想已经十分遥远。

艾萨克转向兰尼，张了张嘴，又闭上，仔细地观察着他。

兰尼凝望着马科的背影，脸上、眼里虚假的表情消失了，浅褐色的皮肤变得红润起来，眼里露出好奇和激动的神色，一连串的问题涌向嘴边。

你受到了震动，我的朋友，艾萨克想。他微笑着，摇了摇头。“我也受到了震动，”他喃喃地说。

别人没有听到他说什么。

“真美呀，”马科说。

艾萨克看了看马科的背影。说：“美？”

“是啊。”

“哦，你说的是风景呀。”

“是啊，但也包括其他。”

艾萨克大笑起来。“过去，我认为你是个理论家，马科，——你的思想、言论，你的一切都有道理——现在，我不能这么认为了。”

马科转过身来，看了看艾萨克，又把眼光转向正安静地

坐着抽烟的兰尼。

“徒有虚名有什么用？我倒希望有一天这些虚名统统取消，芬克堡。我向往美好的生活，热爱美好的事物，热爱自由的事业、自由的人民，我要深刻研究一下这些头衔，从中找出美好来，也许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会这样做，也许他们现在正在这样做，自己却不知道。我爱我的人民，但他们并不比别的人高贵。我也想爱别的人民，但怎能爱那些残酷虐待自己人民的那些人呢？必须同他们斗争。只有当我们自由的时候，才有可能学着爱他们。我该走了。”

他这样的人，非洲别的村庄里还有吗？艾萨克感到惊异。马科只是有这种感觉的许许多多人中的一位吗？是刚开始用语言表达情感的许许多多人中的一位吗？是谈起斗争来悲壮、坚毅的许许多多人中的一位吗？对整个非洲说来，他有多大代表性呢？

“咱们一块儿走。”兰尼说。

“你们这次来，我很高兴，”艾萨克说，“也许不久我们还会相聚。”

马科和兰尼走出房间，来到温柔明媚的月夜里，朝斯蒂费尔方向漫步走去。

艾萨克目送着他们俩，直到看不见。

“奇怪，”他轻轻地说，“真奇怪。”他关上门，回到自己房间，把晚上的情况写入日记。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马科问。

“人太穷了。”兰尼说。

“这里的人们都很穷，甚至有些白人也是这样。”

“不仅是人穷，”兰尼说。

“你是说，还包括他们的思想？”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象是这样。”

“我们黑人还稍微好一些，”马科说，“土地比你们的多，水源也比你们丰富，我们不太那么依赖白人农场主，可我们依然很穷。”

“你注意没注意过他们的皮肤？”

马科在黑暗中点了点头：“注意过。混浊的饮水，粗糙的食物，挣的钱又少得可怜。”

“如果我能做点什么，多好。”

他们沿着宁静的“大街”走着，爬上小山岗，在那里停了下来。身后是宁静的斯蒂费尔，面前这更宽阔更肥沃的山沟就是马科的小屯。

兰尼望着扬·马科，伸出手来：“晚安，我很高兴这次又见到你。”

“我们还会相见的，”马科说，“也许你有空儿的时候，会到我们屯里来，随便哪个晚上来都行，我可以借给你一些书看。晚安。”

马科走了很久了，兰尼仍站在那里凝望着下面的山谷。他感到倦累和不安，走到一块光滑的圆石头旁边，在上面坐了下来。夜，很静，他也需要安静。但他内心深处却酝酿着一种奇怪的渴望，这渴望分分秒秒地愈来愈强烈，变成一种难以忍受的空寂，吞噬着他的心。他要铲除这种念头，结果

却更加糟糕。他需要和一个人一起畅谈。

他想起西莉亚来。如果现在能同她在一起，听听她那欢乐的笑声和令人愉快的谈话，该多好啊！给她写封信，也许会好一点儿。晚上在犹太青年家的那段经历，又勾起他对与伙伴们一起度过的开普敦之夜的思念。

西莉亚啊，西莉亚……和她在一起多好啊。他闭上眼睛，努力想象着她那熟悉的身影。西莉亚啊，西莉亚！西莉亚是爱他的，她是位好姑娘，一位美丽的姑娘，一位好朋友。他们朝夕相处，一起做了多少事情啊，西莉亚！

远处，什么东西在沙沙作响，他低头仔细听了听。是莎莉·维利尔吗？他竭力听着，只有一片静寂。

“傻瓜！”他痛苦地说。

他点上一支烟，将燃过的火柴棒使劲甩掉，愤怒的浪涛汹涌而来。有什么权力等待莎莉·维利尔呢？他急忙下山，向斯蒂费尔走去……

三

早晨，熹微的阳光斜射进小屋，照在熟睡的梅布尔的脸上。她一只手托着脸，嘴巴微微张开，样子显得格外年轻，格外稚气，那倔强、无礼、傲慢、顽皮的神色没有了，睡着的梅布尔简直是个孩子。

母亲站在床前，弯腰望着她，准备把她晃醒，那天真稚气的样子阻止了她。她的眼睛变得温柔起来，嘴角也现出慈

样。

“我的小宝贝儿，”她咕咕哧哧地说着，用眼光抚爱着她的孩子。

梅布尔哼了哼，转过身去。母亲的眼光严厉起来，脸色又变得阴沉可怕。她用力摇晃着梅布尔。

“梅布尔，梅布尔，醒一醒！上工要迟到了，醒一醒！”

梅布尔哼哼唧唧地发着牢骚，又深深钻进被窝里，把头使劲往枕头底下钻。

母亲又用力晃了晃她。

“醒一醒！”

回答的是一阵困倦、怨恨的抗议。

母亲走到床前，狠狠地骂着，将她盖的一片片毯子掀去，把她掀得光光的，只剩下一件薄薄的破衬裙，遮盖着她那年轻、光滑、蜷曲着的棕色身体。

梅布尔沮丧地嘟囔着，不愿离开那缠绵的梦境。她翻身去，两膝紧紧地蜷在胸前，侧身躺着。

“这么说，你是起不来了，”母亲声色俱厉地说着，在她那宽厚的屁股上“啪”地打了一巴掌。

梅布尔叫了一声，醒了过来，脸上的稚气全跑了。

“离上工只剩一刻钟了，”老妇说着，走了出去。

梅布尔一边穿衣，一边粗暴地埋怨。在这里，除了干活儿，什么也没有，整天都是干活、干活、干活，没完没了地干，却一无所有，连件象样的衣服都没有。还是离开这里好，到开普敦去，那里的姑娘有漂亮的衣服，有高跟儿鞋，

不必干活儿，为什么她这辈子就应该整天干活儿呢？

“你闹不上全日工了！”母亲喊叫着。

“连打扮自己都办不到！”她气得浑身发抖，高叫着顶了回去。

“马上就六点了。”母亲喊着，语调稍微缓和了一些。

“我不是奴隶！”她喊着，不禁热泪盈眶。

母亲听出梅布尔声音里绝望的情调，悄悄从厨房来到里屋。她靠在门上，观察着女儿。这有点不大对头，她看得出来，真的有点不对头。梅布尔的确爱顶嘴，爱争执，可从来不象今天这样呀，这不对头。

“怎么了，孩子？”

“我不是奴隶！”梅布尔哭喊着，挑战似地望着母亲。

母亲默默地看了她一会儿，又问：“怎么回事呀，孩子？”

梅布尔眼里的那种挑战神色消失了。她的双肩猛地向前一倾，眼泪从腮边噗嗒噗嗒地滴下来，嘴唇颤动着。她站在那里，象是被逼至绝境，眼珠乱转，想找个逃遁之路。

“我是你的母亲，孩子，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够长了，比你知道的多得多。究竟怎么回事呢？”

“你不懂！”梅布尔哭喊着，声音里充满了绝望。“你不懂！你老了，我还年轻！我需要漂亮的衣服、鞋子，我要到处约会朋友——漂亮的小伙子。你不懂！我懂，我正年轻呢！”她眼泪哗哗直流。

老妇的脸上掠过一阵痛苦的痉挛。她走上前去，抓住梅布尔的双肩，把她紧紧抱在怀里。梅布尔紧贴着母亲，痛苦地呜咽震动着全身，从喉咙里迸发出来。母亲紧紧地接着孩子，期待这场风暴过去。

“我知道你此时的感受，我的孩子，”她用一种含糊不清的音调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我知道你的感受，梅布尔，我是你的母亲，我懂。孩子，好象什么东西要在胸中爆炸，使你窒息一样，对吧？”

梅布尔在母亲怀里点了点头。

“我懂的。不仅年轻人有这种感受，老人也有，我就有这种感受。但是，我们必须生活呀，孩子。生活是艰难的，好东西不是给我们的，是给白人的。我们只有拚命干活，才能活下去。用我洗衣服挣的这点钱以及你挣的那点钱，再加上兰尼帮我们的，也许不久你就能到开普敦玩上几天，啊？”

“你早就这样说过，妈。”

“那时兰尼不在家嘛，孩子。快点吧，快点吧，要不，上工就太迟了。我给你弄好了面包、咖啡呢。”

“妈，我不饿。”梅布尔说着，走了出来。她走到门口问道：“兰尼呢？”

“出去散步了。”母亲回答。

梅布尔从街上走过，对面的菲达向她招了招手，走没多远，给维利尔的近邻家干活的一个姑娘，同她结伴走去。

她们爬上山岗，转向左边。身后，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一天的劳动又开始了。男人们大部分在田里干活，老早就下

地了。

太阳向上爬着，一直来到正头顶，稍有点偏北。它照耀着绿色的草、棕色的地，草原上空，热气腾腾。

格特·维利尔一早骑着马到他农场最远的地边巡查去了，好让那些黑人们规规矩矩地干活。农场里那两个被雇的白人监工也与黑人们一起进山寻找离群的羊只去了。

房后，两个黑人妇女忙着洗衣服，梅布尔在清洗、晾晒。

莎莉·维利尔从后门出来，站在那里观望了一会儿，然后悠闲地朝梅布尔走来。

梅布尔抬头看了看，眼睛里露出疑问的神色。莎莉一直什么也没说，于是她又继续干活。莎莉仔细打量着她。这就是兰尼·斯沃茨的妹妹，可她一点儿也不象兰尼，长得不象一家人，举止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一点也不象。

这是一位有色人姑娘，举止、行为都是有色人，象她知道的所有有色人一样，安静、卑顺。

那两个黑人妇女偷眼瞧着莎莉。她为什么这么专心致志地观察这个布须曼姑娘呢？她生气了吗？

在这位白人姑娘的盯视下，梅布尔越发局促不安，一件亚麻衣服从颤抖的手中滑落地上。她精神紧张地道了歉，把它捡起来，递给身边那个黑人妇女。

莎莉微微一笑。这是一个有色人姑娘，象所有其他有色人一样，紧张，谦卑。她的哥哥不同，根本不象有色人。那

一次他离开以后，格特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骂他是“有文化的杂种”。是教育使他与众不同的吗？他的举止不象有色人，从不谦卑自贱，敢于直视你的眼睛……

“梅布尔。”

那姑娘一跃而起。“有事吗，莎莉小姐？”

“过来帮我翻一翻铺盖。”

“已经翻过了，莎莉小姐。”

“知道，褥子没有翻，格特主人早上还抱怨呢。”

梅布尔的眼睛里现出忧郁的神色。莎莉转身走在前面，回大房子去了。梅布尔把一件衬衣使劲扔回水里，跟她去了。两个黑人妇女交换着眼色，继续洗着衣服。

莎莉和梅布尔走进格特的卧室，默默地抱开床上的东西，把褥子翻过来，连续拍打着，然后，又把床铺好。

“这就好了，”莎莉说着，领她来到自己的房间。她在自己房间里慢慢地踱着方步。床上的东西挪开以后，她在褥子上坐下，望着梅布尔微笑。梅布尔违着自己的意志，以微笑相答。

“学校办得怎么样？”莎莉友好地问道。

“兰尼说还好。”

“听说还有一个夜校，专为老人办的。”

“是的。”梅布尔缓和了一点儿。

“你上了吗？”

梅布尔点了点头。突然，她放声大笑起来。

莎莉微笑着问，“你笑什么呢？”

“你知道坦·安妮吧，莎莉小姐？”

莎莉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你知道菲达吗？”

“嗯，我见过她。”

“嘿，坦·安妮就是她妈。”

“是吗？”

“哎呀！坦·安妮已经非常非常老了，牙也没了，眼也快瞎了，嘿，她也去上夜校了呢！看见她使劲儿辨认黑板上字母的样子，真逗人笑！”梅布尔笑得直不起腰来。

“你们的——嗯——老师怎么样？”莎莉微笑着问。

“你是说兰尼？”

“是的，是的，兰尼。他快活吗？”她仔细观察着梅布尔。

梅布尔想了一会儿。莎莉几乎可以看到她的思想。

“不知道，”梅布尔慢慢腾腾地说着，摇了摇头。“你知道，要了解兰尼可不那么容易，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认识的，他是个与大伙不一样的人。不管谁有了不愉快的事，我们都能知道；他要是不愉快，我们可看不出来。我想，这是因为他有学问吧。”

与众不同的人。莎莉想，是啊，连梅布尔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不教课的时候他都干什么呢？”

“读书，散步。啊，他读的书可真多呀，莎莉小姐。你知道吧，我觉得，他有时思念西莉亚呢。”

“西莉亚？”莎莉慢慢地说。

“是的，西莉亚是他的女朋友，长得美极了，莎莉小姐，我见过她的照片，兰尼把照片带回家来了。她穿的衣服可爱极了。你什么时候看看那张照片吧！”

“我太乐意了，梅布尔。”

“我明天给你带来。”

“兰尼不反对吗？”

“他不会知道的。”

“我明白了。”

“你应该看一看她的照片，莎莉小姐，她很象很象……”

梅布尔把嘴紧紧闭上，转过脸去。

莎莉看了她一眼，站起身来。“我们铺床吧。”

她们默默地铺完了床，莎莉抬起头来，望着梅布尔的眼睛。

“她很象谁，梅布尔？”

梅布尔心里十分犹豫，眼睛转向别处。“很象一个白人，莎莉小姐。”

“又很漂亮？”

“是的，莎莉小姐。”

莎莉向墙上的小镜子走了过去，照着自己。

“好了，梅布尔，谢谢你帮助我。”

梅布尔走到门边，停了下来。“莎莉小姐……”

“什么事儿？”

“我能离开一小会儿吗？不会太久的。”

“你每天这个时候走开，已经一个星期了，梅布尔，你到哪儿去呀？”

“我求求你，莎莉小姐。”梅布尔急切地说。

莎莉凝视着镜内。“好吧，不过，这是最后一次。”

“啊，太谢谢你了，莎莉小姐！”梅布尔激动地喊着，急急忙忙跑了出去。

她一点儿也不象兰尼，莎莉想，仍在对着镜子照着。

她不知道这位西莉亚姑娘是不是真的漂亮。她突然恼怒地把头一甩，从自己房间走了出去。她叫人给她备马，准备找格特去。他一定在发疯呢，黑人们干活儿越来越凑乎。无论如何她也无法平息这突然袭来的烦躁不安。

中午，十分宁静，一片草叶不摇，一片树叶不动，只有灼热的阳光粗暴无情地直射下来，晒得人畜筋疲力尽。它将大地万物全镀上了金黄的颜色，宛如铜器一般，仿佛烈日得到了迈得斯*的点金法术一样。

只有那位英国青年的身影显示了一点生命的气息。他不断用手在眼睛上遮着阳光，凝望着那条羊肠小道。小汽车里虽然闷热，总还有些荫凉。

她该到了。他无数次这样自言自语地说着，再次仔细地那条小路望去。她总是从那条路上来，已经有一个星期

* 迈得斯——希腊神话中贪恋财富的国王，曾折得神赐予他点物成金的法术。

了。

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突然，觉得近处有一个人出现，再去看那条小路时，又没有人。她总是从那条路来的呀！今天这是为什么？

哎呀！她在那里！离汽车只有一百码远，这是想悄悄地走过来，不让他看见。

“喂，梅布尔！”他喊道。

“糟糕！”梅布尔说着，不再设法偷偷靠近汽车了。

小伙子从汽车里跳出来，去迎接她。

“我以为你不来了呢。”他说。

“你知道我会来的。”梅布尔说着，低下头去，嘴角挂起微笑。

“你是一位好姑娘，我会思念你的。”

“我的女主人……我的女主人……我的女主人……”

“好了，你的女主人——讨厌人的字眼儿——她怎么了？”

“我的女主人……，嗯……”。她十分困难地胡乱迸出几个英语词来，“我的女主人——差点儿——让我——没有——来。”这些词音调生硬地急急忙忙蹦了出来。

英国青年大笑起来。他们走进车里，梅布尔高兴得象个孩子，好奇地观看着亮闪闪的仪表，向后靠在软软的坐垫上。对她说来，这真是莫大的享受，她从来没有坐过这样高级的玩艺呢！

“谈谈你的女主人——讨厌的字眼儿——谈谈她的情况

吧，用你们自己的话讲，用南非语讲。”

“嗯？”

“你的女主人不让你来，用南非语说。”

梅布尔笑着，扭过头去。

“说吧！”

她的头向一边扭着，用南非语告诉了他。说完，她把头扭过来，羞涩地看了看他。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一边说，一边大笑起来。

“你嘲笑我。”梅布尔说。

“一点儿也没那个意思，我的姑娘！”

她试探着摸了摸方向盘，看了看他。

“喜欢吗？”

她使劲点了点头。在梅布尔眼里，世界变了，她不再是个有色人，不再穷了，不再是梅布尔了，不需要再干活儿了，她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白人贵妇，这就是她的汽车，身边就是她的丈夫，她的衣服也变成豪华富贵的了，从小汽车里望到的周围世界也成了美妙的仙境，幻影中，一切都变得如她想象的一样。她眼睛里那种高傲、冷酷的神气没有了，她的脸也变得温和起来，嘴上流露出渴望的神情。

小伙子看出了她那迷茫的神色，理解了她的心情，用温柔的眼光望着她。她是沉浸在幻想之中，又无法把幻想的东西告诉他。这真是个奇怪的国家。他感到高兴的是，马上就可以离开这里了。他简直忍受不了，或者，不能理解这里的白人对有色人这种粗暴的虐待。他们对有色人似乎存有一种

变态的心理。

有一次，他同一位荷兰青年医生谈起这个问题，那家伙可以说还算是有头脑的人，但他第一句话就是问他是否愿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一个卡菲尔人？又问他，如果一个黑人男子糟蹋了他的妹妹，他将怎么办？他反问那位荷兰人，如果一个白人糟蹋了一个黑人姑娘，他将怎么办？他们的友谊从此就告吹了。

眼前是一位深陷梦幻中的可怜的姑娘。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对这类肤色问题怎么个看法呢？这一国家的所有黑人对这个问题抱什么态度呢？

他拿起她的手，轻轻地拍着。她向前倾了倾身子，把他的手举到唇边，深情地吻着。

“梅布尔。”他轻声说道。

她用充满爱情的眼光望着他。

“梅布尔，你和我，我们是朋友，对吧？”

她点了点头。

他知道，她并没有真正听懂。

“你听我说，梅布尔。你告诉过我，你的哥哥兰尼很聪明，是位老师。他是你的哥哥，对吧？我，也是你的哥哥，对吧？”

梅布尔一时说不出话来，不知道怎样用英语向他解释，他与兰尼不一样，他是海外来的白人。但她没上几天学，她努力寻找合适的单词，脸在抽搐。

“我……爱，”她恳求着，“我爱。”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小伙子摇了摇头。

“不行，梅布尔。”

“行！”她狂热地喊道。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然而，我必须走了，回家去，家，远隔重洋的家。”他狠狠诅咒自己不会说南非语，无法向她解释清楚。

梅布尔焦急地望着他。

“你，走？”

他点了点头。这该死的语言，这么难懂！

“我，也？”

“不，梅布尔。”

她紧紧抓住他的手，打机关枪似地从嘴里吐出一连串话来，声音里充满了乞求的语调。他却一点也不懂，但他不由地觉得，这种语言听起来多么富有表现力呀！

“不行，梅布尔。”

梅布尔用怀疑的眼光望着他。

“不行，梅布尔。”他又说。

这时，梅布尔看出他当真是这个意思。她咬着下嘴唇，身子向后靠着，眼里又涌满泪水，从腮边流下来。她一语不发，身子在颤抖，眼泪在流淌。

他把她搂了过来。她靠在他的身上，痛心地哭着，滂沱般的涕泪从脸上流下来。正当他们俩，有色人姑娘和白人小伙子这样坐着的时候，从一百码外最近的小丘后面走出一个人来。他们没有发现。

菲达匆匆地走过来，梅布尔的呜咽声响彻这寂静的旷野。她一边急促地走，一边不住地咒骂，眼睛里闪着怒火。这个白人男子要对梅布尔干什么？也许要对她强行无礼。好则有一天下午她跟踪梅布尔来过这里；今天下午她又在这里等待，观察。

现在，她就要来到汽车跟前了，仍没有人注意到她，只有梅布尔的呜咽声震荡着四野，那个白人在小声安慰她。

“你这是干什么？你要对梅布尔怎么样？”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强烈的愤怒。

白人抬起头来，镇静地看了看她。这使菲达有点难为情。人们通常是有羞辱感的。

“你会说英语吗？”他平静地问。

梅布尔抬起头来，仍躲避着菲达的目光。

“他怎么欺负你了，梅布尔？”

“没有。”

“你哭什么？”

“没什么。”梅布尔难过地说。

“你会需要帮助的，梅布尔。你已经……”

“没有。”

那你为什么哭呢？”

“你别管我！”

“请问，你会说英语吗？”

菲达点了点头，看了看这位青年。

“那么，请听我说，我对梅布尔并没有什么伤害的举

动。”

“你们自己都这么说。”菲达用英语悲切地说。

“真的是这样。”

“你以为我们是有色人，就可以到这里胡作非为，完了就走。多好的白种人哟！你们说，绝不要有色人的任何东西，可你们却在这里找姑娘，把她们糟蹋了，然后拔腿就走。你们这些白种人！”菲达气得浑身发抖，“走，梅布尔！”她用南非语结束了她的讲话。

“请您听我说！”小伙子严肃地说。他转向梅布尔，“请告诉她，让她听我说。”

“走吧，梅布尔！”菲达命令道。

梅布尔看了看菲达，又看了看那位青年。

“他想告诉我一些事情，”她轻声说，“你懂他的话，听一听，告诉我。他没有怎么我，菲达。听他说吧。”

“你还是跟我走的好！”菲达厉声说道。

“我求求你，菲达。”

菲达又看了看那位青年。看他的举止，好象没做什么无礼的事。

“你说他没有欺负你？”

“没有，真的没有。”

“好吧。”她望着那位青年点了点头。“你说吧。”

她审慎地点了点头。

“我是一位人类学者……”

“什么？”

“哦，”小伙子微笑着说，“我是研究人的。”

“研究人的，”菲达迷惑不解地说。

他点了点头，“是的，是真的。我到处走访，熟悉人民，同他们交朋友，力图能了解他们。”

菲达点了点头，眼里仍有怀疑的神色。

“我从英国来，想了解一下有色人，写一本有关他们情况的书。”

菲达看了看这个人，看他是否在愚弄自己——白种人不写什么关于有色人的书呀。

“为什么呢？”她试探地问道。

“因为，了解人民是一件很美好的工作，我想让人们都知道，有色人和白人是一样的人……”

菲达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和白人一样？”

“是的。”

“你这么认为吗？”她急切地问道。

“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你瞧，我为什么要同梅布尔交朋友。我想在我的书里大量写进她的情况，把她的情况、她的认识、她的思想，告诉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象对待白人一样对待有色人。给她说吧。”

菲达向梅布尔解释着，梅布尔说了些什么。

“她问，你爱她吗？”菲达转向那位青年说。

“仔细听着，菲达，告诉她，我爱她，象爱我的亲妹妹一样。告诉她，这是一种伟大、美好的爱，这一点非常重要，并且告诉她，我今天离开这里后，会永远记着她的。”

“你要离开？”菲达问道。她友好地，感兴趣地向他微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一双酒窝挂在腮边。

“是啊，明天就要上船了，把我的爱以及我要走的事告诉她吧。”

菲达仔细地解释着，梅布尔越听越着急，两眼涌满了泪水，两手紧抓着胸前的衣服。等菲达说完后，她猛地抓住菲达的手说：

“求求你，菲达，告诉他，我要同他一起走；告诉他，我会好好地干活，会有用的；告诉他，我会做饭，你知道我会的，洗东西的事儿我全包了，他妹妹的我也包了，你知道我是很会洗衣服的，请他一定把我带去。我求求你，菲达，我求求你。”

菲达的眼睛里现出一种无限的热情和谅解。

“小梅布尔呀，”她以慈母般的温柔说道，“你非常爱他，是吗？”

“我爱他，爱他！告诉他，我将努力学习，成为兰尼那样有文化的人。我将用他的语言说话——象他那样，用英语讲话。让他带我走吧，菲达，我求求你！”

“不行，小梅布尔，他已经有了妻子和两个孩子了。他不能带你走，但他象爱一个小妹妹一样爱你，这是一种多么

美好的爱啊！别再为难他了，他是一个好人啊！”

梅布尔勉强地忍受着，心中感到一阵剧烈的绞痛。她痛苦万分，竟哭不出声来。

“我告诉她说，你已经有了妻子和两个孩子，”菲达向小伙子解释说，“所以，她不会再要求跟你走了。你对她好，她才爱上了你。她说，你太善良了，她才要求你必须把她带走。她说她要给你干活儿呢。因此，我才给她讲了那个话。”

小伙子紧攥着双拳，向别处望去。“善良？”他极其痛苦地说。

菲达会心地微笑着，“我们的人可没有这么善良。”

“不，”他严肃地说，“他们也是善良的，只是没有机会罢了。生活这么艰难，环境这么恶劣，他们只有挣扎活命的时间，身受那么大的侮辱，感情受到那么大的伤害，所以对别人才冷酷无情，以补偿自己的痛苦。”

“说慢一点儿，让我听明白。”

“这无关紧要，菲达。告诉梅布尔，我该走了。”

菲达告诉了梅布尔。

“名字？”梅布尔望着他。

“托尼。再见，梅布尔。”

梅布尔飞快地向菲达耳语着，然后转过脸去。

“她问，你能吻她吗。她说，你是一个好人，又是一个白人，如果能吻一下她，那就好。”

托尼向前弯着身子，亲吻着梅布尔的嘴唇。梅布尔急忙

跳下车子跑开，眼泪滚滚地从脸上流下来。菲达握了握托尼伸给她的手。

“再见吧，菲达。”

“再见，托尼。梅布尔，她爱白人。我，我了解白人，我恨白人。你今天这样，所以，我几乎不恨白人了。再见。”

她跟着梅布尔走去。

汽车开走了，车后留下一股沙尘。

天气依旧炎热。世界上的人们仍在忙于自己的事务。在开普敦，在约翰内斯堡，在比勒陀利亚，在南非，在整个非洲大陆，在其他大陆，整个世界都是这样，人们在忙于自己的事务。世界上时间不同，日期不同，人的肤色不同，也许全世界的今天并不都是这么炎热，然而，人们却都在忙于自己的事务。

斯蒂费尔和马科小屯这两条山沟里的人们，也在忙于他们的事情。

只有梅布尔，她的白人男朋友一走，似乎一切全完了。

菲达同她在一个俯视斯蒂费尔的山岗上坐了下来，无能为力地望着她。怎样才能缓解梅布尔内心的这种僵化状态呢？

“哭吧，梅布尔，”她说，“那样会好一些，会减轻内心的痛苦。”

下面小山沟里，一些有色人老妇，为了希望获得一些赖以充饥的食物，在一块块极小的沙田里拼命地干活；一些肚

子鼓鼓的有色人孩子，一面听兰尼教他们读书、写字、算算术，一面同饥饿和困倦作斗争。

“你这样闷在心里不好，梅布尔，”菲达温柔地说，“这样不好，相信我，我知道的，我也有过这种痛苦。有时，山姆的疯病会发作起来，梅布尔，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他心里憋得太厉害了。别这样了，梅布尔。我是非常爱山姆的，所以说，我也很不幸啊！”

梅布尔什么也没有听见。

下面山沟的小铺子里，犹太人老掌柜在给坦·苏珊称一便士的粗玉米粉。她丈夫三年前到开普敦去了，后来因肺病死去，给她撇下五个孩子。她的眼睛在那张消瘦的脸上不自然地闪动着。老犹太人称好后，又添了一小铲儿。五个孩子，这就是他们要吃的全部东西。他心里很难过，恨自己是小铺的主人。

艾萨克望着父亲和那个垂死的有色人老妇。她的眼睛已经十分衰老。

在肮脏不堪、灰尘满地的“大街”上，两个光屁股的有色人孩子，皮肤和泥土的颜色没有两样，正在玩弄着夜间惨叫的那只可怜的狗。

菲达感到有些绝望。梅布尔突然变得这么衰老，这么憔悴，象一个厌倦生活的人一样。她摇晃着梅布尔。

“该回家了，”菲达说，“咱们一块儿回去吧。我告诉你妈，就说你不大舒服，我再到大房子那里去，告诉他们你病了。”

梅布尔仍不作声。菲达站起身来，向别处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看，梅布尔还是那样，一直坐在那里没有动。

菲达苦思着。她猛地转过身来，兴冲冲地向梅布尔走去。她向前倾着身子，一把抓住梅布尔的衣襟，使劲把她揪了起来。梅布尔身体摇晃着。菲达照她脸上打了过去。她向后退缩着。菲达又重重地打了她一下。

梅布尔两只腿站立不稳，向前跌倒。菲达把她拉起来，左手抓住她的衣襟，右手在她脸上“啪啪”地揍了起来。

梅布尔痴呆的神色消失了，眼睛里露出痛苦的表情。

菲达重重地在她脸上打着，一滴鲜血出现在她的嘴角。

突然，梅布尔放声大哭起来。菲达把她推开，她又跌倒在地上。

她哭得越来越凶，失去了自制，变成痛苦绝望的叫喊，手指挖着地，撕弄着稀疏的小草。

“哭吧，好好哭吧，该死的！”菲达吼叫着，眼泪从自己脸上扑扑簌簌掉下来。

梅布尔的哭喊变成了咒骂，骂声响彻四方，直到她筋疲力竭地躺在地上，才渐渐地平息下去。她脸朝下趴着，脸埋在温暖的泥土里，抽泣着。菲达瘫坐在她的身边，目无所视地呆望着。

菲达伤心地想：一个姑娘就是这样停止了姑娘的生涯，一下变为成年妇女的。

“在我当年的时候，这要容易多了，”她轻声地说，“让人奸污，就行了。”

太阳已远远地偏在西边，将远方的座座小山涂上金黄的颜色。一阵凉爽的微风吹来，人们不再出那么多的汗了。

“感觉好点儿了吗，梅布尔？”

梅布尔抬起头来，望着菲达。

“你不知道多难受，菲达。”

菲达向别处望去，说道：“我当然知道，很多很多年前，你还没出生，我遇到一个男子，第一天就爱上了他。他年轻、漂亮、健壮、受过教育，那时还没有多少有色人受过教育呢。他并不爱我。他虽然和我一样，也是有色人，可他不爱我，而爱着一位白人姑娘。你不知道那位姑娘，你出生以前她就死了。你母亲知道，她住在大房子里……”

“这里？”

“是的，梅布尔，这里……他爱她，她也爱他……后来，白人差点儿把他揍死……他现在和从前大不一样了，可我仍然爱着他。现在爱他，同样令人难受。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到开普敦去，同别的男人在一起。可是我仍然在爱着他。”

“山姆？”

“是的。”菲达沉痛地说。

许久，菲达坐在那里，出神地望着空间，往日的情景又复活起来，闪现在脑中。山姆——他曾叫塞缪尔·杜·普莱西斯——的悲剧在重现。这悲剧以爱他的那位白人姑娘的死，以及一天清晨，他被发现打成残废而告结束。那是在许许多多年前了。

菲达摇晃着身子，站了起来：“我们该走了。”

她把梅布尔扶起来。两个女人一起向山下的斯蒂费尔走去。身后，太阳已经落山了。

四

一根火柴在黑夜里闪着亮光，一下子照出了兰尼的面容。他点上烟，吹灭火柴。令人郁闷的黑暗又笼罩在俯视两条山沟的山岗上空。

他移动了一下身体，不让所靠的石头把背磨痛，向黑暗里吐出一团烟雾，集中精力想着梅布尔的事情。梅布尔突然变了。他从学校回家的时候，发现她躺在床上，菲达在旁边守着，不让任何人走近梅布尔。菲达这个人真奇怪，又冷酷，又温柔，真叫人捉摸不透。梅布尔是他见到菲达温情爱护的第二个人。

他吸了口烟，红光亮了一下，又暗淡下去。萤火虫的亮光在这漆黑的静夜里闪来闪去。

梅布尔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这一点他敢肯定。她并没有什么大病，但是她变了，他有这么一种印象，想把它固定下来，变成一种能够理解的语言。她变在哪儿呢？昨天和今天的梅布尔有什么不同呢？昨天，她十分自傲，还是一个孩子；今天呢？她压抑着感情，变成了一个成年女人！就是如此。梅布尔已不再是一个孩子，她已变为成年。由什么引起的呢？他想起回来的第一天见到梅布尔时的情景。那时，她还象一个小孩子，现在却变成这么个样子……

唉！一切都在变化。对老年人说来，特别是对年轻的姑娘们说来，夜校已不再是激动人心的稀罕东西了。他知道，多数年轻姑娘来上学，不过是希望他能够向她们暗送秋波而已。

他狠劲儿地吸着烟，想起开普敦来。今晚那里一定很热闹，到处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喧嚣嘈杂，到处有电影院、音乐会、晚会、舞会，咖啡馆里会会朋友，海阔天空地交谈交谈，同这里的沉寂的静夜截然不同。不过，他不再向往那里，那已经属于他生命的另一部分。

远处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知道是莎莉·维利尔，只能是她，不可能是别人。他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没有转过头来。

脚步声有一种奇特的节奏，特别均匀，每一步都在未着地前踌躇一下。

脚步声更近了，在他身边停下来。兰尼没有回转头，他吸了一口烟，吐出一股浓雾。

“晚上好，”他呆板地说。

“晚上好，”姑娘也同样呆板地说。

兰尼把红烟头儿在松软的土地上碾灭，扔掉。

“有口信告诉我说梅布尔病了，”莎莉说，声音里并没有真正的兴趣，“她现在怎么样？”

兰尼扭过头来，想看清她的面容。她在一块又光又平的石头上坐了下来。

“不知道，”他说，“晚上我见她时，她好象很悲伤。”

也许菲达会告诉你一些什么，她一直守护着梅布尔呢。”

“菲达没有告诉你吗？”

“她讨厌我。”

“哦。”

黑暗中，姑娘的手指摸到一丛草，猛地一拽，拔在手里。

“你一定思念开普敦的，”她说，声音不那么呆板了。

“有时，”他冷淡地说。

她觉得，从他的声音里很难听出什么。又说：“我在那儿时，很喜欢那里。”

“是啊，那地方很有生气。”他回答说。

“你有时一定会感到寂寞吧。”她试探着说。

他多么希望能看清她的脸呀，可是他没有抬头。

“你也一定感到寂寞。”他说。

“有的时候……不过，我不象你，在大城市生活久了。我来这里以前，住在德兰士瓦的一个小镇里，所以，我还比较习惯。”她的声音友好而富有人情味儿。

“你喜欢这里吗？”兰尼问。

“我想，是这样的，尽管我有时也希望这里更有趣些。老是同样的人，就腻了，我有这样的感觉。”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兰尼摸出几支烟来。“吸烟吗？”

“我不会。不过，可以试一支。”

她是害怕说“不”字，兰尼想着，笑了笑。

他擦着一根火柴，观望着她，向前探着身子，把烟递给

她，又把火拿给她。她的手指颤抖着，在火柴的光照下，脸色显得十分温柔。他点上自己的烟，吹灭火柴，又坐回原处。

“告诉我一件事，”他说。

“什么事？”她急忙问。

“那天夜里，你为什么要帮我呢？”

“不知道。”

“我是说，你们对有色人是不感兴趣的呀。”

她默不作声。

“你感兴趣吗？”他进而问道。

“不知道，”她急躁地说。

“对不起。”

“没什么。”

“你应该知道，人们要是发现你同我在一起，会麻烦的。”

“对你，会麻烦的，”她说，“格特不喜欢你，他一直谈论你很多呢。”

兰尼轻声地笑着，“他怎么骂我来？”

“骂得多了。”她说。

“告诉我一种。”

“不！”她高声说道。

“你真奇怪。”兰尼温和地说。

“怎么了？”

“你与周围别的白人不一样，这一带没有一个别的白人

姑娘会夜里出来单独地同一个有色人坐在这草原上。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原因倒有，”她率直地说。

“我只是想知道一下，”他说。

姑娘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你记得第一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相遇时你是多么无礼的吧？真有意思，那一天，天很黑，今天又是很黑。咳！你这个人，真粗鲁！不知你能不能变得文气点儿！”

“这次文气点儿了吧？”

她大笑起来。“你在努力争取呗。”她的声音又变得严肃起来：“你与别人不同，与我见到的所有其他人都不同，你不怯懦，敢正视别人的眼睛。我不知道有色人也能这样，我是说，也能不怯懦。你的一举一动都与众不同。”

“我没什么与众不同的，”兰尼慢慢地说，“我生在这里，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不同的只是，我有过他们从未有过的机会，看到、做到、学到了他们陌生的事物，明白了为什么有些人是白种人，有些人是黑人，有些人头发是卷的，有些人不是。当你懂得了这些，你就不会再因为肤色不同等等而害怕别人了。”

“你这样的人多吗？不怯懦的有色人多吗？”

“多，为数不少啊，而且在与日俱增。”

“我没有遇到过，你是第一个，却又不象有色人，你只是一个人而已。别的那些人也是这样吗？”

“有色人目前的举止是白人强迫他们的结果。如果不受

干涉，不受欺侮，象真正的人一样，有一个生存、发达的机会，你就不会说我与他们不同了，甚至根本感觉不到我与他们有所不同。他们如果能有做人的机会多好啊！”

“你有时一定恨我们。”莎莉轻轻地说，象是有什么重大发现似的。

兰尼默不作声，凝望着眼前的一片黑暗，感到舒畅、愉快、安静。他内心的安宁同草原上的沉寂融合在一起，他知道这与莎莉有关，有她在身边，才可能有这种感觉。

姑娘强烈地感到静夜的迷人。她让自己沉醉在这迷人的静夜里，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就象在寒冷冬天的清晨，祖鲁老妇们把毯子紧紧裹在身上一样，有一种温暖、幸福的感觉。

山下，从右边斯蒂费尔有色人的小窝棚里，透出微弱的灯光；左边是土著黑人的灯光。

那只孤独的狗凄惨的叫声从斯蒂费尔“大街”上传来。莎莉动了动身子，象从睡梦中惊醒。

“真静啊，”她说。说完，又觉得自己太笨，因为这句话太平淡了。

“是的。”兰尼说，不知道说什么好。

莎莉伸了伸胳膊，一跃而起。兰尼突然想起一件事情要告诉她，却又难于张口。

“散一会儿步吧，”她犹犹豫豫地说。

兰尼跳起身来，能感觉出她就在身边。他希望能看清她，对她穿的衣服也感兴趣。

“好吧，向哪儿走？”

“下山吧，”她说。

她向左边山下走去。

“到马科小屯吗？”

“不走到头儿。”

兰尼跟她走着。他们沿着一条幽暗迷茫的小路向山下走去。他只能看到她的外形。那模糊的身影，挺直而大方，敏捷地跳过石块、土堆，似乎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个小土堆，她都十分熟悉一样。一次，他绊着一个土堆，差点儿摔倒，她伸手扶住了他。还有一次，他突然歪在她身上，几乎把她压倒。

莎莉想，他应该挽着我的胳膊，这地方我熟悉。她想这样告诉他，只是说不出口。

他们来到一块十分溜滑的地方，莎莉放慢了速度。

“这里滑得很。”她说。

遥远的东方，月亮在迅速地升起。这是夏夜的月亮，出得很晚。

“过一会儿就亮了。”她说。

“嗯。”

该死的黑夜！她希望能看清他的脸。

兰尼低声悄语地念道：

“愉快的笛声高亢奔放，
在深山沟底回荡……”

她听出几个词来。“这是什么？”

“英国的诗，”他微笑着说。

她心想，还挺腼腆的，然后说道，“念念嘛，让我听听。”

“简单得很，”他说，“是一位名叫布雷克*的人写的。”

她向兰尼靠拢了一些，无意中挎起他的手臂说，“这儿的石块、土堆太多。”她引着他向左边走去，离开马科住的小屯。“念下去，”她催促着。

“我不知道你懂英语，”他说。

“我们是使用两种语言的国家，你不知道？”

听到她话里的笑声，他感到自己很蠢。

“请原谅，”他说，“这里的人们都说南非语，所以，我以为，当然……”

“好了，好了，念诗吧，”她说。

“嗯……嗯……”

她大笑起来。兰尼喜欢她的笑声。

“别再解释了，念吧。”

他感觉出她靠得很近，手挎在他的手臂上，肩膀擦着他的肩膀。他不再感到寂寞，她会成为他的好朋友的。他轻声地念起那些诗句来：

* 威廉·布雷克——英国诗人，1757—1827，浪漫主义先驱。

“愉快的笛声高亢奔放，
在深山沟底回荡，
一位少年，高立云头，
放声大笑对我讲：
‘吹一曲歌颂羔羊的歌吧！’
我高声吹奏心欢畅。
‘吹笛人，请再吹一遍，’
他听我吹奏起悲伤。”

莎莉插进来念道。

“‘吹笛人，请你坐下来，
写成书大家都能看’
说完消失看不见；
我拔起一根空芦杆，
制成一支简易的笔，
清澈的河水当墨蘸，
写下我那愉快的歌，
孩子们听了都喜欢。”

“我这首诗，”莎莉欢快地说，“也是一个名叫布雷克的人写的，听说过吗？”

兰尼感到自尊心受了伤害，非常恼火。她觉察出这一

点，温柔地笑了起来。

“你自以为了不起呢，兰尼·斯沃茨，”她欢快地说。

兰尼想抽出胳膊，她却夹得紧紧的。莎莉很高兴。这次，兰尼生气了，因为莎莉故意逗他生气的。兰尼用力挣着，她却抱得死死的。不损伤她是挣不脱的，而莎莉知道他不会那么干。

“为什么不放开我！”他痛苦地说。他知道自己的话很蠢，心里越发生气。

“对不起！”她说。

兰尼不再挣了，她的话音里有着某种含义。他错了，这不是一个要愚弄他的白人。

“我很抱歉。”他说。

“你不该生气，”她试探地说着，把手从兰尼胳膊里抽了出来。”

他们又成了两个陌生人，周围的亲切气氛没有了。他们默默地走着，象是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刚才，还不是这样，兰尼痛苦地想。

“真对不起。”他认真地说。

他们再次向左拐，朝着出发的地方默默地走了回去，马科小屯被抛在身后。月亮越来越高，黑暗渐渐消散，他们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对方了。

“你知道吧，”莎莉说，“你是不该生气的，我根本不知道我是在取笑你，直到你真的生了气，因为，我开玩笑时，我那样做也是——”她的声音拖了下去，几分钟后又接

着说，“我只是想让你急一急，可不是让你同我翻脸呀！明白吗？因为——”，她的声音又拖了下去。

“别担心，这没什么。”兰尼说。

“以后再向你解释吧！”她说。

兰尼感到很伤心，这么大点小事儿就把他们的一切给破坏了。莎莉·维利尔好象在很远的地方，远远地离开了他，已经缩作一团，感觉不出个性来。

“你着急回去吗？不然，我们在这里坐一会儿好吗？我想向你解释一下。”

他等着她说话。然而，她好象永远不再回答似的。莎莉紧紧地盯望着他那轮廓模糊的面庞，仿佛借着这凝视就能驱散黑暗，窥见他的眼神。突然，她全身放松，两腿跪了下去，用手撑着松软的草地，坐了下来。

兰尼点燃一支烟，在她身边坐下。

“当我生气的时候，就不单单是我一个人，我同时也是和我自己一样的其他有色人，是那些向往自由的人，是那些不因其肤色而自感低贱的人。我们知道，人们总是在想方设法地侮辱我们。要想不受侮辱，只好事先提防。我们时刻在警惕，以便随时对付这类侮辱。有时这样做，是完全不加思索的。而当人们对任何事物都如此敏感时，有时便会看见本来并不存在的侮辱。我并不是在生你的气，明白吗？”

莎莉·维利尔想弄明白他的这番解释，但是，太困难了，不单是有色人才动火的呀。她极力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有色人，假如她是有色人，兰尼是白人，她会怎样呢？她想象着

自己的皮肤是皴裂的，甚至自己的头发也象梅布尔的那样无法梳理，却总也体会不出自己是有色人。她不知道怎样才能有这种感觉。梅布尔是一个有色人，她可以理解，因为每当她想到梅布尔时，她想到的是一个有色人。但她却无法这样想象兰尼，他只是一个人。正因为他是个人，她才出来同他一起坐在这里，他是一个男子，自己是一个姑娘。不错，他有着有色人的肤色，但他是一个人。

她越想心绪越乱，越觉得难以理解。当她仅知道他是一个人的时候，怎能理解他是一个有色人呢？

“明白了吗？”兰尼又问。

“明白了，”她说，“不过，别再那样了啊！”

他们站起身，继续走着，回到可以俯视两条山沟的地方。大多数房屋都黑了灯，人们都睡了。

“我该回去了。”她说。

他抑制住感情，没有提出送她回去。

“你这次来，我很高兴。”

“真的吗？”她天真直率地问。

“是的。”

“明晚我还来，”她的声音变得快活起来，“只是你要答应我，同你开玩笑时，你不能自以为是有色人，我仅仅是把你当作一个人，才喜欢你的。好吗？”

“好的。”

莎莉·维利尔伸出手来，兰尼握住了它。这是一只小巧、柔软、温暖的手。

“晚安，兰尼·斯沃茨，”她含情脉脉地说。

他望着她，直到看不见她的身影，听不见她的脚步声。他转过身来，慢慢地向山下斯蒂费尔走去。他敏锐地意识到，他是在南非高原，莎莉·维利尔是一个白人姑娘。同时，他又有这样一种感觉，同她一起散步，要比长时间自己待着舒畅得多。他带着这种不安的警觉，睡觉去了。这东西在他睡梦中作祟，使他心神不宁，连做了一夜恶梦。

当莎莉·维利尔走进大房子的时候，疯子山姆从墙角黑影里站了起来，靠在墙上，大声呻吟着，脑袋在一跳一跳地痛。他很清楚，这是神志昏迷的先兆，据他记忆，总是这样的，疼痛快结束时，有一种梦幻的感觉，每发作一次，这种梦幻就模糊一些。他希望现在能够昏迷过去，这愈来愈烈的疼痛的折磨真不堪忍受。他感到脑子在跳着痛，一直胀到头盖骨和头皮，要把脑袋鼓破似的。这折磨增长着，增长着，直到要把脑袋炸开。他真想一头撞死在锐利的岩石上，撞个脑浆迸流，解除这紧张的状态。他呻吟着，向墙上扑了过去。他疼得浑身打颤，四肢也疼起来，眼里涌满了泪水，理智渐渐失去，终于昏迷过去。不过，来得太慢了！

他以极大的毅力，强迫自己去思想，去摆脱，去感觉，理智恢复了片刻。

“我必须找菲达去。”他说。他把思想集中在这一点，反复地说着。这一点点理智在支持着他，成了他黑暗中的一点亮光。

“我必须找菲达去。”他靠在墙上歇了一会儿。

“我必须找菲达去。”他离开墙边，趑趄趑趄地走着，“扑通”跪倒在地上。他痛苦地挣扎起来，强迫自己继续向前走。他弯着身子，醉鬼一样摇摇晃晃地移动着，脑袋耷拉在胸前，象是太重了似的，嘴里绝望地呻吟着。

“我必须找菲达去。”

那点亮光渐渐暗淡下去，难以忍受的疼痛更加剧烈，折磨驱走了理智。他再次拚命地把思想集中在菲达身上，可是不行了……

他昏迷过去，瘫倒在白人居住的山上大房子和斯蒂费尔的“大街”之间的路上，死人一样地躺在那里。

月亮已经偏西，微弱幽柔的月光洒向大地，将黑暗的阴影驱散。这几分钟，就好象过了一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这位受尽痛苦折磨的人从地上爬起来，精神失常了。他抓起一把泥土抹在脸上，大笑着，从草原上奔了过去。

五

清晨，斯沃茨老大姐的家里一片沉寂。这与天气并无关系，而是她的两个孩子所致。梅布尔一下子变得无精打采、面无笑容；兰尼突然变得沉闷寡言，冷漠沮丧。这下子，斯沃茨大姐没了主意。她渴望从传教士那里听到一些忠告，他知道该怎么办。她从小炉子那边抬起头来，偷偷瞟了兰尼一眼。他正在无心品尝地吃着饭，前额上现出一道深深的皱纹。

她又看了看梅布尔，这孩子，饭连动也没动呢，刚端起咖啡想喝，又放了下去。这可不象梅布尔。她最不高兴的时候也不会不吃饭呀！她可从来没有这样过。

“你快点把饭吃了，梅布尔。”母亲说。

“我不饿。”梅布尔说着，站了起来，走进睡觉的房间里。母亲等了一会儿，也跟了进去。

梅布尔站在那里，凝望着窗外，眼睛茫无所视，肩膀沉重地垂着，十分悲伤。母亲走到她跟前，扶着她的双肩。突然，梅布尔转过身来，一头扎在母亲怀里。母亲把她抱得紧紧的，一阵痉挛传向她的全身。

“怎么了，孩子？”

“没什么。”

“告诉我吧，孩子，我是你的母亲。”

“没有什么。”

“你是不是在大房子那里受了委屈？”

“没有。”

有什么别的事会使她这样伤心呢？老妇感到奇怪。“是不是一个男的欺负你了，孩子？”

“不，妈妈。”

一个人，如果不知道问题在哪儿，怎么安慰自己的孩子呢？老妇心里十分悲伤。菲达知道她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是你的母亲呀，孩子，我比菲达更有权知道你的事情。你应该相信我，孩子，我是你的母亲，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她的眼睛里闪着泪花。

梅布尔看了看母亲，眼里充满了同情和谅解。母亲看到了她的眼光，她知道，这不是一种孩子应有的眼光，这是老人们或聪明人给予那些不大聪明的人的眼光。

“亲爱的妈妈，”梅布尔悲伤地低声说着，亲吻着母亲。“我没有出什么事，你帮不了我，菲达也帮不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有告诉她。别担心，我没有怀孕，不会有麻烦。”

她又吻了吻母亲，走了出去。另一间屋子里，兰尼在忧愁地喝着咖啡。梅布尔踌躇了一下，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陪我出去走走吧，兰尼。”

兰尼看她愁容满面，把自己的思虑抛在一边，站起身来。

母亲从小窗子里看见他们俩沿“大街”走去，一种无名的恐惧揪住了她的心，她忍住眼泪，猛地回转身，用力地收拾着床铺。

“你很不高兴，是吗？”兰尼说着，用眼睛的余光看着梅布尔。

“嗯。”梅布尔简短地回答。

“告诉我，好吗？”

“不。”

“是你说的那个白人小伙子吗？”

“我说起过他吗？”

“说过。他是哪个农场的？”

“他不是这里的人，兰尼，他是从英国来的，现在已经回国了。他没有向我求爱，兰尼，所以，我也不会有孩子。”

“你真不幸，梅布尔。”

“我不是个孩子了，兰尼。菲达说得对。”她喃喃地说着，象是在自言自语：“如果让他把我奸污了，也许好一些。”

兰尼猛地转过头来，盯望着她。

“不，还是这样好。”

“你不理解。”

“我理解。他为你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不再终日辛劳，能够欢笑歌舞，吃上美好的食物，并有富余，还有各种各样极其美妙的事情……我见过那个世界的一部分，”兰尼说，“我可以告诉你，那个世界比这里的确好一些。但我也要告诉你它的另一个侧面。”

“不，你不理解，兰尼。你先说世界是那样的，又说世界有另一面。直到现在，我才理解这种不一致，又难以告诉你。你和传教士讲起话来叫人一听就明白。我可不行。现在我告诉你，我认为你能够理解，那位白人表示，我同别人是一样的，同莎莉·维利尔是一样的，兰尼。他并不是用嘴讲给我听的，而是用他的举止行为、他看我的方式，由于语言不通，我们不能互相交谈的那种特有的方式来告诉我的。你知道，如果我把这些告诉妈妈或别人，他们准会说我疯了。我懂得了这个道理，也知道这不会带来什么好处，我不象你那样，能做些什么事业，你能在这里教他们读书，我不行。我打算离开这里，在别的地方心情会舒畅些。”

“我明白。”兰尼含含糊糊地说。

“你的确应该明白。”她急迫地说。

“我明白你的心情，但不知道该不该同意你离开，梅布尔。到哪里去呢？怎么生活呢？”

梅布尔停下来，苦苦地思索着。她知道要说什么，却又很难表达出来。

“你看，兰尼，在内心里，我是一个自由的女人，而在外观上，我却是一个女奴隶，我是二者结合的一个人。我必须使自己的身心一致起来。他要是把我带走了，我一定会得到安宁，我爱他。现在，我只有自己去找这种安宁了，而且必须离开这里才能找到，请你谅解。”

“你打算到哪里去呢？”兰尼慢慢地问。

“开普敦。”

“你自己有把握吗？”

“有。”

他们默默地走着，直到可以看见大房子。

“好吧，”兰尼终于说，“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帮我解决一下路费吧。”

“妈妈呢？”

“我不忍心告诉她，兰尼。我走后，你想法向她解释清楚，好好照顾她。她一天天老了。”

“什么时候走？”

“今天夜里有一趟火车。妈妈正好晚上要去做礼拜，我可以趁机带走一些东西。”

“我告诉你一个人的地址，到了开普敦后，她可以帮助

你。”

“照片上那位姑娘吗？”

“嗯。”

“不用了，兰尼，谢谢你。”

“为什么不呢？”

“我不愿那样做。不过，我仍然感谢你，你真是我的好哥哥。”

“你要多少钱？”

“给我一英镑吧。”

“行，可以给你两英镑。教育当局给了我一些金币，每月还要再给我寄六英镑。我等着你，咱们一起到车站去。”

“我还是自己走，兰尼，最好我走的时候你不在家。”

“为什么？”

“那样好些。想法让妈妈谅解。再见吧，兰尼。”她依依不舍地同他拥抱着，然后，匆匆走开。

兰尼望着她走远了，慢慢地转过身来，沿着回家的路蹒跚地走着。他想着梅布尔，想着她的不幸命运，但这些在他脑子里仅占一个小小的位置，他同时还在想着白人姑娘莎莉·维利尔，想着看清了她的面容的那个夜晚的一切，她的窃窃话语，朗朗笑声，忽而沉默严肃、忽而顽皮淘气的性格。他好象生来就认识她，与她一起玩耍长大，彼此十分了解似的，而且这种了解是少有的。

这一切都是错误的。她是白人，自己是有色人，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任何东西也改变不了它。想念她，是很愚蠢

的。想念她、会见她，只能引起麻烦。那天晚上马科怎么说来？那是关于种族问题，它反映出一个人最微小的偏见。这偏见是客观存在的，人们无法摆脱它。人们必须在世界上生活，而世界本身就是这样。马科说，人们必须斗争，直到种族平等得到承认。这说起来倒是再容易不过的，而要切实地做一点点这样的事情，谈何容易！他需要生存，需要欢乐，需要幸福。不错，他要为人民做事，但他也想得到幸福。没有恨就没有斗争，而他正是没有恨。他不恨白人。只是当白人损害了他时，在那短短的一瞬间，他才感到愤恨。事情一过，跟谁也不想斗争了。不能采用马科设想的方法，也许因为自己是有色人吧。马科怎么说的呢？生活于两个世界之间。昨天夜里，莎莉·维利尔在他身边时，他并不感到自己象一个生活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世外人，与她在一起，他感到安适。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他毫无表情地说。最好别再见她，把她忘掉，努力地工作，忘掉这位莎莉·维利尔姑娘，努力工作。只需记着，这位名叫莎莉·维利尔的姑娘是一个白种人；他，兰尼，是一个有色人，永远记着这一点，二者从不结合，也不能结合。希姆老人说，文化可以在他的人民中间释放出巨大的、崭新的力量，他应该为这项事业尽一点自己的责任。这是他回乡的原因，可不是为了会见莎莉·维利尔呀！教育部已同意帮他办校，学校是最重要的事情。白人已不再干涉他，但如果发现他同莎莉在一起，他们绝不会答应，学校也就会停办。不行！他不能再见莎莉，可

以到别的地方散步，可以读书，思考一些别的问题，可以找一些有色人姑娘玩，哪怕仅仅是为了改变一下单调的生活，随便玩玩。

兰尼决心不再见莎莉·维利尔。这时，他觉得畅快多了，心里虽然有一些矛盾，他毫不在意，抛开对这位姑娘的思念，再不去想她。

他想起梅布尔来，却象在考虑某个陌生人的问题。他想到母亲，梅布尔的出走，对她将是沉重地打击，要尽力使她理解。梅布尔走后，他今天夜里就坐在她身边陪着她。

他靠在“大街”尽头公共水井边的矮墙上，千头万绪，从脑中飞速地闪过……

今晚，梅布尔就要离开了。希望她的生活不会太苦。一定记着给她拿出来两英镑钱。

最近，没有看见菲达，不知她什么时候寂寞难忍，又会到开普敦去，再带回一个孩子来。菲达，真是奇怪的女人。不知她同疯子山姆有什么关系。

一定要在最近会见一下马科和那位犹太青年，那是唯一的交谈机会。要不，明天到马科那里去一趟，看看他们村是怎么搞的。

不知道开普敦那伙人在干什么。西莉亚，我好象从来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他这样想着，想着，对莎莉·维利尔的思念却一直潜藏在心底，在那里活跃着。

一位老妇来到井边，她怀着对一位懂得几乎同白人一样

多的教师所应有的尊敬向他问好。兰尼帮她打了水，她激动得浑身颤抖地走开，急切地把兰尼帮她打水的事告诉街坊四邻。他是一位有学问的老师呀！在他们亲切传颂的兰尼·斯沃茨的故事里又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他去开普敦的时候，同别的孩子一样还是一个光脚丫子的毛孩子，回来就变成一位有文化、有学位、开普敦的报纸上登过照片的人了。

他看了看表，快该上课了。他点上一支烟，沿“大街”漫步走去。人们从门窗里望着他，向他问好。看到他在散步，就联想起他在教堂里的讲话。他讲了新鲜空气，讲了上帝如何喜欢开着的窗子，讲了有些人洗澡，不仅洗别人看得见的地方，也洗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一些老妈妈急忙打开了窗子。

兰尼走着，听见高声大笑和疯狂的喊叫，突然，又变成刺耳的尖叫和狗吠般的咳嗽，这声音越来越大，象是从老犹太人铺子那边传过来的。人们机灵地互相对望，把孩子们叫回家里，不让他们出来。孩子们很不乐意。

传教士从快要坍塌的小教堂里跑出来，沿街而下，在兰尼身边停住脚。疯狂的声音越来越近。

“是山姆，”传教士悲痛地说，“魔鬼又缠住了他。”

正在小教堂、也是学校前面玩耍的孩子，停止了游戏，走过来看热闹，眼睛里闪着兴奋的目光。

疯子山姆出现了，全村顿时静了下来。他东倒西歪地走着，腰里别着一根狗骨头，衣服全撕破了，身体的裸露部分全是深深抓破的伤口，血迹、泥污混在一起，凝结在脸上。

上、头上，头发象一团泥巴草。

疯子山姆向空中跳起，惨叫一声，脸朝下摔倒在地上，吃起土来。他一边吃土，一边疯狂地大笑。

“我们必须制止他。”兰尼说着，向前走去。

传教士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别去，太危险，孩子。”

“必须制止他。”兰尼说着，甩开传教士的手，继续向前走去。

疯子山姆抬起头来，看见兰尼向他走来，眼里露出凶恶的光芒，轱辘轱辘地转着眼珠子，在地上四下寻找，最后盯在一根粗棍子上面。他盯了一会儿那根棍子，又回头看了看兰尼。他“咯咯咯”大笑着，从地上一跃而起，疯狂地抓起那根棍子，嘴里嘟哝着什么，向兰尼冲去。

“回来，孩子！”传教士高喊。

“我现在跑，他会打死我的，”兰尼说。

“你站在那里，他也会打死你。快回来！”

“我是你的朋友。”兰尼向疯子山姆说。他讨厌他那凶狠疯狂的神色，讨厌他眼睛里那种虚假的欢笑和凶杀气。

“我是你的朋友。”兰尼又说。

山姆还在向前走着，只剩几步远了。

兰尼看到山姆拉开架势准备动手，吓得惊慌失措，想转身跑开。

“别跑，兰尼·斯沃茨！”身后响起菲达的声音。

她迅速来到他们两个中间，伸出了她的手。

“把棍子给我。”她温和地说。

山姆停在她的面前，犹豫不决。

“把它给我。”她仍旧温和地说。

山姆左看看，右瞧瞧，象是要设法脱身，然后，勉强松开了棍子。菲达望着那双疯癫的眼睛，盯了好久，疯癫的神色在消褪，现出剧烈的疼痛来。山姆颤抖着，呻吟起来。

疯癫消失了，压胀感又出现在脑中，越来越强，达到疯狂的高峰。他向前踉跄了一步，瘫倒在菲达怀里，压胀感骤然停止了。他不久就会从神志昏迷中清醒过来，平安无事，又可以忙于他的事务了。

兰尼走上前去，要帮菲达。她粗暴地把他甩开。“别管我！”

传教士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开：“别管她，孩子。”

菲达用她那粗壮的胳膊抱起疯子山姆这个瘸子，挺起腰，走进她母亲的房里。

顿时，到处都静下来，没有一点响动，出现了这样一幅幻景：人们，吓呆了；村庄，也呆了。这幻景持续了片刻，又突然消失了。人们的眼睛又转动起来，呼吸依然在进行，血液依然在他们的血管里流动，象南非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生活又在继续进行。

兰尼转过身来，向学校、向等着教他们读、写、算的孩子们走去。人们又开始打扫房子，翻挖小块田地，省吃俭用，以便将吃人的魔鬼拒于门外。

只有坦·安妮屋里很肃静。菲达坐在那里，护理着瘸子

疯子山姆，深切的爱和刻骨的恨交织在心头，流露在眼神中。

山姆终于睁开了眼睛。那是一双镇静、从容的眼睛，有一种聪明机智、通达情理的神色。

“痛得厉害吗？”

他努力地微笑着，半边脸在抽动。

菲达点了点头。

他望着菲达，眼睛在提问题。

“没有，你这次伤得不太厉害。刚才，你差点儿把兰尼·斯沃茨给打了呢。”

他眼里闪过一阵痛苦，身体太弱，讲不出话来。他又用眼睛向她提出一个问题。她奇迹般地又理解了他的意思。

她回答说：“没有，你碰也没有碰着他，还没来得及下手，我就把你拉开了。”

看到他眼睛里感激的神色，她浑身棉软无力，低着头，下巴垂在胸前，眼泪泉水般地涌了出来，湿透了衣襟。山姆伸出那只好手，握住她的手指。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去向他道歉。”

“你先休息吧。”她说。

她让他舒舒服服地在那张破床上躺下来。

“我给你弄点咖啡来，然后，你要睡上一会儿。”她说。

她走进另一个房间，点上炉子，把早上剩下的咖啡热了热，倒出来，端了过来。山姆细听着她的每一个动作，想象着她，望着她端着咖啡进来。她又有了劲头，眼泪不淌了，

身子也不觉得少气无力了。

“喝吧。”她说。

他坐起身来，从她手中接过咖啡，一边喝，一边深思。

这些年来，她始终不渝地爱他，为什么呢？什么东西使她这样的呢？为什么爱情会是这样的呢？

他偷偷瞧着她的眼睛。

“怎么了？”她问道。

他思考了一会儿，说道：“为什么爱情这玩艺儿，人们不能真正驾驭它呢？”

她笑了。愉快地回答就在舌尖，但她盯望着他的眼睛，回答不上来。她转身从他那里走开，向窗外凝望。

“这咖啡不错。”山姆说。

“还有一些呢。”她头也没回地说。

太阳已经落山。所有的练习本都打过了分数。孩子们放学回家去了。时间又从一个活着的人身上偷去了一天，这一天将一去不复返了，这永逝不回的分分秒秒，构成了每个人生命的过去。又是晚上了。

教堂里格外肃静，静得能听到自己手表嘀嗒嘀嗒的响声，到处是阴暗的黑影。兰尼的心，象周围的黑影一样，阴郁沉闷。

今天晚上，老妇们要在“大街”尽头的一所房子里聚会，母亲也要到那里去。母亲在那里，梅布尔往开普敦去。也许她已经走了呢。

他对梅布尔深感内疚。他本应该多考虑考虑她的问题，

本应该再尽一些努力去帮助她，无奈却让自己的事给冲了，甚至没有想办法去帮助她。也许她会变成他在开普敦见过的许多女人那样——站在街灯下面，用媚眼妖态招徕男人。

工人出卖力气，妓女出卖肉体。不同的是，工人出卖力气是正常的，姑娘卖淫是不正常的。一些想法在他脑海深处斗争，询问他为什么这种事情正常，那种事情不正常。他好象看见梅布尔站在街头，屁股扭来摆去，用媚眼勾引男人。

兰尼急忙从黑暗的教堂里出来，快步走着，快到家时，他的脚步慢下来，这地方太黑了。也许梅布尔还没有走，也许已经走了，令人烦躁的担心在他心中翻滚，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新添的烦恼。他又加快了步子。

他推开厨房门，擦了一根火柴。在闪动的亮光的照耀下，他看到了母亲。火柴灭了。新的恐惧威胁着他。他脑中浮现出一副清晰的画面——母亲抱着膀子伏在桌上，头埋在胳膊里，一动也不动。死亡的概念极其突然地闪进兰尼的脑中。

他划第二根火柴点油灯时，手颤抖得厉害。灯着了，整个房间亮了起来。兰尼抚摩着母亲的双肩。母亲动了动，慢慢抬起头来。

“你好啊，孩子，”她说。

兰尼靠在桌子边，叹息了一声，心里一阵剧烈地跳动，然后又恢复了正常。他倦倦地向母亲笑了笑。

“洗那么一大捆，兰尼，”老妇说，“累得我浑身痛。去做礼拜前，我得休息一会儿。在黑暗中真是一种享受。坐下吧，孩子，你喝茶吗？我走之前给你泡一杯茶。”她微笑

着。“你瞧，我想起来了，象开普敦的人们一样，你晚上是喜欢喝茶的。唉！我越来越老了，孩子，那么一大捆衣服，简直把我累死了，可那些荷兰佬一定要把衣服穿得脏透了才洗呢！他们真是尖酸吝啬，孩子！洗这么一大捆，才给三个先令——整整一天的劳动啊。瞧，净听我说呢，我去把壶温上。”

“不了，妈妈。”

“你不喝茶了？”

“不了。梅布尔呢？”

“她还没有给你做饭？”

“我吃过了。我不让她做的。她在哪儿？”

“不知道，孩子，也许还在干活吧。”

兰尼看了看睡觉屋子的门，心里很疑惑。

“你吃过饭了吗？”他毫无兴趣地问。

“吃了。那些荷兰佬虽然吝惜钱，可还让吃饱。排骨、汤团儿，一大缸咖啡，还有面包、奶酪。”

兰尼走进里屋，点上油灯，看了看床下。梅布尔的草编的箱子没有了。他看了看墙上挂的衣服，她的三件也不见了。他走到自己的衣箱前，打开箱子，把钱夹拿了出来。五英镑钱还剩三英镑。他内心疚愧地向下翻着，掀开箱底的纸，数了数那里的钱，全都在。他的疚愧更加强烈，他竟然这样想象自己的妹妹！

母亲从另一间屋子里告诉他，那些荷兰佬的饭量多么多么大，今天吃的什么饭，他们却还是多么多么瘦。

他回到外间，打算把梅布尔出走的事告诉母亲。看到她

那张脸，话怎么也说不出来。

突然，老妇停止了讲话，望着他，眼里的神色混杂着焦急和恐惧，混杂着恳求和绝望。兰尼看出，她想鼓足勇气讲些什么。此时，他已下决心不再会见莎莉·维利尔。

“怎么了，兰尼？”她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发颤。

兰尼向别处望着，沉默不语。要把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告诉别人，真是个倒霉的差事。他有点生梅布尔的气，让他干这份差事。

“是梅布尔的事吧？”她说。

见他不回答，母亲站了起来，迟疑地摸着他的手臂。

“真糟糕，我不能知道吗？孩子，这比你直接告诉我还刺伤我的心。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梅布尔走了。”兰尼平淡、呆板地说。

老妇回到椅子边，沉重地坐了下来。

“只能是这样。她到哪儿去了，孩子？”

“开普敦。”兰尼说，眼睛一直看着别处。

“同一个男的一起？”

“她自己。”

“干什么去了？住在哪儿？”

兰尼走到门口，向外面望着。

“她有钱吗？”

“我给了她两英镑。”

“靠那点儿钱，能维持多久？”

“不知道。”

“你在开普敦住过呀。”

“我不知道，妈妈。”

母亲在屋里四下张望着，走到里屋门口，向里面看了看，又回到座位上。她一次、两次、三次地摇着头。

“小梅布尔呀，”她声音含糊不清地说，“谁来为她缝补拆洗呢？”

她望着兰尼，象是期待着他的回答。兰尼点上一支烟，狠劲地抽着。她如果哭上一场，会好一些。

“早上谁来叫醒她呢？”

啊，天哪！兰尼不敢往下想了。

“谁来骂她呢？”她的声音因感情压抑而颤抖着，“她会想这些的，会想我的骂声的，兰尼。谁还来骂她呢，兰尼？”

兰尼把吸了一半的烟使劲甩掉。

“我马上到车站去，也许能截住她。”

“以后呢？”母亲轻声问道。

“把她带回来。”

她抬头看了看，脸上、眼里那种茫然若失的神色消失了。

“不，孩子，让她走吧，是她自己想走的。”她热泪盈眶地说，“一个人这样走了，只有用同样的办法才能让她回来，强迫是不行的。”她眼泪不住地流下来。

“我该走了，不然就晚了。”她说着，匆匆走进里屋。

她从里屋出来，向门口走去。兰尼伸出手来，她用力把它甩开。这使他想起，当菲达抱起疯子山姆时，也曾这样用

过他。但这是自己的母亲呀，梅布尔是自己的妹妹呀！

“别为我担心，”母亲说，“你想出去就出去，想回来就回来。如果我不在家，别等我了。去睡吧，明天，一切都会好的。”

她匆匆走了出去，象是从他那里逃脱似的。

“必须避开莎莉·维利尔！”兰尼自语说。

他吹灭了灯，带着思念和忧愁，跟着母亲走进那虚无迷茫的黑夜里。

六

白天不知不觉地变为黑夜，黑夜又不知不觉地变为白天，已经四天四夜了，太阳升起又落山，黑夜降临又消散，天气时而温暖，人声时而噪乱。

家家户户，依然如旧，只不过发生了一些微不足道、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有一次，有一家的屋顶无缘无故地塌下了一块。还有一次，一位老妇在“大街”井边跌断了腿，英国圣公会医院的医生赶了二十哩路来给她接好了腿。

梅布尔真的走了。两天来，它成了斯蒂费尔轰动一时的新闻。过后，人们忘却了她。孩子们跑到城市里去，是司空见惯的事。生活象往常一样，将继续下去。只有明眼人才看得出斯沃茨老大姐的显著变化。她变得更加矮小、衰老了，腰背也更弯了。在她以为无人看见她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受尽折磨的忧愁的神色。

兰尼的沉默，也是由于梅布尔的出走引起的。

学校的情形十分活跃，一些孩子已经能够相当流利地阅读了，有一两个学得特别好。兰尼告诉他们说，如果坚持下去，他将为他们领取奖学金，送他们到开普敦去。这些孩子的父母，为了让这些脑袋瓜儿聪明的孩子吃得好一些，忍饥挨饿，起早贪黑，省吃俭用，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能够读书写字……几乎同白人一样。

菲达象往常一样，扭着屁股，走来走去，大声笑着，眼里露出诱人的神色。当她在晚上逛来逛去的时候，男人们的眼睛便一直盯在她那懒洋洋、扭摆着的迷人的身上，眼睛里闪着直率的欲望。妇女们议论着，她还从未待过这么久呢。有些人甚至心怀恶意地说她看上了那位老师；感谢上帝，他对她并不感兴趣。

山姆自从上次昏倒后，几乎没有人再见到他。夜里，菲达徘徊在旷野上寻找他。即使找不到，也绝不到大房子那里去找。

整个这段时间，兰尼一直避开那俯视两条山沟的山岗。他每天晚上出去散步，总是尽量远远地避开那个山岗，走上好几哩地，直到筋疲力竭，才返回来，躺在床上，几小时睡不着，然后渐渐进入不安宁、不健康的梦境。

又是一个傍晚，太阳斜挂在遥远的西方。兰尼将烟掐灭，合上了书本。母亲的眼睛焦虑不安地盯在他的脸上。她知道出了事，已有好几天了。很想问问他是怎么回事，又不知道

如何开口。

他站起身来，走进里间。

“上帝啊，”老妇祈祷着，“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求上帝保佑他平安。上帝啊，他是个好孩子呀，他正在帮我们大家做事呢。”

兰尼从里屋出来，向门口走去。

“妈，小铺那里你要什么东西吗？”

“不要什么，孩子。”

他沿“大街”慢慢地走着，觉得神情恍惚，兴致索然，象一具没有生命的躯壳；没有感情，没有思想，身子在运动着，生命在活着，不自觉地做着人们常做的事情。他无动于衷地意识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幸。他并不感到伤心或痛苦。伤心痛苦同不幸不一样，伤心的人，不见得不幸，痛苦的人，也不见得不幸。闷钝、死气沉沉，却带有一线渴望，这就是不幸。不能哭，不能笑，又不能愁，实际上忧愁得心都要碎了。不幸，这个常被误用的字眼，已变成眼前的现实。

他本能地意识到，只要忍过今天，把今天剩余的时间熬过去，避开小山岗，避开她，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就会平安无事了，虽然不幸，却很平安。

他跨上台阶，走进老犹太的铺子。他刚一抬头，正好莎莉·维利尔扭过头来。他们互相望着。

柜台后面的犹太老人消失了；艾萨克一边擦着厚厚的眼镜，一边用敏捷、锐利的眼光从这个看到那个，之后也消失

了；莎莉·维利尔身后站着的疯子山姆看见了这一切，明白了这一切，他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他们两人。

剩下的这一男一女，他们越过各种各样的东西互相望着，这些东西也忽然都消失了。周围的人或物，小铺子里哗啦哗啦响着驱赶苍蝇的扇子，望着他们的那些尖锐的目光，这一切，统统无关紧要。什么肤色啦、信仰啦、种族啦、阶级啦，全不重要。只有这一男一女最重要，他们在眉目传情。

女的眼睛说：“我一夜一夜地等你。”流露出责备的神色。

男的眼睛沉默不语，自感惭愧。

女的眼睛又说：“你为什么不来？你答应过要来的啊！”

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尔后，又都照旧了。年轻的艾萨克仍在屋角处擦着他的眼镜，从兰尼看到莎莉；老犹太的话还没有说完；疯子山姆机敏的眼睛仍在把这一切尽览无余。

莎莉回过头来，向犹太老人笑了笑。疯子山姆拿起柜台上包好的东西，放进篮子里。艾萨克站起来，向兰尼那里走去，在柜台对面停住，脸上挂满友好欢迎的微笑。

“有你一封从开普敦来的信。”艾萨克说。

兰尼等待着。

艾萨克走到铺子小小的墙角处——那就是邮局，把信拿了过来。

兰尼看了看信封上的字迹，认出是西莉亚的。他的心又回到了南非高原，又回到了有色人——马科曾粗鲁地把他们

叫作混血儿——那里，可是离他只有几步远的这位姑娘是位白人。这个国家的法律，不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都这样规定：“黑人、白人在宗教与社会上不得平等。”

记住，兰尼·斯沃茨，记住这个，他告诉自己。但他的眼睛却偷偷地向莎莉站的地方望去。他发现，她也正在向他望来，心里一阵喜悦地狂跳。他抑制住这愉快的心情，把思想集中在那封信上。

想着西莉亚，他对自己说，想着她，她比这个白人姑娘漂亮得多，她同你一样，也是有色人，同她在一起，不会有什么麻烦。有色人同有色人是水乳交融的，有色人同白人是格格不入的，是不正常的。想西莉亚吧，兰尼·斯沃茨，想西莉亚……然而，莎莉就在眼前，虽没有西莉亚漂亮、活泼，却深深藏在他的心里，吞噬着他的肌体，折磨着他的精神。他把信拆开，看也没看，又塞进口袋里。

这里正在发生着一些事情，艾萨克想，不知是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之间一定有些什么，一种强烈的逼人的东西，我能感觉出来，但这是什么呢？见鬼！要全面了解一个人，看到他背后的活动，为什么这么难呢？只知道有某种事情在进行，这不行，还要弄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

“我买点纸烟和烟丝。”兰尼说。

“一个牌儿的？”

“对，一个牌儿的。”

艾萨克把纸烟和烟草拿了过来。

“对了，请送一袋面粉来。”莎莉告诉老人。

“是，维利尔小姐。”老人记了下来。

“开普敦来了不少新书，”艾萨克说，“有空儿你来看
看吧。”

兰尼点了点头。

“今天一定要把面粉送去呀。”莎莉说。

“一定送去，”老人搓着手说，“一定送去。”

莎莉向门口走去，疯子山姆提起篮子，一瘸一拐地跟在她身后。她在门口停住脚，回过头来，眼睛盯住兰尼，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学校情况怎么样，斯沃茨先生？”

兰尼迅速地转过身来，望着她：“不错。”

“那很好，你喜欢我们这寂寞的山谷吗？经历过开普敦快乐的生活后，一定会很寂寞的。你想开普敦吗？”

“不知道。”兰尼说着，声音里有一种痛苦的音调。

犹太老人大笑起来。这真是一位好姑娘，她不反对同有色人谈话，她以一位教师应得的尊敬对待兰尼，不管他是白种人，蓝种人，还是绿种人。他忽然喜欢起这位姑娘来。

“我是个老头子了，”他说，“没念过多少书，不象这两个年轻人，可能也不象你，可是我懂得一些书上找不到的事情，维利尔小姐。你问他是不是感到寂寞，因为他来到你所说的这个寂寞的山谷。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就是因为，书上没有这个。”

艾萨克微笑着，用力擦着眼睛。兰尼点上一支香烟，靠在柜台上。

犹太老人会意地点了点头。

“你可以嘲笑我，孩子，可以对自己说：‘这个老头子又在说胡话了。’但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东西，这是来自生活的真理：

“是的，这条山谷是寂寞的，它只有白天，只有宁静，只有风。在这个国家，还有许多这样的山谷。一条山谷，几座房子，数量不多的人，很寂寞，人们在为面包、住房和孩子苦斗着。整个世界上，这样的山谷比城市还多，大都象这条山谷一样，很寂寞。

“还有一条，心中的山谷，也是寂寞的，因为事情是不妙的，不妙的事情使得它寂寞、空虚、孤独。即使在大城市里，一个人的心也会象这条山谷一样寂寞。只有在有了爱情，有了幸福，有了谅解，有了孩子们的欢笑的时候，只有在没有了仇恨，没有了痛苦的时候……这寂寞才会离开心中的山谷。对我说来，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开普敦，还是在其他各地，心中都有这么一条寂寞的山谷。你瞧，维利尔小姐，这就是一个无家无国的老犹太人所看到的。”

老人难为情地笑着，用力擦着柜台。艾萨克惊异地凝望着父亲。

兰尼心里很慌乱，想出去，莎莉却挡在门口。

疯子山姆的眼睛在晶亮地闪动，犹太老人望着山姆，点了点头。他们彼此十分理解。

莎莉的眼光从兰尼脸上扫过。

“我等着你，”她说。“再见！”

“今天一定送到，”老犹太还以为他说的是送面粉的事。

疯子山姆用锐利的眼光最后看一下兰尼的脸，跟着莎莉走出铺子。

艾萨克重新振作起来，撇开思想深处关于心中山谷的一些想法，向兰尼微笑着。

“好几天不见你了。”

“我一直很忙。”兰尼说。

“我真为梅布尔难过。”

兰尼耸了耸肩，“也只能如此。我希望能知道她现在在哪儿。我本应该给她一封信，把她介绍给我的朋友。”

你太关心自己的事了，艾萨克想。他大声说：“马科昨天来了，他问及你呢。”

兰尼猛地挺起身来。

“我该走了。夜校该上课了。再见。”

“好。”

兰尼走到门口，又停下来。他问：“你能不能出来走一走？”说时没有看艾萨克。

艾萨克看了父亲一眼，又回过头来望着兰尼：“好吧。”

“你要是忙，就算了。”兰尼急忙说。

“没什么。”

艾萨克解下围裙，绕过柜台。他看到父亲眼里那不赞成的神色，攥紧了拳头。“我一会儿就回来，爸爸。”

老人伤心地摇了摇头。

他们从铺子后面绕过去，向远离斯蒂费尔的方向走去。他们默默地走了很久，兰尼双手深深插在衣袋里，头低着；艾萨克背微弓，头高昂，厚厚镜片后面那双犀利的眼睛里有一种恍惚的神色。

夕阳西沉，天边只剩下一道橙色的微光，黄昏的凉意笼罩大地，远处的青山一片朦胧。

艾萨克不时回头望着兰尼，仍然没有说话。

山沟和房舍远远被抛在他们身后，在这辽阔空旷的大地上，他们成了两个小小的黑点，四周没有一点人生的活气，整个高原，整个大地，整个太空，一片死寂。

他不是真正想找我谈话，艾萨克这样想，是让人来理解他。他取下眼镜，望着前方。

“她说她等着，是对你说的吧？”

他们又默默地向前走了几步。

“是的。”

更长的时间里，又只剩下这旷野的宁静。艾萨克突然感情冲动地抱着兰尼的双肩。“你不想把这件事告诉我，兰尼，而是让人家去理解。我理解了。”

他俩不约而同地转身向回走着。

兰尼在小铺子后面告别了艾萨克，心里感到很安静。有人能理解他，他畅快多了。但使他平静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却又抓不住它，很难捉摸。他没有尽力去抓住这个不管叫什么名堂的东西，那无关重要。好象也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东西。

当他向着组成斯蒂费尔的那一簇破旧的房子走下去的时候，世界突然变得美好起来。他看到了晚景的美丽，看到了起伏不平的大地上散落着的幽暗的影子，心中抚爱着那些柔嫩的青草。原野的宁静笼罩着大地，令人心旷神怡。他抬头仰望着天空，寻找着爱神金星。它就在那里，看到金星，他心里豁然开朗起来。他把手插进口袋里，吹着愉快的口哨，晃晃悠悠地从疯子山姆的“大街”上走了过来。

兰尼突然又有了欢笑，有了幸福。人们高声向他打着招呼，他热情洋溢地回答着。他停下来，听一位老人讲故事。老人讲到一个污秽的情节，讲不出来了。他同老人一起大笑起来。他也讲了一个滑稽故事，一些人靠拢过来，欢笑着，心里很快活。消息很快传开了：他们的老师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呢。

不一会儿，差不多半道街的人都出来了，一场有色人的临时集会开始了。人们欢乐狂放地讲起故事来，这种欢乐狂放只有在非洲有色人中间才能见到。

一直在小教堂向上帝做着祈祷并一边等着夜校上课的老传教士，这时也匆忙走了出来，讲了一个最最可笑的故事，然后提醒大家，上夜校的时间就要到了。

“感谢上帝，”斯沃茨大姐热忱地喃喃着，“感谢仁慈的上帝。”她也与大伙一起出来了，看见兰尼在欢笑，她乐得不得了。这一下，她放心了。这才是刚从开普敦回家时的兰尼呀，比那时还快活，同一小时前离家到小铺去时的兰尼完全成了两个人。刚才，她还为他的不高兴揪得心痛。现

在，她高兴得简直受不了了，眼睛里闪着晶亮的泪珠。兰尼高兴了，她的孩子高兴了。她放下了这么大的一个包袱，腿都软了。她靠在墙上，免得倒下去。虚弱渐渐地消退了。

传教士拍了拍她的肩膀。她窥视着他的眼睛，心里猛一震惊，意识到他全已明白，泪水涌满了眼眶，从腮边流了下来。

“我同你的感受一样，大姐，”老人说，“不过，现在结束了！别让他看见你的眼泪了。”

“该上课了！”传教士高喊着，急急忙忙向小教堂走去。

“来吧，孩子，”老妇说着，挽起兰尼的胳膊，“我给你泡好了一杯茶，喝完，我们到学校去。”

兰尼轻轻拍了拍母亲的手，望着她的眼睛，微笑着。他们手挽手走进小房子里。

“上帝是伟大的啊！”母亲低声细语地表示感激。

七

莎莉·维利尔闭着眼睛，靠在安乐椅上。格特站起来，一句话没说，走了出去。她和格特之间很少说话。

她是管家，这里的一个穷亲戚，而格特是正统维利尔家系的最后一个人。自从另一个莎莉死了以后，格特变了。以前，他是个活泼、愉快、爱开玩笑的人。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听说过她叔叔格特放荡不羁的人品，嬉笑耍闹

的恶作剧，滑稽可笑的故事以及他胡作非为的丑闻。

现在，这个正统的维利尔家族中的最后一个人，已经全然不同了。他，不多讲话，不露感情，沉默、冷酷、粗暴。

她并不是正统的维利尔，这一点她十分清楚。她父亲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被格特的父亲老格特收养起来，后来长大成人，成了这家的一个儿子。

她极力回忆着父亲……他不象别的维利尔，维利尔家族的人体格庞大、身强力壮、红肤红发，总以他们的红头发、红胡子而自豪。她的父亲，矮小、瘦弱，肤色淡褐。他多么会讲故事呀！讲着神情迷茫地微笑着。是啊，他真会讲故事！讲起有趣的故事来，连母亲也不再生气了。母亲总是因为他懒惰，同他生气，所有的维利尔都说他懒。他们瞧不起懒惰的人。只有坦特老人喜爱父亲，比爱自己的孩子还爱哩。可怜的坦特老人啊！

她和父亲曾经是很愉快的，非常地愉快。母亲老是骂呀，怨呀，哭呀，这丝毫无妨于他们的愉快。

眼前一下子成了过去，往事死而复活，她又成了德兰士瓦小农场上的一个女孩儿，又住进了父亲在老格特给他的那块土地上自建的小白房子里。

一条小溪从房前流过，景色十分优美，一排绿柳的细枝条拂在流动着的溪面上，这是他们娱乐的场所。在这里，他同柳树谈过话，还告诉她柳树是怎么回答的。在这里，他曾答应教她柳树的语言。他已经教了她一些河流的语言，她已经能够听懂一些小河在大地上流过、奔向遥远的大海时发出

的淙淙声响。

大海啊！有一次，她生了病，父亲把她带到海边，一起倾听那粗犷、苍老的海啸声。大海是那样悲哀，那样暴怒，那样凶猛！真是个骂人的能手！父亲曾向她解释，水手们骂起人来特别凶狠，就是因为有大海这个良师、世界上第一流的骂人专家。

这一切当中，最美好的，是当父亲打开书本，把她抱在膝上读着的时候。

她的母亲最讨厌他这个样子，所有维利尔家族的人都讨厌他这样做。现在看来，多么容易理解。那时，她怎么也理解不了。维利尔家族的人都上学读书，但只有父亲一人保存着他的书本，还增添了许多。他喜爱书籍，喜欢阅读。正统的维利尔家族的人喜爱努力经营，农场越搞越大，房子越搞越漂亮，卖了粮食，买回猪、牛。父亲只干够一冬的吃用，然后把所有的时光花在小莎莉身上，花在书本上，花在散步上。

只有一回，他真地生气了。因为家里穷，母亲一直骂骂叨叨，他起身拿着烟斗就出去散步了。母亲趁他不在家，抓起桌上的书，统统投到火里，用棍子翻着，挑着，全部烧成了灰烬。他回来发现后，气得不得了，一拳打在母亲脸上，然后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莎莉睁开眼睛，叹了口气。现在，他们两人都死去了。她忽然站起身来，向格特的房间走去。她敲了几下，然后推开了门。格特从那本破旧的荷兰文《圣经》上面抬起头来，

看了看她。

“我想去看看坦特老人，行吗，格特？”

“不行！”

“让我去吧。”

“为什么？”

“我想看看她是否一切都好。”

“她一切都好，不然，那个卡菲尔女人会告诉我的。”

“可我想去看看她呢，格特。”

格特砰地一声将《圣经》合上。

“你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你可以随便出出进进，只是不许你去见老坦特。我告诉过你，不许提到她。如果我想让她住在这里，想让你见到她，就不会把她安置在农场的另一端去了。”

“她一定太孤单了。”

“够了！”

莎莉关上门，慢慢走向自己的房间，凝神窗外，对这柔媚的非洲之夜视若无睹。她并不感到伤感或不安，只是对坦特老人有些好奇。为什么坦特老人只能住在农场的另一边呢？为什么不能在这儿住呢？自从她来到这里，知道坦特老人住在农场另一边以来，这种好奇心越来越强烈。为什么格特这样做呢？坦特老人是他自己的祖母呀！格特是什么用意呢？

使她惊奇的是，她竟然有勇气突然向格特提起坦特老人来。

她摇了摇头，打算忘掉这件事。她想起兰尼。真的，她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呢，不管想什么事，心里总少不了他。

今天晚上，他一定会在那里的，她知道他会来的，她从内心深处知道这一点，他一定会来的。她已经邀请他来，因此他一定会来。她明白，他避开她，是因为他不想见她，他怕，她理解这一点。但她不想让他害怕，没有什么可怕的。

他是有色人，她是白种人，她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同。与他在一起，她没有这种感觉。与别人一起时，有这种感觉。他是男的，自己是女的，一个小伙子，一个姑娘。

突然，一种可怕的念头闪进她的脑中：格特知道了怎么办？她又努力把这种想法压下去。谁也不会知道的。

她想起了那个夜晚，发现他躺在地上，她把他领回去，洗去脸上的血污。那时，他眼里的目光与她父亲回去见到书本还在燃烧时的目光完全一样。

我为什么要去见他？她问自己。

她没有回答。这是完全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可激动的，仍象他未到这里前的那些夜晚一样，到那里去。那时并没有感到有所失望呀。懊恼吗？是的。但这懊恼已经减轻了许多，因为她知道他一定会来。她心中有一种热烈的情感，有一种自己也无法理解的巨大的谅解。这热烈的情感和巨大的谅解客观地存在着。

她从窗口转过身来，脑中闪过父亲常常喜欢读给她听的那些诗句。

她哼着曲子，走进厨房。两个土著黑人女仆正在洗碗。

她开始收拾起来，把东西挪开，好让那些年轻女仆们省点劲。她们眼里流露出感激的神色，这意味着她们可以早一点回家。

“莎莉！”

格特的声音在房子里回响。

她急忙来到他的房间。

“有事吗，格特？”

他穿好了衣服，要外出。她想，他要到斯米特小姐那里去。斯米特的农场在铁路另一侧。除了办农田事务外，这是他唯一愿去的地方。每次到那里，就在那儿过夜，或者待得更久，回来时喝得眼睛通红，酩酊大醉，象害大病一样。在这种时候，黑人们都远远地躲开他，只有疯子山姆才是他唯一能体谅的人。

格特望着她，眼睛里露出一一种歉意，说话的声音也一反常态地温和起来。

“我到斯米特那里去，”他向一边望着，“我已经告诉山姆，要他不要离开房子，等会儿在出去的路上，我再告诉一下威里昂，要他顺便来照看一下。也许你愿意让他和他老婆在这里过夜吧？”

威里昂是格特雇在农场上的佣人，是他的得力助手和监工。莎莉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他的老婆。

“山姆就行了，别再叫威里昂两口子了。”

格特脸上掠过一丝悲凄的微笑，使他显得还有一点儿人性。

“我也不喜欢他，”他吃力地说，“不过，他倒是一把好手，也只有他，同我的脾气合得来。你也挺合我的脾气，是吧，莎莉？”

“这没什么。”

“那就好。”

莎莉转身要走。

“莎莉。”

她转向他。

“我是不得不到斯米特那里去的呀，我希望你能谅解，莎莉。”

无聊的格特，她想，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叫我的名字。

“我谅解。”她说。

“你没有谅解！你不会谅解！”他激烈地说道，振作起精神，摇了摇头。“没关系……喂，备一匹马，你想到老坦特那里就去吧，不过，别再跟我讲这件事，明白吗？”

“明白了，格特。”

他从她身边走过，没有再看她一眼，匆匆离开了屋子。莎莉在这开着门的房间里等着，听着。似乎过了一个小时，她才听到急驰均匀的马蹄声渐渐消失。她关上格特的房门，走进自己的房间。

无聊的格特。她明白，他不得不去喝酒，就象疯子山姆不得不犯疯病一样，只是山姆是疯子，格特却没有什么病，或许隔些天去喝一顿酒就是他的疯病吧。或许，这与很久前

死去的另一个莎莉有关。

她在屋子里踱来踱去，陷于深思，把东西捡起又摔掉，极力要把格特去喝酒前瞬间的人性弄明白。但她心中又一次涌现出对兰尼的思念。她知道，她是故意在拖延出去会见他的时间。她玩味着脑中闪过的一些想法。

另一个莎莉是什么样子呢？美丽吗？善良吗？正派吗？是她的死使得格特如此变化的吗？为什么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这个家里就不再谈起另一个莎莉了呢？为什么坦特老人不得不一人住在农场的另一边呢？

兰尼可能正在等呢，她心里暗暗地说。她没有理睬这个想法。

为什么格特突然改变主意，告诉她可以去看坦特老人呢？但今天晚上不能去。不行。不同兰尼一起去，她是不会去的，而她又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不行呢？不行，做不到，无论如何，今晚不行。也许，在别的什么时间。当然，她还可以再去，不告诉格特，不让他知道。格特说她可以去，并没有说‘只能去一次’。他说，‘去吧，只是别对我讲这件事。’对，应该悄悄地去。不过，今天晚上不行了，今晚要会见兰尼呢。

她甩掉拖鞋，穿上鞋子，走到厨房里。黑人姑娘们正动身回家。她望着她们向马科小屯的方向匆匆走去。她走到各个房间，关掉所有的灯，只剩下厨房的灯，成了大房子里唯一明亮的地方。

她敏捷地在餐桌的一角摆上两个咖啡缸子、两个小盘、

一块冷肉、面包、油糕。她一边干活儿，一边哼着曲子。她往炉子里加了些煤，把炉灰扒出来，水壶里添满水，放在火上，取出咖啡壶，放好了咖啡。

她踮起脚尖，正要吹灭厨房屋顶中央吊下来的油灯，眼里却出现了一种恍惚的神色。她犹豫了一会儿，又放平了脚根。

“不会有什么错，”她说，“爱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错的。”

他为什么回避我呢？他认为这样做不对吗？她想起自己的父亲。她清楚地意识到，即使父亲说这是不对的，她也不相信。兰尼不象别人，他与众不同啊。

她踮起脚尖，吹灭了灯。

外边，在夜色轻柔的抚摸下，一切物体都变得优美、柔和，罩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泽，甚至丑恶的东西也变得美了，美丽的东西更加美丽。万千繁星，在遥远的清空闪烁着明亮的光芒。

莎莉仰望着星星，请求它们告诉她，这样做是不是错了。星星怀着通情达理的善良心情俯首回答说“没有错”。她询问大地，回答也是一样，它们以无限的智慧回答说，这样做没有错。

星星大地，草木风云，黑暗光明为证，聪明智慧的大地说，这样做没有错。她相信大地，以前就相信它。

黑暗中，那条狗在她腿边急得团团转，要跟她一块去。

“来吧，”她说，向俯视斯蒂费尔和马科小屯的山岗

走去。

从很远，她就看到有一点光亮，象是萤火虫，但她知道那不是萤火虫，是兰尼在等她。她安详、镇定、从容不迫地走着……

“晚上好，”她说，在他附近的一块平石上坐下，“等了很久了吗？”

他把烟头凑近手表。“快一个小时了，”他不动声色地说。

“我等了好几夜了呢，”她安静地说，“你为什么躲开？”

“我不想来。”他说。

“为什么不想来？”

兰尼用力吸着烟，什么也没说。她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

“怕了吗？”她问道。

“没有怕。不过，这样做并不聪明。”

“那你为什么还来？”她轻声问。

兰尼强忍着性子，没有反驳。为什么与她在一起，自己老爱发火呢？

“你要我来的呀。”他和悦地说。

她轻声笑着，保持她平静安详的神态。

不是因为她漂亮，兰尼想，西莉亚比她漂亮多了，那也无用，他高兴同这位姑娘一起在这里，高兴这么默默地坐在这块石头上怅望。镇定和安宁的气氛从她那里传到他的身

上，使他宽慰，使他舒畅，使他想枕在她膝头上睡觉，使他忘记了她是白人，自己是有色人，使他感觉到象一个人，一个镇定、安宁、心满意足的人。他惊奇地意识到，同她生气的时候，这种宽慰的因素也依然存在。然而，她并不漂亮。

“这里真可爱，”她说。

“是的。”他说。

“听听这里多么沉静吧！”她说。

他侧耳倾听，这笼罩万物的沉静从天空、地下、空中巨浪般地涌来。

“我父亲教过我倾听沉静。”她说，知道他也会理解的。

“沉静是和平的。”他说。

“他喜爱书籍，喜爱沉静，喜爱树木河流。”她说。

“他现在在哪儿？”

“他死了。”

“对不起。”

“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背诵‘愉快的笛声高亢奔放’罗。”

“是的，现在我知道了。”他说着，移动了一下身子。

“这块石头舒服些。”她说。

兰尼走到她身边，舒展四肢躺在草地上。这样舒服得多。

“当然还是躺在草地上好，那样更舒服。我想，不会有露水的，”她说，摸了摸草，“脸朝上躺吧，那样会休息得更好些。”

他伸展着身子，头，几乎挨着她的大腿。

“我小时候，”她说，“父亲常常这样躺在草地上，把他考虑的事情和真正重要的事情讲给我听。你也讲给我听吧。”

“没有什么可讲的，”他轻声说，“我只是想让学校很好地办下去，让孩子们能够上学读书。我们的人民需要文化啊。”

“完了？”

“不。我想让他们象真正的人一样很好地活下去，有足够的食物、衣服，有足够的用品，使生活美满些，人人都得到自由、幸福。”

“为什么？”

“不知道，只是想让他们享有这些。”

“你打算怎样让他们得到这些呢？”

他扭过头来，想看清她的面容，想看清那种安详的宁静是否还在她脸上。他处在那种宁静的紧紧包围中。

“不知道。”他说。

突然，一只蟋蟀在不远的地方“吱吱吱吱”地叫起来，叫叫停停，停停叫叫，不知疲倦，也不中断。平静的沉寂笼罩着一切。

“你没有把你真实的思想告诉我。”她说。

“我已经告诉你了。”

“不，兰尼，那是你的打算，你的思想呢？”

他想搞清楚一直在考虑着的这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那种自我抑制、自我约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很难讲啊。”

“试试看，我很想知道。”

“很难讲，莎莉。只有当你是一个有色人时，才会理解这一点。刚才我讲的并不是我或者别的有色人所需要的全部东西，我们所需要的更丰富更深刻。”

“什么？”

他自言自语地说着，莎莉在一边仔细地听。

“在内心深处，我总觉得郁闷乏味，好象缺水缺氧一样。这是我的内心，你知道，我的内心是不自由的。我做事情，从来不凭一时冲动，我常停下来，想一想，这么做会不会挨骂，会不会引起麻烦？我必须经常弄明白这样或那样做是否安全。我在开普敦市中心的街上走的时候，老是怕某个白人会无缘无故地骂我，从而引起麻烦。我并不怕麻烦，不怕格斗，我只是怕……它压抑了我的心，使我感到一切都索然无味。你明白了吗？”

莎莉沉默着，转过脸去，凝视着远方。过了一会儿，兰尼又继续说下去。

“我回乡的那一天，向收票的站长说了几句话，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寒暄了几句有关天气的话，他一言不发地盯着我看。我的确需要自由，但更重要的是，我想知道是否再也不会有人那样看我。有任何人那样看我，我绝不可能自由。

“那件事情过后，又在一个咖啡棚前遇到两个男子和一个姑娘。其中一个人把我揍了一顿，因为我不怯懦、不卑顺。如果我当时还手的话，早就被打死了。后来，他们还把

痰吐到我脸上。

“你知道，我并不害怕别人。假如我害怕别人，也许情况会好些。这就是我的思想。这东西总有一天要爆发，那时我也就完了。这真使我伤心，使我愁闷。”

“你一定恨我们吧，兰尼？”姑娘悲伤而又温柔地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恨。”他平淡地说。

“你真好。”她说。

她的手指轻轻地抚摩着兰尼的前额，然后放在那里。兰尼闭上眼睛，叹了口气。世界是美好的、宁静的，他的心已不再感到无味和郁闷。

“我刚才给你讲的，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他小声说道。

“我很高兴。”

“有色人自己之间从不谈论这种事，我也绝不可能告诉别的白人，哪怕是我的朋友，哪怕是那些为有色人而斗争的人。”

“我很高兴。”她安详地重复着，用指尖爱抚地在他额头上抚摩着。他伸出手来，摸着她的手指。

“兰尼。”

“嗯。”

“白人和有色人之间有什么真正的不同吗？”

他想回忆一下马科关于民族情感的论述，却回忆不起来，爱抚的手指在干扰着他。

“有不同。有色人是有色人，白人是白人，这是其一；

其二，有色人是半白种人。”

“不仅仅如此。”

“对。人类最初出现的时候，温暖地带的人皮肤里的色素多些，以便保护皮肤免受阳光损害，这叫作，天助人也。太阳的热量太大了，他们的头发就变得卷曲起来。那些在寒冷国土上的人们，色素很少，头发也是直的。这就是白种人和黑种人的来历。为什么要问呢？”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不过，即使你告诉我说，有不同，我还是要说，你错了，因为你我之间能够互相交谈，彼此理解。”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这样。”

“别再忧愁了。闭上眼睛，安安静静地躺一会儿吧。过一会儿，我们好散步去。现在，你要安静地躺一会儿。那条狗已经在我脚边睡着了，听见它的呼噜声了吗？”

“听见了。”

“好，你也睡吧，把眼睛闭上，今天下午你显得很疲劳呢，我来守护你，闭上眼，睡吧！”

她那冰凉的手指放在他的眼睛上，把眼皮放下来。兰尼放松下来，感到全身陷进泥土里，泥土变得松软舒适，禁不住他的压力，把他搂进自己的怀抱里。

“睡吧，”莎莉喃喃着，象母亲哄着孩子，象小女孩哄着可爱的布娃娃。

不久，兰尼就睡着了。

莎莉感到满意，感到幸福，好象小时候同父亲在一起一

样。这感觉使得姑娘、妇女和母亲三者结合在一起。当她低头看着兰尼时，眼睛里只剩下妇女的成分，饱含着热烈、明确、同情的深爱。

她要帮助兰尼消除心头的那种索然无味的感觉，这样做，能使自己愉快，也能使他愉快。为了这个原因，她一定要这样做。更重要的原因是，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是男的，自己是女的。他生来是有色人，自己生来是白人，这并不是她的过错，这是天然造就，无法选择的。谁也不曾问过他们的事，因此，他们生活，相爱，也无须问别人，这不关别人的事。他们不是想爱，而是相爱，这已成为事实，虽然他们只字未提，也没有必要那样做。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睡吧，我亲爱的，”她轻声说着，眼睛越过两条山沟，向远方望去。

艾萨克吸着烟斗，透过厚厚的镜片，望着马科。

“他们现在可能正在一起呢！”艾萨克说。

马科将空咖啡缸子放回他们之间的桌子上，咬着嘴唇。

“我认为，一些事情就要发生，”艾萨克说，“那位姑娘很寂寞，斯沃茨呢，又长得那么漂亮。我曾想，她是拿他来开心解闷的。然而，我告诉你，马科，她是真心实意地爱上了他。想一想吧，一个白人姑娘，神魂颠倒地爱起一个有色人来！我怎么事先没有诅咒不让这类事情发生呀！感情冲动——是啊，如果她是出于感情冲动，向他暗送秋波，那我

就可以理解了。可是，今天下午我看出来了，她在成夜成夜地等他呢。今天下午，她把这个问题告诉了他。”

“斯沃茨怎么样？”马科问。

“他也一样，他们似乎是在互相吸引，好象这是必然的现象，看来他们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

“或者说，不能隐藏自己的感情？”

“对，不能隐藏自己的感情，马科。”

“可是，这样太愚蠢，太危险呀！如果他一定要爱一个白女人，为什么偏要在这个地方爱呢？”

艾萨克摇了摇头。“你不懂，马科，爱情的产生有两种。”

“是吗？”

“你我知道的是一种。从外貌上判断一个女人，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和苗条的体形，两条腿的模样儿也不错，脑袋摆的姿势，看人的方式，言谈的方式，这一切都使你爱恋，促使你产生了爱情。以后，也许你会发现，你们情趣相投，志同道合，观点相同。果真是这样，你们的爱情就发展，就深化。这是一种情况，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爱情。”

“还有一种爱情。受了这种爱情的支配，人们只知道相互吸引在一起，至于姿色呀什么的，统统不在话下，甚至连这里是南非高原的事实也可以置之不顾。”

“这个我不相信，芬克堡。”

“昨天，我也会这么说的，马科。”

“斯沃茨一定是个傻瓜。他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

“你是在问，一个快要淹死的人为什么还要捞那根并不能救命的稻草。”

“这种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爱情的说法是胡扯八道。”

“在你看来是这样，马科，在斯沃茨看来，却并非如此。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你内心的自由比他的更大一些，这一事实与这件事情有关。虽说你更拘谨些，但又更自由些，因为你有一个过去、一个传统，而他却一无所有。那天晚上你自己就是这么说的。”

“你指的是混血儿的升级？”

“不，不是指那种情况。对斯沃茨说来，莎莉·维利尔只是一个姑娘而已，她的肤色怎么样，他并不在意。好几天来，他尽力想把她是个白人这一事实牢牢地固定在脑子里，可是今天，莎莉当着我的面把它扫到一边去了，因为她对兰尼的肤色也不在意。是的，莎莉当着我的面把种族、肤色、民族情感象扫除肮脏的蜘蛛网一样，统统扫掉了，只剩下男女之别。”

马科的脸上泛起一种不常见的微笑，一扫那深深刻在嘴角上的苛刻严谨的皱纹，向上微微弯曲的嘴角饶有风趣，眼睛里闪现着嘲讽的目光。

“你还挺浪漫的，我的朋友，颇有点诗人气质呢，真不愧为能够写出《圣经》这部优秀著作的民族的儿子！”

“上星期，我每天都见到斯沃茨，”艾萨克严肃地说，“他少气无力、神色紧张。再说，开普敦还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在爱着他呢……这样做有什么好处！问题在于，这是件严

肃的事情啊，马科。”

马科叮望着犹太青年，神情严肃起来。“你和他一起散步的时候，对他讲了吗？”

艾萨克摇了摇头：“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莎莉今天来的时候，谁还在场？”

“只有我和我父亲，疯子山姆是同她一起来的。”

“那位疯子山姆明白了这一切。”马科不紧不慢地说。

“他会讲出去吗？”

马科耸了耸肩。

“毫无办法。”艾萨克说。

“我们必须使他明白。”马科说。

“怎样做呢？”

“不知道。明天我们相会好吗？”

艾萨克想到他的父亲，懊丧地点了点头。

“叫斯沃茨也来。我走了，晚安，我的朋友。”

马科走了，剩下了艾萨克。两个人都在为同样的事情深思着。

菲达坐在那里，双手托着下巴，呆呆望着小小厨房的一角。情欲的冲动使她又想远走高飞，她在激烈地作着思想斗争。情况总是这样，这是她不得不忍受的折磨。她坚持向这种出走的欲望斗争，直到头痛欲裂，于是，就站起身来，梳妆打扮，走向车站，买一张到开普敦的车票，在那里把自己交给别的男人，以便忘掉她所深爱的那个人的残畸的躯壳。

她坚贞不渝地爱着这个人，还要永远爱下去，直到她死的那一天为止。

为什么上帝这般残酷？为什么山姆要活下来？身受这种虽生犹死的苦痛，真不如死了的好！上帝！她有时多么痛恨上帝啊！有时，她简直憎恨一切事物、一切人！想起那个死后还控制着山姆的爱情的白人女人，她万分嫉恨。她多么热烈地爱着山姆啊！

只有开普敦能使她得到安慰，只有在男人们的怀抱里才能使她忘却一切，接连不断的粗野的男人和各种各样的床铺，会使她疲惫不堪，迟钝僵化。在那里，只有在那里，才能逃避现实的生活。

她把痛苦深埋在心间，放声大笑着，扭摆着屁股，用媚眼招徕男人，直到他们象一群饿狗互争一块骨头一样来追逐她。她虽然在大笑，内心却在流血。开普敦啊，只有那里，才是逃避之处，只有开普敦才能使人忘却。开普敦啊，为了稍微得到一些补偿，人们才到那里去。

为了从脑中扫除掉那个死去了的白女人的形象，扫除掉山姆和因山姆所引起的痛苦，到开普敦去吧。开普敦——逃避的地方！

“必须打消这种念头，”菲达说。这不过是一种祈祷而已。她知道这种祈祷是无用的，总是无用的，几个孩子就是证明，为什么今天就应该不同了昵？她攥紧拳头，指甲扎进手掌，流出血来，眼睛里凝聚着泪珠，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同这种念头斗争有什么好处？到头来还得走。她是个有骨头

有肉的人，不是块石头呀！血肉之躯只能有这么大的忍耐了。

她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还没有走到门口，门开了，疯子山姆站在门槛上，眼睛闪着晶亮的光芒，半边脸痛苦地抽搐着。

菲达抓住他的胳膊，拉他进屋，关上了门。

“什么事，山姆？”

“头痛。”

“前几天刚痛过呀。”

她扶他坐在椅子上，密切地注视着他。

“不是一码事，”他含糊不清地说。

菲达闭上眼睛，祈求恢复体力。山姆把头垂在胸前。

“我想回忆。”他说。

“那样会使你伤心的，山姆。”

“我一定要回忆。”

是的，他必须回忆，以前已有过两次。一些事情迫使他想起死去了的白人姑娘，他就来找菲达帮他回忆。

菲达思虑着。这是她最无法忍受的，也是任何人难以忍受的。但她知道，她会忍受住的，为了他，她愿忍受一切，愿经受一切苦难，那怕死一百万次。山姆是她的心，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

她心里盘算着该怎么说。首先说：“她很美，”先说这个，其他话也就容易了。她抓住椅背，紧紧地压在上面，直到觉出痛来。

“她长得很美，山姆，”她的声调轻松、愉快，那双强忍着痛苦折磨的眼睛里却涌满了泪花。

“还有，”山姆急切地说。

她合上的眼睛，一直闭着。

“山姆，你难道看不见她那张可爱的漫长脸吗？头发从中间劈开，又黑又长，身体瘦俏、齐整、苗条，笑的时候下巴上有个深深的窝窝儿。你最喜欢她的牙齿，山姆，你说过那是世界上最精美的象牙雕刻。”

菲达伏在椅子背上，咽了一口空气。她紧咬着嘴唇，一滴鲜血从嘴角流了出来。

山姆直起腰，挺起身子坐着，头歪向一边，显出十分得意、十分安详的神态，眼前出现一幕渺茫的温情，他又回到了过去。那不是个瘸子。他看见他的莎莉在走动，他知道他的莎莉爱他。

“她走路的时候，右肩稍微抬起。你能看见她吗，山姆？……”

菲达说话的时候，山姆眼里的渺茫神色渐渐消失了，眼睛突然变得明亮、锐利、机敏，聪明的眼睛里显露出巨大的痛苦。

“别讲了，菲达，”他声音沉重而痛苦地说，“头痛过去了。”

他慢慢转过脸来，仰望着菲达的脸。菲达努力去笑，眼泪却流了出来，脸也在抽动。她瘫倒下去，一只腿跪在地上。她挣扎着正要爬起，山姆伸出那只好手，把她拉在怀里。

她反抗了一会儿，然后屈服了，把头埋在他的膝上。她把一只拳头塞进嘴里，不让哭出声来。

山姆把她的头发拢为一束，握在手中，向后拉着，直到她抬起头来望着他。

菲达渐渐不哭了，颤抖也停了。

“亲爱的菲达，”他说，菲达这时感到头发被拉得很紧。她从他那明亮而又充满痛苦的眼睛里看出一些别的意思来。

“我太刺伤你的心了。”山姆说。

“没什么。”她生硬地说着，擦去眼泪。

山姆望着她，看了好长时间，然后转过脸去。

“我已经使你够痛苦的了，再没有任何事情比那些更能使你痛苦。我再不使你痛苦了。”他努力地微笑，半边脸向上抽动着。“如果我是个完好的人，象个男子汉的话，我会说，‘菲达，我爱你’。可我是个魔鬼。你知道吧，菲达，他们对我所下的毒手，把我同她用一种比爱情还强烈的东西连系在一起。你，我爱，但她总是在那里。我记不得事件发生以前还有过什么事情，我全部能够记起的只有她的形象，虽然看不见她，却能感觉到她的存在，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每当我疯病发作的时候，她都出现在那里。她将永远会那样的。”

“这个我知道，山姆，我始终很清楚的。只要你爱我，一切都不在话下。”

“你这不是真话，菲达。”

“是真的，山姆。刚才我还打算着到开普敦去呢。现在，我不走了，我已经自由了。我要留在这里，永远也不走了。我要在这里劳动。”

“我看到了你脸上的那种痛苦，菲达。”

“那是我不知道你爱我，山姆。我只知道我是你最亲密的一个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但那不是爱情呀，山姆。我已经等了好久好久了，山姆。”

山姆的半边脸又抽动起来。

“你爱这个。”他望着自己的躯体说。

菲达的眼睛里有一种温柔、亲切、明悟的神色。

“我爱你，山姆，我一直在爱你。”她又对自己说，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重要的了。

菲达站起身来，把咖啡放在炉子上。世界一下子变成令人喜爱的地方。

“山姆。”

“怎么，菲达？”

她十分羞怯，象是少妇初次同情人幽会一样。

“我想问你一点儿事情。”

“好，说吧。”

“我不好意思说。”

“好吧，你可以不好意思。不过，还是问吧。”

这才象山姆，聪明机智，通情达理。她心里热乎起来。

“你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爱我的？”那声音低微而迫切。

山姆深沉的声音里带着笑意：“啊，好久好久以前了。”

“多久呢，山姆？”

“五年到十年了。”

“你却一直不说？”

“我不想刺伤你的心。”

菲达笑了。原来是为了她，为她的感情着想啊。

“你真是个傻瓜，山姆，”她愉快地说着，把咖啡倒出来。她很高兴母亲把孩子们带去做礼拜去了，她和山姆现在可以单独在一起待一会儿了，这正是她所希望的，他们两人在一起，她和她的山姆。她已经等了多少年了呀！

她给山姆端来一缸咖啡，又端着自已的咖啡走到窗前。窗外已是夜晚，宁静的夜空里闪烁着银星。这夜晚的宁静现在已经不同了，已不再使她心烦意乱，不再使她渴望喧闹嘈杂的生活，不再使她向往开普敦。她现在爱起这宁静的山沟来，它意味着安宁。

明天早上，她将到大房子那里去见莎莉·维利尔，她要顶替梅布尔的工作，要干活儿挣钱。可怜的梅布尔，她现在怎样生活的呢？她在开普敦有栖身之处了吗？她在哪里呢？和谁在一起呢？唉，梅布尔应该走自己的路，应该找到心中痛苦的原因，谁也帮不了她。对，应该到大房子去找莎莉·维利尔，把那件工作要过来。

“今天晚上，格特·维利尔喝酒去了，”山姆说。

菲达只顾倾听他话语中悦耳的音调，没有听清他说的内容。

“莎莉也出去会见兰尼·斯沃茨去了，她爱上了兰尼。

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头痛。”

她终于明白过来，急忙转过身，盯着山姆：“什么？”

“真的，”他说。

菲达心里说，又来了！同样的事情又要发生了，先是山姆，现在是兰尼·斯沃茨。为什么？为什么呢？

“这不可能，山姆。”

“这是真的，”他平静地说，“我知道，我看见了。”

象兰尼·斯沃茨一样，山姆曾经是一个年轻、健康、强壮的人，也很聪明，是他们把他毁成这个样子的。现在，同样的事情又要发生了，它将会有什么结局呢？

“兰尼·斯沃茨怎么样？”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爱她吗？”

“是的。”

“这个傻瓜！”她痛苦地说。又重演了，一切又要重演了。他为什么不同他那个漂亮的姑娘保持关系呢？”

“难道这样的爱情错了吗？”山姆轻声问道。

“这里的人民尊敬他，期望他做些了不起的事情。”

“可那样错了吗？”

“没有好处！他是在给人们带来更大的麻烦。”

山姆用他的好手摸着脸，左边的脸向上抽动着，眼睛里

“你是阻止不了的，菲达，”他含糊不清地说，“你知道，爱情，是力大无比的，比恨的力量还要强大。只有爱，能杀死恨，不是别的。恨消了，就是因为爱增强了。爱，正在向最高峰发展。一个白人女人能够爱一个有色人男子，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里所有的有色人有了希望。爱，使人生存，使人谅解，使人斗争……看看我吧，菲达，兰尼·斯沃茨和莎莉·维利尔是控制不了他们自己的。”

“但会有什么结局呢，山姆？”

“谁知道呢。”

一定要制止，菲达自言自语地说，一定要制止。对兰尼强烈的恼怒涌上胸间。

莎莉抚摩着兰尼的脸。“醒一醒，兰尼。”

她用手指梳理着他的头发。

兰尼睁开了眼睛。

“快起来吧。”

月亮高高升起。月光下，他们能够互相看清对方了。兰尼打着呵欠，坐了起来。

“睡好了吗？”

“挺好的。”

“快起来，咱们走吧。”

她踢了一下熟睡的狗。“起来，老K！”

莎莉跃起身子，伸出双手。兰尼抓住她的手，一使劲，站了起来。他们手拉着手，站在那里互相对望着。老K舒展

着肢体，声音嘈杂地抖着身子。兰尼把她拉向身边，拥抱着她。他们紧紧地偎依在一起。

没有说话的必要，两人都无需说“我爱你”。他们都很清楚这一点。从这直率、自然的举动中，他们完全明了彼此的心意。

过了一会儿，兰尼把她从身边推开一点，双手捧起她的脸，凝望着她的眼睛。泪水流湿了他的双手。

“怎么了？”

“没什么，我太高兴了，我在思念父亲呢。”

他亲热地吻着她的嘴唇，擦去她的眼泪。他们又热烈深情地拥抱在一起，他心中索然无味的郁闷心情完全消失了，莎莉空虚寂寞的心里得到了充实。

她抬头叮望着兰尼的脸，眼睛里闪着星星般明亮的光芒。

“你还记得犹太老人说的心中的山谷吗，兰尼？”

“记得。”

老K不耐烦地围着他们俩转来转去，他们两个根本不去理会它。世界是他们的，大地上的一切，大地的美丽景色，美好、热情的事物都是他们的，其余的一切都被忘却，丑恶、狭隘、卑鄙、冷酷——统统被忘却，连危险也被置之度外。

他们忘掉了不同肤色的自由平等的结合是这一国度里极大的罪恶，要受到从教会到工党所有人的谴责；忘掉了“人种杂交”这一丑恶字眼会被当作标签贴在他们的爱情上；也

忘掉了控制、束缚人们思想的无端的恐惧和偏见。

这热恋中的姑娘和小伙子，单独地在一起，自由、幸福地相爱着。

莎莉轻轻地脱开身子，拉起兰尼的手在前边走着，向马科小屯的方向走去。老K围着他们欢蹦乱跳，忽而冲向前面，在那里等着，忽而又跑回他们身边。四周鸦雀无声。他俩紧傍着身子走了半个小时，转向马科小屯的左方，来到山沟的另一边。他们已经心醉神迷了。

孩子们，歌唱爱情吧！老人们，歌唱爱情吧！男女青年们，歌唱爱情吧！歌唱那实实在在的心和洋溢着爱情的思想，歌唱那深沉、宁静，虽然无声却很丰富的愉快和欢乐，冲决那仇恨的封锁，阻住那愚昧的洪流！这歌唱，会使人宽慰，使人自由，使人精神振奋。孩子们，为我们的时代放声歌唱吧！不要歌唱仇恨，不要歌唱战争，要歌唱爱情。让大地从苦难中解放出来，挣脱锁链，高歌欢唱吧！让清晨、正午、黄昏、深夜放开喉咙为我们的时代歌唱吧！不要歌唱仇恨，要歌唱爱情……

莎莉抬起头来，望着兰尼的面孔。她看到了和平，心里踏实了。

“咱们回去吧，”她说，“格特出去喝酒去了，我们可以在家里喝点咖啡。他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别人呢？”

“没有人了。”

“好吧。”

他们俩一同向回走着，迷人的沉静又来到他们中间，笼罩着山谷，笼罩着大地。

莎莉开了厨房门，走了进去，兰尼跟在后面。

“划根火柴吧。”

他摸着了火柴盒。

“灯就在屋子中间。”

他用手遮着点着的火柴，举向油灯。灯亮了，明亮的灯光照满了房间。他们互相望着。灯光下，莎莉突然感到羞涩起来，她低下头去，嘴角挂起微笑。她再次抬起头来时，羞恹的神情消失了。她望着兰尼的面孔，发现他有些呆钝，没有完全松弛下来，并带有一点警惕的神色。她突然意识到，她竟能察觉出他的每一种心情和感应，一股暖流通遍周身。

她双手搂住兰尼的脖子，把头贴在他的胸前，闭上了眼睛。兰尼用双臂把她抱住。莎莉感觉到他的身体正在放松。她突然觉察到，同他在一起，她竟然这样无拘无束。在他的怀抱里，多么自然啊！就象同父亲在一起一样，不同的只是更深沉些。

她推开兰尼。“坐下吧，我去煮咖啡。”

兰尼望着她干活。这样真好，他感到真实、亲切、美满，象一个人。莎莉端来咖啡，在他对面坐下。

“莎莉。”他轻轻地说。

“嗯？”

“我只是想听一听你的名字。”

“废话，”她愉快地说，“好了，好了。快吃吧。”

他们默默地吃着。莎莉想起西莉亚的照片来。她猜想着那位姑娘，她爱兰尼吗？兰尼爱她吗？不，他不会爱她的，这一点她很有把握。

“兰尼。”

“怎么？”

“给我讲一讲开普敦的那位姑娘吧。”

“你怎么知道她？”

“梅布尔把她的照片拿给我看了。”

该死的梅布尔，他恼怒地想。

“你爱她吗？”她密切地注视着他的表情。

他想了一下，然后摇摇头说，“不。”

“爱过她吗？”

兰尼顾虑重重地皱起眉头。那些事情好象很陌生了。他想着西莉亚，想着他们间的关系。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是的，我爱过她，不过，现在，我知道，这不可能成为现实了。这与同你在一起完全不同。”

“她呢？”

“不知道，莎莉，她说她爱我。你该知道，我们俩过去是形影不离的，一起去参加舞会、晚会，一起做一切事情。西莉亚是一位好姑娘啊。”

“她看起来很漂亮呢。”

“是的。”

“如果你再见到她，也许会把我忘掉的。”

“不，不会的。同你在一起不一样。”

“你敢肯定？”

“我很明白！你，是在我的心里！”

莎莉向别处望去，想象着自己就在兰尼的心里。

“你也在我的心里呢，兰尼。”

她站起来，又端来一些咖啡。“你告诉过她你爱她吗？”

“告诉过。”他不高兴地说。

她那充满嫉妒的眼睛来回转动着。“你跟她说过许多次吗？”

“是的。”

“吻过她吗？”

“吻过。”

“很多次吗？”

“莎莉，请你……”

“是吗？”

“是的，”他悲苦地说。

她想到别的事情上去，眼里的嫉恨神情没有了，脸上泛起一阵红晕。她紧咬着嘴唇，低下头去，羞臊、焦急和好奇的心理在互相搏斗。她一定要知道这个。

兰尼看到她那不高兴的脸色，心里十分不安。

“你……”莎莉用低微的、痛苦的声音说，“你……”她那痛苦不安的话语逐渐低落下去。

他们两人都很焦急，很尴尬，很不安。兰尼喝了一大口咖啡，呛住了，一时咳嗽得喘不过气来。莎莉把拳头攥紧，又松开，她能感觉出自己“卜通卜通”的心跳声。

“你必须告诉我，兰尼……告诉我，”她低声说。

兰尼猛地站起身来。咣当一声，椅子翻倒在地上。莎莉抬起头望着他的面孔，眼睛里露出痛苦的神色。兰尼转过身去。

“那是在同你认识以前，我怎么知道会遇见你呢？怎么会知道呢？”这是一种痛苦、内疚的哭泣。

莎莉又低下头去。

“很多次吗？”她的声音有些沙哑。

“不，两三次……别说了，莎莉，我求求你！”

他们之间又沉默起来，一种长时间的、痛苦的沉默。想到他那痛苦的声音，莎莉的脑子霍霍直跳，心中的嫉妒渐渐消失，变成一个宽怀体谅的女人。这不算什么，一切都成了过去。对她来说，感到感情受了刺伤是不对的，更不应该再去刺伤兰尼。

“这不算什么，”她说，“一个男子应该有他的欢乐。”

“我对不起你，”他说，“你恨我吗？”

她抬头看了看，含着眼泪微笑着。“我是永远不会恨你的，兰尼。”

“我只爱你一个人。”

“我知道，”她说，“我真傻，真蠢，问了你那么一个问题。起初，我真的是闹着玩的。突然，那种念头一下子跑进我的脑子里，我就不得不问下去。”

“这没什么。”他说。

“我真傻。”她说。

“你从来没有过男朋友？”他试探地问道。

“没有，从来没有过。”

“有，也没关系。”

莎莉看了看他，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脸上浮现出会心的微笑。

“坐下吧，我们把饭都忘了。”

他扶起椅子，坐了下来。他们两人谁也没去注意食物，坐在那里互相望着，完全出了神。

奇怪，幸福竟来得这么突然，莎莉想。

兰尼想，我要攒上一笔钱，然后，我们两人就离开这里，到葡属东非去，那里没有肤色界线。对，到那里去，在那里结婚，同她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莎莉想，犹太老人说得对，当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心中的山谷就不再是空虚、寂寞的了。

兰尼想，我们将一起愿去哪里就去哪里，谁也不会干涉我们了。

莎莉想，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要了，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我都不想要了，我已经有了我想要的一切。昨天，我还觉得需要许多东西，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今天，我已经有了这一切。她微笑着，把这些幻想抛在一边。

她开始收拾桌子，兰尼帮她收拾着。他们把杯、盘刷洗干净，放到一边。干完活，他们站在那里，互相对望着，彼此间有千言万语要说，又说得那么少，似乎他们就在这里居住，这就是他们的家。他们手拉手地站着，环顾着整洁的厨

房。

“咱们到另一个房间去吧。”莎莉说着，领他进了漆黑的餐室。

他们一起挤在一张破摇椅里。椅子安逸地摇着他们两人。莎莉闭上了眼睛。

“闭上眼睛吧。”她轻声说。

“闭着呢。”他心满意足地说。

“睡吧。”莎莉说着，把头靠在他的肩上，随着椅子舒适的摇动，轻轻地哼着曲子。这声音后来变为困顿的嗡嗡声，渐渐地消失了。她舒了口气，幸福地偎依在他的脖子旁边。他们睡着了。

突然，莎莉惊惕地醒来，听到厨房里有响动。兰尼动了动身子，把头转向她，她用手捂住了他的嘴。他们静听着，脚步穿过厨房，朝餐室走来。格特回来了吗？她吓呆了。脚步声越来越近，马上就要到跟前了。她紧紧搂着兰尼的脖子，身上涌现出一股拚死的勇气。她决心保护兰尼。

这时，她听见厨房的门开了，接着是更多的响声。

她听见一个声音在喊，“疯子山姆！”她听出是威里昂的声音。又听到山姆移动身子的声音，接着是山姆深沉、镇静的声音：“出什么事了？”

然后是威里昂：“这个灯从十一点就一直亮着，现在都快早上四点了，我出来才发现。莎莉小姐呢？”

莎莉屏住呼吸，兰尼在她身边紧张不安地移动着身子。

“她睡了，”山姆的声音说，“是我点的灯，我去睡觉时，忘了吹了。”

“你他妈的真粗心大意！”威里昂恼怒地叫骂着，“这事，我一定告诉格特。”

然后听到他大步走出厨房的脚步声。接着是沉默，很长时间的沉默。

莎莉踮起脚尖走到通向厨房的门前看了看，厨房的灯熄了，厨房的门开着。借着月光，她看见山姆蜷缩在厨房门前的台阶上。

“没事了，”山姆说，头没有转过来，“他走了。不过，别再点灯了，是他把灯吹灭的。”

莎莉回头发现兰尼站在她身边。

“山姆知道了！”她说，“还帮了我们。”

“谢谢你，山姆，”莎莉向厨房门前蜷缩着的身影说。山姆一句话也没说，一动也没动。

“天快亮了，”兰尼说。

“我们睡了很长时间呢，”莎莉说。

他们从厨房门前的那个身影旁边走了过去。兰尼停住脚，低头看着山姆。山姆仍然目不转睛地盯在月光照耀下大地上的某个地方。兰尼感到心神不安。

“谢谢你，山姆，”说着，他离开了那里。

莎莉挽起兰尼的手臂。在离外围房子很远的地方，兰尼停了下来。

“你该回去了，莎莉。”

“好吧。”

他们互相拥抱着。

“明天见，”莎莉说。

“明天见。”

莎莉转身向大房子走去。兰尼望着她，直到她消失在外围房子的后面。他回转身，向斯蒂费尔慢慢地走去。这位圆胖脸、大眼睛的金发姑娘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间。

天，就要亮了。

第三部 恨

一

拂晓，万籁俱寂，象是在屏着微息。阳光驱散了黑暗，扼制住幽影，照射到四面八方。罕见的晨霭，不是朝雾，蒙罩着整个山谷。夏日，象身材匀称、姿态优雅的村姑一样，缓缓地、安详地走来。

两个衣衫褴褛的男孩，靠在铁皮顶教堂的东墙上晒太阳，手里玩着肮脏的石头片儿。一个小姑娘一边吃着早饭，一边匆匆走过“大街”，加入他们一伙。传教士从教堂后他的小窝棚里走了出来，整理着法衣上的翻领。他大声地向孩子们问好，孩子们漫不经心地回答着他。一个干活去迟的男子，从“大街”低端的一间窝棚里匆忙地走出来，一边小跑，一边嘴里不停地祷告，乞求白人不要把他解雇。他心想，挨骂、挨打都行——几周之内，一个新生命就要降生，他老婆不能没有饭吃啊！

坦·安妮老人正在她那一小块方形土地上忙碌着，把它修葺成了房前的门面，没有围篱，没有垫土，只是占了“大街”的一点地皮。好多天来，她用水浇灌着这块方地，使

它变硬，然后撒上一层马粪土。现在，这块土地就象铺得整整齐齐的瓷砖一样。她正在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用手指在碗里面蘸着水，然后使劲洒在最后一层纯马粪上，弄出一套形状不同却匀称连贯的图案来。她衰老的眼睛里露出得意的神色，这块房前地，就象她抹的地板是最出色的一样，将成为斯蒂费尔全村最漂亮的一块门面。

斯沃茨大姐低头望着她那正在酣睡的孩子。昨天夜里，他在外面呆得太晚了，给他留的饭还没有动。她昨晚一直等他到十二点过了很久，后来躺到床上，好几个小时都没有睡着。唉，她后来一定是睡着了，根本没有听见他进来。让他多睡一会儿吧，一切都给他准备好，只要抓紧点儿，仍能按时上课。他的睡相看起来还挺愉快，象是一个带着高兴的念头去睡的孩子，睡着后，脸上还带着欢乐的表情。她极力克制着自己，没有跪下去把他紧抱在怀里。她的儿子已经成长为一个极其高尚而又正直的人，这就足以使一个做母亲的宽心了。

当然，她并不是始终都能理解他的。这没有什么关系，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与别人不同。人们不可能始终都能够理解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受过教育的人有时是要把自己的思想埋在心里的，何况他还是个有名声、地位的人呢。不过，还是能理解他的心思为好，还是能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为好，就象与梅布尔在一起一样。这个念头已撞入脑中，来不及躲闪了，她试图不去想梅布尔，可是怎么也不行了，这种念头欺骗了她，她眼睛里露出痛苦的神色。她转身离开熟睡的兰

尼，向炉边走去。她多么想知道这丫头究竟在哪儿，怎么生活的，她多么希望这孩子能够安然无恙啊！她一边摆好餐具，一边想知道，她的孩子能够平安无事，没有落入开普敦恶鬼们的魔掌。大城市里坏人多啊！她插了插火，往里面填了几块木柴。稀饭马上就要煮好了，她一闻就知道。

斯沃茨大姐想起她自己的母亲来，还清楚地记得同斯沃茨结婚时老太太说的话。她闭上眼睛，又看到了那张苍白、脏污、衰老的面孔，又听到老人沙哑的声音：“不久你就要做母亲了，我的孩子，那是你人生在世的权利。要做一个好母亲，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神圣的圣母告诉我们，一个母亲的心必须永远悲伤。你将会懂得一个母亲的悲伤的，我的孩子。”

斯沃茨大姐擦去眼泪，把稀饭端开，放在火边。

该叫醒他了，斯沃茨大姐想，又擦了擦眼睛，看了看天时。

“兰尼……”她轻声地呼唤着。

马路对面，菲达打开门，望着坦·安妮。

“你起得挺早啊，”老妇苛刻地说，“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猜定，你这是想去开普敦。”

“我不是去开普敦。”菲达心平气和地说。

老妇耸了耸肩：“去约翰内斯堡——那还不是一样，又要带回一个孩子来。”

菲达微笑着，摇了摇头：“不，妈，我哪儿也不去了，

再也不离开这里了。”

老妇耸了耸肩，手指在水里蘸着。突然，她停下来，用那双衰老不堪却又敏锐的眼睛瞧着菲达的面孔，眼里渐渐涌满了泪水。

“我头一次见你流泪呢，”菲达漫不经心地说，眼睛里闪着明亮的光芒。

“我不是哭！”老妇声音刺耳地说。

“我要到大房子找活儿去，”菲达说，“那样可以稍微多弄一点儿钱和食物。”她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生怕踩着老妇的大作。

“是因为山姆吗？”她母亲问。

“不关你的事。”菲达镇定自若地说着，得意地昂起头，自由自在地扭着腰肢，沿“大街”走去。她母亲盯望着她的背影，直到看不见她，又继续她的工作，泪水与她的图案交织在一起。

菲达向前走着，爬上了俯视两条山沟的小山岗，过了山岗，来到外围房子旁边，件件往事，涌上心头。这正是她当姑娘的时候所走的路线。每天早晨，她沿这条路去，晚上，又沿这条路回来。这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变化多大呀！现在，她又走上这条路。这些年来，她好象兜了一个大圈子，转来转去，最后又回到了原处，算起来将近三十年了！

她看了看那熟悉的大房子的后院，还是老样子，有些东西更新了，有些东西破损了，生锈了，但真正说来，从深处看来，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仍象她还是十五岁女孩时一样。

她推开厨房门，走了进去。那两位黑人女仆看了看她。从年纪较大的一个人的眼里可以看出，她似乎认识菲达，又不敢确认。菲达向她笑了笑：“还记得我吗，玛丽亚？”

“菲达吗？”那女人满腹狐疑地问。

“是的。我想见一下女主人。”

玛丽亚踌躇不前。

“去吧！”菲达说，“我又回来了。我还要在这里管事呢。”

玛丽亚微笑着，想起许多年前的菲达来。说：“还是老样子吗，嗯？”

菲达从低垂的眉下瞪了她一眼。玛丽亚出去了。菲达在厨房里四下走动，查看着东西。她惊奇的是，竟然还能记得一些物品的位置。她转过身来，发现莎莉在看她，就慢慢地向莎莉走去。长得并不漂亮，她想，一点也不象另一个莎莉，姿态也大不一样，很普通的女人，兰尼·斯沃茨却在爱她，她也在爱兰尼。同样的事情又要发生了，不同的是，我不爱兰尼·斯沃茨。

“早上好，我叫菲达。”

“我知道，”莎莉说。

声音也不一样，菲达想，太深沉、太温柔了，另一个莎莉的声音是那么清脆，那么明快，象银铃一般。

“你们一定需要人顶替梅布尔的位置。”

“是的。”

不知兰尼是否也象我这么高兴，莎莉想。

“我可以顶替她。当然，我要比她干得多，她在这里只是个孩子而已。我可以为你照管这些丫头，做饭，我知道格特主人喜爱什么。你没来这里以前，我就在这里干活呢。”

“是吗？”

不知他累不累，莎莉想。

“是啊，那是很早以前了，那时，另外一个莎莉小姐还在这里呢。”

莎莉克制住自己，没有提出问题。她在等待着他。

“你们每月给梅布尔十五先令。”

“是的。”

“对我来说，那可不够，我有孩子，我要一英镑。”

“我不能给你一英镑。”

“格特主人会给的。”

莎莉变得强硬起来。

“大房子里全由我来雇人，”她严厉地说。

“对不起，”菲达笑了笑说，“我想，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在雇佣我之前，最好先告诉他一下。”

莎莉脸色通红，眼里露出愠怒的神色。

菲达的嘴唇上仍然挂着微笑。这姑娘不知道过去的事情，没有人告诉过她。

“我想，还是……”莎莉刚要说下去，菲达打断了她的话。

“你去告诉一下格特主人，说我在这里，他就会明白

了，”菲达说。

莎莉迟疑了一下，慢慢转过身，向格特的房间走去。这件事与另外一个莎莉有关，这一点她很肯定。她决心要弄个明白。

她在格特的门上敲了几下，把门推开。格特抬起充满血丝的眼睛盯着她，手在颤抖，剧烈的头痛在折磨着他。他这个样子从斯米特农场回来已经两个小时了。

“我不愿让人来打扰我。”他粗暴地说道。

“一个有色女人要接替梅布尔的工作。”

砰地一声，格特把拳头砸在桌子上。

“我白白养活你了！不打扰我，你就不会雇个人！”

“她要我告诉你，她叫菲达，”莎莉说。

“你说谁？”他的声调一下子软了下来。

“菲达。”

格特身子放松下来，向后靠着，眼睛闭上，用他那粗大的手背擦着额头。然后他睁开眼睛，眼神是那样的呆板、迟钝、毫无生气，坐在那里发呆。这个名字勾起了他的往事。他慢慢站起身来，脚跟有些不稳。

“她现在在哪儿？”他用压低了的声音问。

“在厨房。”

莎莉随他进了厨房，菲达两肘抱在丰满的胸前，站在那里等待。

“滚！”格特向那两个黑人妇女吼叫着。她们慌慌张张地溜了出去。

他盯着菲达看了好久。

“老了。”他沉闷地说。

菲达大笑起来。格特注意到，那笑声还是和从前一样。

“你也老了，格特先生。”

“是啊，”他慢慢腾腾地说。然后，猛然挺起身来，严肃地问：“你想要什么？”

“工作。”

“这里没有你干的工作。”

“怕了吗，格特先生？”她轻声问道。

“我不是怕！”他厉声说道，“我什么都不怕的。”

“是这样，格特先生。可你干吗不想让我在这里干活儿呢，嗯？”

“为什么非要在这儿干活呢？”

“我需要钱，这里离家也近。”

“这么些年，你都到哪儿去了？”

“到处都去。”

“这是什么意思？”

“开普敦、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布隆方丹，到处都去。”

“丈夫呢？”

“没有。”

“孩子呢？”

“四个。”

格特微笑着转过身去。

“我要比梅布尔多拿五先令。”菲达说。

“好吧。”格特回头说了一声，走向自己的房间。

菲达友好地看了看莎莉。

“对不起，莎莉小姐。”

“没什么。”莎莉说着，走向她的房间。

有了爱情就是这样，菲达想着，笑了笑，要不是她正在恋爱，准会因为这个恨我的，也一定会发泄出来。她耸了耸肩，走到门前，招呼着那两位黑人妇女。

“我就是这儿的头头儿，”她对她们讲，“莎莉小姐下面就是我。明白吗？”

她们点了点头。

“好了，干活吧。活儿，必须干得干净利落。”

半小时后，莎莉从屋子里出来，穿好了衣服，准备骑马出去。

“我想要你照料一下午饭，”她告诉菲达说，“监工迈尼尔·威里昂要向格特汇报情况，在这里吃午饭。”

“好吧。”

“我不回来了。格特问我，就说我出去骑马了。好吗？”

菲达点了点头。莎莉匆忙走向马厩，系上鞍子，不一会儿，便骑上马走了。她要去看望坦特老人，心里十分激动、紧张。很老的老人吗？能解释一些事情吗？一连串的问题闪现在脑中，有关于另一个莎莉的，有关于格特的，也有关于菲达的。

节奏均匀的马蹄声使得她心花怒放，这是常有的情况，

不过，今天上午更加强烈一些。她放声地欢笑，因为有兰尼同她在一起，就在她的脑海之中，就在她的内心深处，只要把眼睛一闭，就能想象出他的面容来。兰尼，这个世界多么美好啊！

他可能正在教课呢。如果悄悄溜进他的教室里，同孩子们坐在一起听他讲课，那才有意思呢。我真是神经病了，她自言自语地说着，对自己的这种恋爱狂还觉得挺得意哩！

她从几个正在地里干活的黑人身边驰过，十分高兴地向他们挥了挥手。他们也向他挥手致意。世界多么亲切，多么美好呀！嫩绿的小草，深褐色的土地，蔚兰的天空，金色的阳光，显得格外亲切。

一只小鸟从身边飞过。

“我要同你赛一赛！”她高声喊着。

她向前俯着身子，向马耳里说着话。马和骑手在小鸟后面飞奔。突然，小鸟向左边飞去。

“怕了吧！”她对着小鸟高喊着，大笑起来。

一条牛，在前面安静地吃草。她在牛的身边勒住马，向牛弯着身子。那条牛抬起那双多愁善感的棕色大眼睛，望着她。

“你认识兰尼吗？”莎莉快活地问道。

那多愁善感的眼睛好奇地凝望着她。

“呸！”莎莉说，“你这个废物。草，认识他，树，认识他，风，认识他，它们已经悄悄地告诉你，你却不认识他。真丢脸！”

她用脚跟在马肚子上蹭了蹭，又一溜烟地跑开。她多么希望兰尼能在这里，同她一起赛赛马，或只是玩玩，或只是安静一会儿也好。

她向前望去。看见了几百码外的那座房子。很快就要弄明白了。那些问题又在脑中闪现。她最后一阵猛冲，来到那座房前。

她勒住马，观察着这座小房子。看起来，它很象斯蒂费尔的房屋，不过，不是那种用破铁皮拼凑的，而是用砖垒的。

她跳下马来，把马拴好，心里有些惧怕，不敢上前。来到这里了，又怕见坦特老人了，不知道究竟怕什么，某些原因使她迟迟不敢上前。她象一个胆大的孩子，已经脱去了鞋袜，正考虑着怎样度过那湍急的溪流。

小房的门开了，一个弓腰驼背、身材瘦小的人，身穿几层衣服，拄着一根棍子，向外张望。

“那是谁呀？”一种迟钝、模糊、衰老的声音，怨声怨气地说。

莎莉走上前去，心里卜通卜通地直跳。

“你是谁？”

“我叫莎莉，找坦特老人。”

“谁？”老婆婆把手掌弯成环状，贴在耳朵后边听着。

“莎莉！”

“没必要大声叫喊，”老婆婆生气地说。她那微弱衰老的声音在颤抖。“过来，我看看你。”

莎莉上前，仔细端详着老人的面容，一道道皱纹叠缩在一起，干瘪而松弛，一双眼睛深深陷进眼窝里，牙齿全部脱落的嘴在不停地颤动。坦特老人，真是太老了，不止百岁，卡菲尔战争*时期就已经在世了，谁也不知道她究竟多大年纪了，她自己也不清楚。

“走近一点儿，”老婆婆哀求似地说，“我是早就该入土的人了，眼力差，看不清你呀。”

莎莉紧靠在坦特老人身边站着。老人那张苍老的面孔因深思而紧皱，昏花的眼睛在吃力地凝望。

“你是个影子，你不是个鬼吧？”

“不，坦特老人。”

“你的名字呢？”

“莎莉。”

“我的耳朵好使，”老婆婆嘟哝着，“就是眼睛不行。”

她转过身，慢慢挪回小窝棚里。

莎莉想，她把我给忘了，便跟着她进了屋里。

坦特老人一屁股坐进椅子里，呆呆地出神。她显得十分衰老、憔悴，半死不活，完全分不出性别来。莎莉想：我可不愿象她这样活到这么老呢！

“孤独啊，”坦特老人泪流满面地说，“太孤独了！”

莎莉环视了一下屋内，小屋也象坦特老人一样显得十分

* 卡菲尔战争——南非黑人部族同白人殖民者的战争。

古老。一只荷兰移民时代的破箱子，一张同样古老的床，上面蒙着一条补补钉钉、五颜六色、褪了色的被子。虽然天很暖和，她却突然颤抖起来。这里的一切，显得古老、孤独、可怜！

“我想喝点咖啡，就是弄不到手，”坦特老人怨气重重地说。

莎莉穿过房间，来到厨房，一个正在慢腾腾削着土豆皮的黑人老妇抬头看了看她。

“你在照护老主人吗？”莎莉问。

黑人妇女缓慢地点了点头，专注地望着莎莉的面孔。我从小就给女主人她老人家干活，那时她照管我。现在我照管她。”老妇的眼睛里在说：你们的人哪有时间管她的事呀！

莎莉找到一壶咖啡，就把它放在火炉上热着。

“你一个人在这里吗？”

“我、我的老头子、老主人，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老头子已经很老了，整天在太阳下面睡大觉。”

三个老人孤零零地住在一起。莎莉想到这里，心里很难过。咖啡热了。她倒了一杯，端给黑人老妇，又倒了一杯，端进另一间屋子里。坦特老人仰面躺在椅子上，眼睛紧闭着。她睡着了，莎莉想。

“是你吗，汉娜？”坦特老人的声音颤抖着。

“不，是我，莎莉。”

“莎莉，”坦特老人迷惑不解地说。

“这是你的咖啡。”莎莉说着，把缸子端到坦特老人的嘴边。

坦特老人接过杯子，甩开莎莉的手，不要她帮忙。

“我自己来。”

莎莉找了一张椅子，拉过来，在坦特老人面前坐下。怎么开口呢？她能记得吗？

老婆婆抬起头来，眼睛里流露出一种顽皮的神色，她会意地望着莎莉。

“你还在爱着塞缪尔·杜·普莱西斯吧？”

“塞缪尔·杜·普莱西斯？”莎莉的眉头皱作一团。

坦特老人“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别跟我装蒜了，我全都知道了，格特也知道了。”

“塞缪尔·杜·普莱西斯是谁呢，老人家？”

坦特老人摇晃着身子，一边怨恨地冷笑着。突然，她停止了笑声，眉头紧锁。

“他们把你折磨苦了！”她谴责地说着，闭上眼睛，身体向后靠去。过了一会儿，她又直起身子，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说：“他们把你折磨苦了！我绝没有想到你会屈服，我真为你感到丢脸，丢脸！”她伤心地摇了摇头，“只有那个遗弃儿能跟他们斗，因为他不是维利尔家族的人。我原来以为你也会跟他们斗的，以为你这个异族人会跟他们拚一拚呢。真不害臊！”

莎莉一下子明白了。

“你听我说，老人家，我不是那个莎莉，我是遗弃儿的

女儿，我是另一个莎莉，你明白了吗？另一个莎莉。”

“另一个莎莉？”坦特老人闭上眼睛，尽力去想。

“是的，遗弃儿的女儿。”

“我的莎莉在哪里？为什么她会允许他们这样对待她的老坦特？她在哪儿呢？”

莎莉站起来，走向小窗，望着外面夏日早晨的、明媚的阳光。坦特老人神经失常了吗？塞缪尔·杜·普莱西斯是谁呢？这么说，那一个莎莉并不爱格特罗。

“她死了！”坦特老人的声音轻轻地向她飘来，“格特害了她。她爱塞缪尔·杜·普莱西斯，他就把她害死了。他没有碰她一指头，也没有在她的饮食里放什么东西，但是，她死了。肯定是他害死的，就象他害死了塞缪尔·杜·普莱西斯一样。”

“她是发高烧死的。”莎莉说。

“他把她害死的，”坦特老人说，“我是这样告诉他的，我说的完全是实话。我不为莎莉感到丢脸，她没有屈服，她爱塞缪尔·杜·普莱西斯。我对他讲了真话，他就把我安置到这里。他怕我，我了解底细，我把我明白的事情告诉了他，而且这是事实。”

“你告诉了他什么，老人家？”莎莉问。

“你刚才说你不是我的莎莉？”老婆婆哀求似地问道。

“我是那个遗弃儿的女儿。”

“到这边来。”

莎莉最后又看了一眼明亮的阳光，转过身来，向坦特老

人走去。

“跪下来，跪在我的面前。”

莎莉跪了下去。坦特老人伸出颤抖的双手，摸着莎莉的头发。“太厚，不象她的头发那样有波纹，也太短，我敢肯定，不是黑的。”

“不是黑的，”莎莉轻声说。

老婆婆用手摸着她的脸，摸着她的前额、眉毛、鼻子、脸腮、下巴、嘴唇，然后把手慢慢放回膝上。坦特老人的嘴颤动着。

“你跟他讲了些什么呢，坦特老人？”

“你不是我的莎莉。”

“我是遗弃儿的女儿。”

“我喜欢这个遗弃儿，他是个明白人，莎莉也喜欢他，我的儿子却硬逼他同范怀克姑娘结了婚。我想让他跟莎莉结婚，他们会幸福的，我的儿子却要把莎莉给格特。扬·库斯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这里来，真算是蠢透了，我劝过他不要送，我告诉他说，那样莎莉会不幸的。”

“你给格特讲了些什么呢，老人家？”

“我很早很早就知道，莎莉爱着塞缪尔·杜·普莱西斯，从她的眼睛里我看得出来。”坦特老人怨恨地冷笑着，闭上眼睛，全身松弛下来。

莎莉轻轻地站起来，蹑着脚尖走到窗前。外面，阳光依然明媚灿烂，照耀着碧绿的草原。

“还要咖啡！”坦特老人喊着。

莎莉叹了口气，拿起缸子，又去倒咖啡。塞缪尔·杜·普莱西斯是谁呢？她走着走着停了下来，眼睛睁得大大的。那不可能！不可能！这种想法一直在盘旋。她把咖啡端给坦特老人。

“老人家，你给格特讲了些什么呢？”

“一天早晨，他说杜·普莱西斯死了，莎莉病了。我当时就知道是他害死了杜·普莱西斯。我对他讲，杀死他们多少人也不行，他们总要向他还血债的。我对他说，他们的人多得很。

“我告诉他，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一颗明星引着三个智人，其中一个黑人。三个人当中没有南非荷兰人。有黑人，没有南非荷兰人。

“我们向他们开枪，屠杀他们，抢走他们的土地，把他们变为奴隶，有朝一日他们要同我们拚命的。他们会回来同我们斗争的，我们对他们太残忍了。我们夺去了他们的土地，所以，我们现在害怕他们。我告诉他，一个人被夺去了土地，他一定会拚命的，土地是他的命根子呀！”

“为了要这块土地，我们同英国人打过。卡菲尔们也会来打我们的，这是他们的土地，可是他们现在却一无所有。我告诉他，《圣经》上就是这么说的。

“我还告诉他，他们会娶我们的女人为妻的，因为我们的女人可能会爱他们，他们同我们一样，也是人。我儿子，格特的父亲，在斯蒂费尔就有一个孩子，孩子的母亲就是一个黑人。我说他心里是害怕卡菲尔的。

“他们会来的，会来同我们拚命的。我告诉他，每天……”老婆婆呆望着，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双手移向喉咙。“我的枪！”她低声说，“我的枪！人在哪儿？他们在哪儿？卡菲尔来了！卡菲尔来了！快给我枪！他们来杀我们了！”

莎莉摇晃着坦特老人。

“没有人来，一切都很好，坦特老人，你很安全。”

“他们来了！站在那里！”她全身颤抖着伏在莎莉身上，脸紧贴着莎莉的胸脯。“他们来了！”

老汉娜迈着艰难的步骤慢慢地走了进来。她把莎莉推到一边，托起坦特老人的脸。

“是我，汉娜，东家，”她温柔地说，“别害怕，我来对他们讲，他们会听我的话的。我告诉他们，你一直对我很好，他们就不会伤害你了。他们是我的人民，会听我的话的。别害怕了，老东家。”

“你可一定告诉他们。”坦特老人恳求着。

“我告诉他们，你一直对我很好。”

“有一次，我用刷子投过你呢。”

“那是因为我太淘气，象孩子一样。你做得对。”

“你一定告诉他们。”

“我会告诉他们的。”

“告诉他们什么？”

“我告诉他们，你对我很好。”汉娜耐心地说。

“你不会离开我？”

“我不会离开你的。你该睡了，来吧！”

她们一起来到古老的床前。坦特老人闭上了眼睛。转眼间，她已经睡熟了。汉娜拉起被子，给她盖上。莎莉随着汉娜来到厨房里。

“她总是这样吗？”莎莉问道。

“有时候是这样。”

“你真把她摸透了。”

“我从小就跟着她。”

“她会好过来吗？”

“我照看她呗！”汉娜自豪地说。

“我可以再来吗？”

“格特先生知道不知道你来这里？”

“不知道。”

“如果不让他知道，你可以来。”

莎莉想到塞缪尔·杜·普莱西斯，也许汉娜知道他呢。

“汉娜。”

“嗯？”

“你记得莎莉小姐吧？”

“记得。”

“你记得她爱塞缪尔·杜·普莱西斯吗？”

“记得。”

“塞缪尔·杜·普莱西斯是谁呢？”

忽然，汉娜的眼睛露出敌意来。

“你为什么要知道？”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

“我不能告诉你。”

她是知道的，莎莉想，只是不愿告诉我。

“我今晚带我的朋友一起来，行吗？”

“他也是格特先生的朋友吗？”

“不，格特先生最恨他。”

“那可以。不过，老主人会讨厌的。”

“我们同你谈谈也行。”

“好吧。”

“你不会把他的情况告诉别人吧？”

“你的朋友？”

“嗯。”

“不，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莎莉走出来，绕过房子，来到她的马前。她突然觉得困倦疲乏，早晨的欢快没有了，极度渴望兰尼能同她在一起，相互交谈交谈。她跨上马，慢慢地离开了那个小窝棚。三位老人，孤苦零丁，一个躺在阳光下睡觉，一个半疯半痴，一个负责全部照料。

兰尼望着那一排埋头做算题的孩子们，手伸进口袋里找铅笔，却摸到了西莉亚的信。他已经把它忘得干干净净了。同莎莉在一起，使他忘记了一切。想到莎莉，他嘴边挂起温情的微笑。他多么希望白天快些过去，他想待在她的身边，同她谈心，倾听她的声音，感觉她的存在，欣赏她那一贯的安详、娴静。

他慢慢地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展开。他呆呆地望着这封信出神。奇怪，他和莎莉好象生来就互相了解似的。他们俩在一起，互相爱恋，这是平凡寻常、天经地义的事情。他把眼睛集中在信上。

“我亲爱的兰尼……”

一个孩子举起手来，手指捻着响儿。他抬头看了看：“什么事，弗朗兹？”

“黑板上第三道算术题，老师。”

“嗯，怎么了？”

“请问，最后一个数是什么？”

他站起来，用粉笔把那个数字写得更清楚一些。“可以了吗？”

“好了。”

“谢谢你，弗朗兹。”

“谢谢你，老师。”

他回到座位，看起信来。

我亲爱的兰尼，

有几个星期没有收到你的信了，我决定在你那里度过我的两周假期的一部分时间，希望能受到欢迎。不必为我的住处犯愁，我知道条件会很差的，那就听之任之好了，我敢肯定，它不会比两年前我实习的那个地方还差。

有许多消息要告诉你，不过，还是等见了你再谈吧，很快就要见到你了。我乘明晨末班列车，据售票员

讲，将于下午五时左右到达你处。若可能，请接我。如若很忙，我一定能摸到家的。详情面谈。

深情地爱你的人 西莉亚

兰尼再次仔细地读着那封信。西莉亚要来了，这是他目前最不希望的一件事。今天，她就要到这里了。如果信一来就看的话，他会拍个电报不让她来，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唉，也该让她知道，不管怎么说，她早晚也得知道。

他为西莉亚感到难过，这会刺伤她的心的。他是很喜欢她的，不愿伤她的心，却又实在没办法。

西莉亚今天就要到了。他这样想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还是做些准备为好。

“听我说，孩子们，我出去了。我走后，你们要安静，做完练习后，可以继续把我布置的家庭作业做一做。”

他出去找到了传教士和他的母亲，把他们叫在一起，把西莉亚的来信告诉了他们。传教士和他母亲之间交换着一种会意的眼色。

传教士仔细考虑了一会儿，抬起头来，微笑着。

“孩子，你最好搬到我那里去住，让这位姑娘同你母亲住在一起。”

兰尼点了点头。

“这最好不过了，”他母亲激动地说，“我得找几件干净的内衣，不知谁家有床单，我去借借去。”

“别担心这个，妈妈，西莉亚会谅解的。”

“我一定得去借，”斯沃茨大姐说，“我不能给儿子丢脸。”

“好吧，”兰尼说，“我该回学校了。”

“一点也别操心，孩子，”传教士在他背后喊道，“我们一切都会安排好的。”

糟糕！兰尼暴躁地想，匆匆走进小教堂里。

不久，斯蒂费尔所有的人都知道兰尼的女朋友要从开普敦来看他了，都在暗暗地为欢迎她做准备。作为这次幕后活动策划者的老传教士，象孩子一样地高兴，嘿，她可能一来就不走了呢，那么，斯蒂费尔就有两个老师了。他们都上过开普敦和另一座名字很长的大城市里所有的大学，赢得了学位，学问一定深得很哩！

兰尼到达小火车站时，太阳已落在西方遥远的天边。他走到咖啡棚前时，那位姑娘一个人在那里。他想起回乡的第一天，仿佛就在眼前。想起那天的事，不由得怒火填膺。他望着那位姑娘，想看到她的眼睛。她却呆呆地盯着他。在她看来，站在面前的不是他这个人，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而是地面上的一个又黑又脏的东西。一阵不可遏止的痉挛传遍周身。

这时，莎莉的面容出现在眼前，宽慰着他，使他心平气和，镇静下来。他看了看那位姑娘，嘴边浮起一丝微笑，从小棚子那里走了过去。火车马上就要到站了。身后不远处，两个有色人男孩推着手推车，一边玩耍着，沿沙路走了过

来。他们的车子可以运一运西莉亚的行李呢。

他看了看表，想着西莉亚，心里乱嘈嘈的，混乱的思想怎么也无法理顺。他想不起她的模样来，只知道她长得很美，有一副好嗓子，就是这么些。不，不止这些。她那两条腿也挺漂亮，那是他所见过的最吸引人、最漂亮、最理想的腿型，他记得十分清楚，长得细长、标致，恰好在膝部遮进裙里。真有意思，他竟然能记起西莉亚的腿来，莎莉的腿他可连想也没想过，从未见过，也不感兴趣。奇怪的是，西莉亚的腿他记得这么清楚，莎莉的却记不起来。他想了一会儿，轻轻地摇了摇头。一点儿也不奇怪，只要略微回忆一下，就能回忆起西莉亚的体形来，她的胸脯，她的肩形，那同肩部和身躯融为一体的颈部的曲线，那柔和、清脆、欢快的话语，那走路的姿态，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属于她的；她那微笑，嘴边、眼角堆起皱纹，带有使人意想不到的亲密。只要稍微回忆一下，他就能记起这一切，就能看得见西莉亚来。

他却想象不出莎莉来，无论怎样努力去想，也不能使她活现于自己脑中。她身上罩着一层阴影，只能看到一张无法形容的脸和一双给他的心里带来平静和谅解的眼睛。他努力回忆她的声音，也只能记起一个使人心情平静的音调。

他十分清楚，永远也不会看清莎莉的，这不象想象西莉亚，永远也不会忆起莎莉双腿的模样、脖子的曲线、微笑的方式来的，她的形象永远是影子般的，脸上镶着一双意味着平静的聪明的眼睛。情况将永远是这样，因为她深印在他的心

底，不是漂亮的腿、亲切的笑容、优美的曲线来使他产生印象的。莎莉之所以能完全占有他，只是因为她是莎莉而已。

一声刺耳的长鸣，火车滑进小站，停了下来。兰尼用颤抖的手指点燃了一支烟，走上前去，一直望到火车的尾端。

西莉亚下了火车，放下手里的两只箱子，四下张望。

兰尼向检票员走过去。

“我来接那位女郎，”他用手指了指。“我能进去帮她拿拿箱子吗，请问？”

检票员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吐了一口唾沫，然后，点了点头。

“车票拿到办公室去，”检票员粗暴地说，“我不能一天到晚老在这儿呆着。”

兰尼点了点头，匆忙向站台走去。火车开动了，缓缓地驶出小站。西莉亚挥着手，向他跑了过来，眼睛里闪着明亮的光芒。他重新意识到，这是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她扑向兰尼，双手搂着他的脖子，紧紧地拥抱着他，然后，握住他的手，眼睛望着他的脸。

“见到你，真好，兰尼。”她说。

他微笑着说：“见到你，真好，西莉亚。”

“你看起来身体很好，很愉快呢。”她说。

兰尼提起她的箱子，领着她来到出站口，把箱子交给那两个小孩儿推走。

“这就是出租汽车。”他回过头来说。

西莉亚微笑着，望着那两个孩子推着车子沿沙路跑去。

“把车票给我。”他说。

她掏出往返车票，将用过的部分撕下，递给他。

“等我一下。”说着，他向检票员的小办公室走去。

检票员从他手里夺过车票，看了看，怒视着他。

“票，要在这里由我来撕。”检票员说着，吐了口唾沫，差一点儿吐到兰尼裤子上。

兰尼又想起回家的那一天，脸上在发烧，他极力忍耐着，没有把手举到脸边。他伸出舌头，湿了湿嘴唇，转身向西莉亚等着的地方走去。

检票员瞪着他的背影，嘟嘟囔囔地骂不绝口。

西莉亚挽起兰尼的手臂，沿沙路走去。前面远处，那两个推车的孩子很快消失在起伏不平的景物里。他们俩从咖啡棚边走过，那位姑娘盯着西莉亚的服装，从头到脚打量着她。

“喂，情况怎么样，兰尼？把所有情况给我讲一讲。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不爱写信。不过，先谈谈你们那里的人民和学校的情况吧。”

“一切都好，”兰尼慢慢地说，“人们都热情好学，使人感动。孩子们上日学，大伙们上夜校。”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等他再讲下去。来到这个地方真不错，她想，这么寥廓、宽广，尽可以自由呼吸、居住。我应该喜爱这个地方，她这样想，却又犹豫不定。说实在的，她心里说，如果这里有电影院，有火车、出租汽车、电车、咖啡馆，有舞会、晚会，你就会喜爱这个地方了。应该实事求是，应该承认这一点，一句话，如果这里是开普敦，你就喜

爱它了……或者，如果这里有一个好的工作。她愈加严肃地想。或许，如果象兰尼那样，认为你是在做着一项有意义的事情，你也就会坚持下去了。给人们带来文化教育，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她突然微笑起来。

你并不诚实，她心里说，你是在欺骗自己，你是在把自己的愿望说得合情合理，好让他们把你留下来，这才是实话。

她用眼睛的余光望着兰尼的脸，发觉他没有再说什么话，只说了那么几句，这可不象兰尼呀。办学对他来说，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开普敦的时候，他谈起来总是滔滔不绝，再说，他对教育事业是非常感兴趣的呀。

“希姆向你问好呢。”西莉亚说。

“谢谢。他怎么样？”

“还是照常给我们唠唠叨叨。”她微笑着，“还记得佐尼·琼斯吗？嘿！上个月，希姆同他大发了一次脾气，谁也不晓得佐尼干了什么事。希姆一个星期内不让他来上课，你知道，希姆一生气就急得团团转，他气得整整乱转了一个早上……”

兰尼笑了，他又仿佛看见了希姆老人。

“第二天，佐尼没有去上课。课后，希姆在外边碰上了他，问他为什么没去上课，佐尼说，‘你不让我来上课的呀，教授。’你应该看得见希姆的，兰尼！他抛开手中的书本，向佐尼胡乱打去。这真是一场逗人的拳击比赛。佐尼防守着自己，却又小心翼翼，以免碰伤这位老头子。希姆大步地逼近佐尼！全班同学都围在一旁，给希姆出主意如何把佐尼击

倒！这使我想起有一次他与你在班上拳击的情景来。”西莉亚笑得身子摇晃着，兰尼也咧嘴笑了起来。

“后来怎么样？”兰尼问。

“同你那次的情况一样，希姆宣布，佐尼是你走后脑子最好用的人。你离开了，他才夸你哩——这个老家伙。”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哪！”兰尼轻声地说。

“是啊，”西莉亚说。

他们陷入沉默。当他们来到蜿蜒起伏的坡路最高点时，夏日的太阳已经沉落在西山之后，只剩下最后一抹余晖，向天空中放射出几道光芒。黄昏越来越深沉，身后，五彩缤纷的沙尘失去了彩虹般的色调，迅速地散落下去。

我们之间象是有什么隔阂，西莉亚想，一定是有某种东西在阻碍着我们。

兰尼心里想着莎莉，今天晚上他得去会见她。有西莉亚在身边，真是个难题，但又不能不去见她。

“歇一会儿好吗？”西莉亚问。她并不觉累，不过，抽上一支烟，坐上一小会儿，也许会使他们俩亲近起来，她希望能这样。

他们离开沙路，在草地上坐了下来。兰尼掏出纸烟、火柴，他们默默地吸着烟。兰尼扭过脸去，呆呆地凝望着空间。西莉亚密切地注视着他的面孔。变了，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变化，虽然说不准是什么，但有变化这一点，她是很肯定的。

忽然，她想到另外一个姑娘上，这种想法似乎荒唐可

笑，她却一直这样想着，越想越觉得有这种可能。

她仔细地观察着他的面孔。

“兰尼，”她温柔地说。

兰尼默默地等着她说下去。

“你还没有吻我呢。”

兰尼转过头来，望着她。西莉亚觉得很难看出他眼睛里的神情。兰尼向她倾斜着身子，轻轻地吻着她的嘴唇。

一定是有了另外一个姑娘，西莉亚心里说。

她把两条腿蜷回来，双手把它们抱在一起，下巴放在膝盖上。她呆望着空间，目无所视，只感到平静、寂寞、空虚——心中和咽喉处有一些紧张，再没有别的感觉了。她并不感到不幸，只是有些寂寞、空虚，看不见，也摸不着。

怎么告诉她呢，兰尼思虑着，脑子里在转着圈子，但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无法对她说。

好象过了数年，西莉亚才恢复过来。她看了看表，离开沙路才仅有几分钟的时间。

她抬起头来，又向兰尼望去，心中万分痛苦。她想说话，想恳求，想反抗，想提醒兰尼：他们曾朝夕相处，同欢共乐。她感觉到眼泪在流淌。

她闭上眼睛，扭过头去。要挺住，姑娘，她心里说，一定要挺住，眼泪是无用的，一定要挺住，就是能决定生死命运，你也要挺住，不要大吵大闹。他不讲，你不要讲。她努力地坚持着……她睁开眼睛，凝望着太阳落下去的地方，手指颤抖地抽着烟。她甩掉烟头，深深吸了口气，把头转向兰尼。她

微笑着，眼睛里闪着光芒。

“走吧？”她说，一跃而起。

天越来越黑，他们沿着这越来越窄的沙路走着。太阳已经全部落山，黄昏很快地变成黑夜。在这美好迷人的时刻，万物都显得轻柔、温和、半明半暗但仍很清晰。日已西沉，星月未现，昼去未尽，夜来犹迟，大地万物，无声无息——这正是中间过度时刻。这二者的结合，化为幽深、弥漫、难以描述的美景。他们两人默默地走着。

“西莉亚……”兰尼说着，一边寻思着如何告诉她有关莎莉的事。

西莉亚看到他脸上的那种痛苦的表情，心里很高兴。

“怎么？”

“西莉亚，我……”

现在，这种痛苦的表情不再使她高兴了，她那一时的冷酷消失殆尽了。

“我知道你要告诉我什么事，”她平心静气地说，“你要告诉我，有另外一个姑娘，对吗？”

他点了点头，“对不起，西莉亚。”他转过头来，难过地望着她。

西莉亚想笑，可是声音闷在喉咙里，笑不出声来。“没有啥对不起的，这种事情是常有的，兰尼。”挺住啊，姑娘，无论如何也要挺住！她转过去给他一个笑脸。“装着未受刺激是没有用的，兰尼。你知道，咱们一起朝夕相处，度过了那么多年，相互间那么了解，有着那么深切的感情，这

使我认识一个人，发现你我有着共同的志趣、爱好，喜爱同样的人或物。当这一切突然要结束时，当然会令人心酸的。”

“对不起，西莉亚。”

“我不是在责备你，别再说对不起了。”忍住点儿！别对他大声喊叫。冷静！“请你把她的情况告诉我好吗？我认为我有权知道。”

“我们互相爱着。”

“我认为，咱们两人才是互相爱着呢。”

“对不起，西莉亚。”

“没完没了了吗？”

“嗯……我求求你，咱们不谈这个吧，西莉亚。”

西莉亚强咽下怒气，没有向他大喊大叫，没有去告诉他，不愿谈并不就万事大吉了。

“你起码可以告诉我一下她的名字嘛。”她痛苦地说。

“莎莉·维利尔。”

他们继续默默地向前走着。这时，斯蒂费尔已在他们脚下，右边，是老犹太的铺子，左边，远处较高的地方，就是大房子。

艾萨克从小铺的门廊里望着他们两人走了过去。西莉亚要来的消息，白天一大早就传到他这里来了。这条山谷里所有的消息迟早要传到他这里来的。艾萨克若有所思地微笑着，心里反复地想着兰尼、莎莉以及开普敦来的这位深爱着兰尼的姑娘。

“我想，应该参加今天晚上的欢迎会，”他说着，走了进去，在他的斯蒂费尔见闻录上又添上了新的一页。

他们离住房越来越近了。看到人们都在各自忙碌着，西莉亚碰了一下兰尼的胳膊。兰尼看了看她。

“兰尼，为了以往的友谊，让我们高兴起来，好吗？别再为我担心，别为我不高兴了。这种事情是常有的。”

“你真好，西莉亚，真能体谅人。”

体谅人？她痛苦地想。

“那么，我们高兴起来吧，我想要你高兴。”

她轻松愉快地把开普敦的最新消息讲给他听，讲着那传来传去的趣事，某某人在某某时间说了什么话，谁和谁在做什么什么事情；讲着最近的恋爱事件，谁和谁出走了，谁和谁结婚了。来到住房旁边时，兰尼的紧张神色没有了，他们象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在谈论着旧日往事。

家门前面，人们等在那里欢迎西莉亚。进门前，兰尼紧紧抓住她的手，宽慰而又感激地说：

“你真好，西莉亚。”

她奇怪地望了他一眼，微笑着，走进家去。在一阵问候结束以后，兰尼的母亲恐怕自己家里贫穷，招待不周，无事自惊地不断向她道歉。传教士作了讲演。别的老妇们也说长道短地谈了许多，有的还掉了泪。年轻妇女们用羡慕、好奇的眼光盯着她的头发、衣服、鞋子看。这时，她说要去厕所。

她把自己关在那里，内心的委屈一下涌了出来，她难过地哭着，哭了好久……从厕所回来，她的眼睛又开始明亮起

来，虽然稍微有些红。她那迷人的微笑赢得了斯蒂费尔乡亲们的欢心。他们互相议论着，说她对每个人都亲热友好，不摆架子，一定会成为兰尼·斯沃茨的好妻子。传教士笑逐颜开。

所有的人都走了，只剩下西莉亚和兰尼的母亲。兰尼把他的铺盖搬到传教士房里去了，西莉亚在斯蒂费尔的这段时间，他要在那儿住。

西莉亚望着这面色憔悴、未老先衰的女人，热情地微笑。能让兰尼上这么些年学、让他有好衣穿、不缺上学用的东西，这一定相当紧啊。不错，他靠教印度富商的孩子们挣几个钱，但那仅仅是后几年的事。她一定为兰尼自豪呢。看到老妇眼里涌满了泪水，她感情冲动地同老妇拥抱起来。

“我真傻，”斯沃茨大姐说着，用力摇着头。

“你不傻，”西莉亚说，“你是个值得骄傲的母亲。”

斯沃茨老大姐脸上露出惊异的神色，顿时觉得自己比这位能够理解她的姑娘还要年轻。

“你明白，”她说“我多么高兴啊。”然后，她一口气说了下去。“好几天来，他一直很不高兴，同谁也不讲话，独自一个人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散步。我一直为他担心，还以为他要离开这里呢。这里太偏僻了，我们又都是些没文化的人。不是吗，年轻人确实会觉得孤单的，特别是那些不同寻常的人们，更是这样。”

“你一定很焦心吧。”西莉亚说。

老妇点了点头：“是啊，后来，到了昨天下午，他又恢

复了平时的样子，比往常更愉快。我从来没有见他这么愉快过。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是因为你要来。这就好了，理查兹小姐。西莉亚……”

斯沃茨大姐欢快地笑着，满怀无限的深情厚爱反复地叫着西莉亚这个名字。兰尼的这位姑娘太好了，多么懂事儿，完全出人意料，他们俩肯定会很幸福的。西莉亚——她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名字——她爱兰尼，通情达理，不计较家中的贫寒，不计较村民的穷困，这是一个母亲最理想的儿媳妇呀。这真是个好姑娘，从不自认为比别人优越。她虽然穿得漂亮，可是谁都能看得出，她是不怕劳动的。

“你这样一个人，我真高兴，”斯沃茨大姐说着，轻轻地拍着西莉亚的手。

西莉亚紧攥着另一只手，勉强地笑了笑。她一定不知道，那就让她认为兰尼还在爱着我吧。她一定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名叫莎莉·维利尔的姑娘。这种想法突然在折磨着她。她忍耐着，向老妇微笑。

“我听兰尼谈到过维利尔家，”西莉亚说着，细心地观察着老妇，“他们是谁呢？”

兰尼的母亲微笑着，“哦，他们是住在大房子里的白人。从车站到这里的路上，你一定看到那座大房子了。”

“看到了，”西莉亚说着，转过脸去。

“他们是头一批到这里来的白人移民者，”老妇继续说，“他们拥有绝大部分土地，起码格特·维利尔是这样，他是剩下的唯一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

“是的，他是维利尔家族的最后一个人。当然，还有莎莉·维利尔。不过，她不是真正维利尔家系的人，她的父亲是被老格特收养长大的一个遗弃儿。老格特就是现在格特的父亲。所以说，格特·维利尔是真正维利尔家族的最后一个人。”

“莎莉·维利尔是个白人？”

“是的，我的孩子，她是个白人。”

西莉亚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老妇看了看她：“怎么了？”

“没什么……我出去散一会儿步好吗？”

“好的，孩子。不过，告诉我，出什么事了吗？”

西莉亚把脸从老妇那里扭向一边，“没有，真的。”

西莉亚匆匆出了小房，沿着“大街”走去，一边尽力地思考着，可是脑子里一团乱麻。

兰尼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太愚蠢了，简直是疯了。在开普敦，男女调情没有什么，那里情况不同，那里是大城市，允许黑人白人在朋友家相聚。不过，这些眉目传情到头来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除了第六区以外，两个人哪儿也去不了，不允许。即使在第六区，人们也是瞪眼睛，皱眉头，发议论。然而，在这里，他竟然爱起她来，这是十分清楚的，他竟然在这南非高原上爱起一位白人姑娘来。他们不能结婚，不可能的……

她从几个人身边走过，机械地向他们微笑。那位姑娘爱他吗？真心实意地爱他，还是一时感情冲动呢？兰尼是爱她

的，这一点西莉亚可以肯定。那位姑娘已经激起了他的爱慕之情，这正是那位姑娘所希望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她已经亲眼看到了。现在，向哪里走，干什么去呢？

当她在昏暗中走过那口古井的时候，发觉身边有脚步声。她回过头来，看见一个走路扭摆、乳房丰满的女人来到她的身边。

“我叫菲达。你是西莉亚，开普敦来的兰尼的女朋友。”

“有事吗？”

“我知道，你心里很烦闷。”

西莉亚仔细地望着菲达，想看清她的面孔。

“你怎么知道？”

“不然，你不会在刚到的第一个晚上就一个人出来散步呀。”

“你懂得挺多的。”

“女人嘛。”

“这是什么意思？”西莉亚问道，一边心想，这一定是个知道莎莉情况的人。

菲达毫无乐意地笑了笑。

“我是说，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

她们一起默默地走着，西莉亚不知不觉地跟着菲达转弯，随着她走着。她一定是想对我说些什么，西莉亚想，必须让她告诉我一些情况。

“我在大房子里干活，”菲达慢慢地说，“如果你想见一见莎莉·维利尔，我可以把她叫出来同你见见面。”

“我不想见她。”西莉亚高声说道。

沉闷的笑声再一次从菲达嘴里“咯咯”地冒出来。接着是死一般的沉静，在通向小山的整个路上，她俩一直沉默不语，直到过了山顶，接近外围房子。

“你在这里等着。”菲达终于开了口。说完，一个人继续向前走去。

西莉亚打算回去，不在那里等。她向斯蒂费尔方向走了几步，又慢慢转过身来，回到菲达要她等待的地方。

菲达穿过厨房，来到大房子里，伸头向屋里望了望。

格特抬起头来，眼睛缠缠绵绵地盯住菲达。莎莉在看她父亲的一本书。

“什么事？”格特问，丝毫没有放松对菲达的盯视。

“你什么时候吃饭？斯蒂费尔有一个晚会，我想去参加。”

莎莉抬头看了看，菲达暗暗向她使了一个眼色。

“饭做好了吗？”格特问。

莎莉再次感到惊奇，格特对菲达竟能如此控制自己的脾气，菲达讲话、提要求，格特从不象对待梅布尔那样大发雷霆。

“马上就好。”

“好了就吃。”

“谢谢，格特先生。”

几分钟之后，莎莉走进厨房。

“外围房子外面有人等你。”菲达小声说。

“谁呀？”莎莉问，心想，她也知道了吗？

“我不知道是谁。是个女的。天太黑，我没看清。”

“白人？”刚一出口，莎莉便在心里诅咒自己，这样问太蠢了，会引起菲达的怀疑。

菲达耸了耸肩，好奇地望着莎莉。

“还能是谁呢？”菲达天真无邪地问。

“你为什么刚才在屋子里不告诉我？”

“她不想让格特主人知道。”

“她认识格特？”

“嗯。”菲达随口撒了个谎。

大概是斯米特姑娘，不知她想要干什么。莎莉这样想着，走了出去。她一边向外围房子的方向走着，一边在脑子里想着问题。

格特把头探进厨房门里，四下看了看。

“卡菲尔姑娘们呢？”

菲达微笑着。“我让她们走了，没什么活儿了。我这是教训她们，只要好好干活儿，就能早走。”

“莎莉呢？”他问。

“莎莉小姐到外围房子检查仓库去了，看看该订购些什么货。”

格特进了厨房，在菲达面前停下来。

“很长时间了。”他激情地说。

菲达安静地笑了笑，走到炉子旁边。格特专心致志地盯视，似乎丝毫也没有打动她。

“你老了。”他继续说。

“你也一样。”菲达回头说。

“也胖了。”他说着，注视着她身体的各个部分。

“孩子们造成的。”她快活地说着，笑了起来。

“他们是谁的孩子？”

她耸了耸肩，转过身来，面对着他，嘻嘻地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吃醋了？”

他的脸涨得飞红，转向一边。菲达大笑起来。

“还是原来的格特·维利尔，”她说，“仍在追求原来的东西。好吧，我回答你。你问他们是谁的孩子，还真算问了个问题。”她微微耸了耸肩，“这里一个男人，那里一个男人，就是这样。我，是他们的母亲，因此，他们是我的孩子。”

格特·维利尔好象不再紧张了，他观看着菲达的身体，虽然胖些，却仍很标致。他继续说下去，声音显得格外温和：“菲达，那许许多多人中，只剩下你和我了，只有我们两人还记得过去大房子里人声喧闹、笑语朗朗的日子。这些你还记得吗？”

“记得。”菲达说着，好奇地望着他。

“那时，生活多美好啊，”他用一种新的温柔的声音说。

“你是知道怎样寻欢作乐的。”她说，仍然望着他。他向前走了一步，急切地望着菲达。

“今天晚上来吧。”他恳求道，“在莎莉牵着狗出去的时候来吧，她要在外面待得很晚很晚才回来呢，一回来就睡。来吧，咱们好好谈谈，好好回忆一下往事。”

“你想回忆往事？”她温柔地说。

格特凝望着她，摇了摇头，象是要说明这一点，然后又用力点了点头。“是的！”他感情冲动地说，“我要回忆！我实在想回忆！现在情况不同了，一切都会好的！事情将如我所愿，一切都会好的！会好的，我告诉你！一切都会好的。”

“过去毕竟是过去，”菲达说，“正象它已经发生，永远是这样，绝不会改变的。”

“会改变的，”他恳求道，“今天夜里来吧，你会明白的，我求求你。你来吗？”

菲达摇了摇头。

“为什么不呢？”他恳求着。

菲达嘴边浮出机敏的微笑：

“很久以前，离现在已经有许多年了，有一次，你遇到了我，要我来……来同你睡……你还记得吗？”

他点了点头，望着她的嘴唇。

“那时，我还年轻，但我记得我说不行，我还告诉你为什么，你记得吗？”

“你今晚不愿意来，还是那个原因吗？”他声音嘶哑地问。

她点了点头。

“他现在已经疯了呀，”格特凶相毕露地反驳着，“他已经成了残废，象一头牲畜一样了呀！这不可能！他不会再成为一个人了，这不可能成为现实了，他只是个东西呀！菲

达！”

“会成为一个人的，”她慢慢地说。

格特眼花缭乱地凝望着她。

“可我是把他当作畜牲使唤的！他已经被踢成了疯疯癫癫的一个畜牲！”

菲达凝望着他，眼睛睁得大大的。

“你知道谁干的罗？”她慢慢地说。

“知道。”格特说。

这时，他的眼睛明亮起来，意识到这句话的涵义。

“你始终都知道罗。”菲达慢慢地说。

“知道又怎么样？”

“告诉我谁干的，”菲达慢慢地说，“只要你告诉我是谁干的，我就来同你睡觉，任你摆布。”她的双拳攥紧又松开，胸脯气呼呼地挺着，眼里充满了杀气。

“不。”他沉闷地说。

菲达密切地注视着，意识到他不会讲。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他说，声音里带着失望的腔调，“忘了它算了。”

她全身感到刺痛，愤怒的浪涛风暴般地在胸中翻滚。她慢慢地说出下面几句话来：

“如果她还活着，她决不会忘记的，不管他身体是否残废，她仍然会爱他的。”

格特突然抽出拳头，砸在她的脸上。她倒在地上。他抬起脚正要去踢，却看到从地上抬起头来瞪着他的是另一个莎

莉的脸。他哼了一声，闭上眼睛，妄图把这张脸从脑中抹去。他转过身去，匆匆走回自己的房间。

菲达慢慢从地上爬起来。

莎莉·维利尔朝那个人影走去。

“是莉娜·斯米特吗？”

“我是西莉亚·理查兹。你是莎莉·维利尔吧？”

“是的，”莎莉慢慢地说着，走得更近，想看清楚这位开普敦来的姑娘。

“我希望能看清你。”她说得很快。

“我也是这样。”西莉亚说。

她的声音挺好听的，莎莉想，不知请这位姑娘到一间外围房子里去是否安全。她下定了决心。

“来，咱们到屋里去吧。”她转身走在前面。

“我得马上回去呢。”西莉亚说。

“那个晚会是为你办的？”莎莉毫无表情地问。

“是的。”西莉亚冷淡地说。她不喜欢这位白人姑娘冷寞平静的音调。

随着西莉亚的回答，莎莉的妒忌越来越强烈。她极力抑制着自己，不知要说什么，莎莉茫然地想……

她们来到一间外围房子的门前。莎莉开了门，顺着壁架向里摸，摸到了一盒火柴。她划着火柴，点着了从梁上吊下的油灯。

“对不起，我不得不把你带到这里来。”莎莉轻轻地说

着，转过头来。

灯光下，两位姑娘互相仔细地观望着，一袋袋谷子、玉米，一件件废旧机器零件，一块块破农具碎片，粗细绳索、铁丝、梁木，统统被丢在脑后，谁也没有看见它们，只看见了对方。

她并不漂亮，西莉亚想，前额太宽，嘴巴太大，也不会梳理自己的头发。但这种想法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兰尼是爱她的。她没有肤色歧视的意识，西莉亚苦恼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西莉亚对肤色界线的任何表现都十分敏感的，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暗中表示，她也能洞察出来。而从这位远离城市、根本没有肤色歧视的南非白人姑娘身上，发现不了什么，她心里苛刻地想。

“什么事？”莎莉问。

兰尼怎么会爱上这么一个又矮又胖的农村姑娘呢？西莉亚在心里问。其实，也并非如此，她又想，这姑娘虽不漂亮，但也并不是又矮又胖的村姑，这不过是出于我的嫉恨罢了。

“什么事？”莎莉重复着。

西莉亚注意到了她话音里那种沉着、自信的语调。她摸到一支烟，点上。我一定要冷静地对付这个姑娘，她这样下着决心。

“我为兰尼的事来见你。”

“我想着也是这样。”

“我要你别牵连他。”

“为了你吗？”莎莉温和地问。

西莉亚咬着下嘴唇，眼睛转向别处。那姑娘温和的音调惹怒了她。“不，不是为我，而是因为，那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你是白人，他是有色人，你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有那么多白人，你满可以挑、可以选嘛，为什么偏要相中他呢？为了他本人，你不要牵连他了。”

“我不是相中了他。”莎莉不紧不慢地说。

西莉亚嘲讽地笑着，摇了摇头。“别兜圈子了，”她严厉地说。

“我不是相中了他，”莎莉重复着。

“一个女人，看见一个男人，”西莉亚粗鲁地说，“喜欢他，就下了决心，这就是你的所为。我们大家也都是这样做的。后来，渐渐就产生了爱情。只有鄙俗小说的作者和浪漫的痴情狂才相信一见钟情。”

莎莉微笑着，一种宁静、迷茫的微笑。

“我说的是真话，信不信由你。情况就是这样。”

“兰尼怎么样？”

“他也一样，”莎莉慢慢地说，对开普敦来的这位美丽姑娘的聪明伶俐有点不耐烦，“他同我一样，也曾努力设法打消这种念头，然而，毫无作用。当然，你太聪明了，无法理解这一点。其实，很简单，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互相约会，共同相爱，如此而已。”

“可你是白人！”西莉亚指责道。

莎莉极力压制着越来越强烈的怒火。莎莉，你应该谅解

这位姑娘，她已经伤透了心，她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使她感到有了一些安慰。

“但我是个女人呀，”她和气地说。

“他爱过我。”西莉亚不顾一切地说。

莎莉抑制着内心的冲动，没有告诉她再去找别的男朋友，象过去对待兰尼一样，把精力集中在他身上。

“他告诉我说了。”她不紧不慢地说。

“我们相互认识已经好多年了，朝夕相处，一切都在一起。说实话，在他没来这里、没遇到你以前，他一直在爱着我呢。他同你这样来，完全是胡闹。我了解他，知道他想要什么，什么对他有好处。我们同用过一切东西！你听到了吗？同用过一切！”西莉亚孤注一掷地望着莎莉。

“他告诉我说了。”莎莉仍不紧不慢地说。

西莉亚胸脯起伏着，嘴在抽搐。

“我们同睡过一张床！”她激烈地说。

“我知道。”莎莉的话音里饱含着无限的善良，“他也告诉我说了。”

西莉亚扭过身去，背着莎莉，双肩向下垂着，身体因颤抖、绝望的抽泣慢慢地摇晃起来。这抽泣渐渐变成失声痛哭，震动着她的全身，使她喘不过气来。过了好长时间，哭声才渐渐平息。

莎莉上前，接着西莉亚的双肩。起初，西莉亚不让她这样，最后执拗不过，一头扑在这位强健、粗壮、腰杆直挺的白人姑娘怀里。

她渐渐地恢复了体力和镇静，挺起身来，肩膀也打起了精神。莎莉望着她，向后退去。西莉亚擦了擦脸，找到一支烟，点上，抬起头来。两位姑娘又一次互相凝望起来。莎莉想说对不起，又知道那样无济于事，因此什么也没说。

“我该走了，”西莉亚说，“我不愿让他们为我担心。”

莎莉把灯拧小，随她走了出去。她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程。

“我得回去了，”莎莉说，“你一直走。”

“别告诉兰尼我见过你了。”

“我不告诉他，”莎莉回答，“再见。”

她望着西莉亚颀长、挺秀、敏捷的身影走远了，然后，转身跑回大房子去。

村里，大伙儿燃起的篝火吐出欢快的火舌。一位老人在黑影里拉着手风琴，年轻的姑娘们穿着白人扔掉的衣服，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围着篝火走动。篝火边，一群没有结婚、没有志向、没有去过大城市的小伙子在谈论着姑娘。篝火的另一边，一群老年妇女，围着斯沃茨大姐，听她讲西莉亚漂亮的衣物，她亲自帮她打开箱子，亲眼见过那些丝织品、编绣品，还亲手摸过呢！多么漂亮的衣服呀！听着斯沃茨大姐的描述，别的老妇脑子里也象在摸着那些华贵的衣物呢。

忽然，篝火前面的小块儿空地上拥满了跳舞的人群。老头子们在房子后面放了一只装石蜡用的大铁罐，里面装满了

麦酒。人们三五成群地离开篝火到这里来，回去时个个都更加兴奋、更加坚毅、更加有朝气。

西莉亚望着篝火，脸上挂起一种呆滞的微笑。兰尼站在她的身边，对于这强加给他们两人的联欢会很反感，很不舒服，很不畅快。乡亲们以为他们俩在相爱，很快就要结婚了呢。再说，莎莉可能正在等着他哩。

整个晚饭时间，西莉亚嘴上一直凝着这种微笑。这顿晚饭，兰尼的母亲很费了一番辛劳。西莉亚勉强地支撑着那温柔、热情的神色和关怀入微的表情，一切正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期望的那样。她笑着，谈着，高高兴兴地转向兰尼。悲痛、忧伤、愁苦、渴望、恐惧，一齐向她压来。她依然微笑着。

生活就是这样，她茫然地想，人们常把心中希望的事物当作现实，它蒙蔽着人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因此，你就得欺骗，就得生活在欺骗之中。你本想大喊大叫，却得强打笑脸；人们在说废话、假话让你听，你就得唯唯诺诺，点头称是。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这是生活的罪过，生活是这样粗暴无情地同人们开玩笑，随心所欲地折腾他们。爱情又怎么样呢？哼！它把你高高举起，又狠狠摔下。爱情是善良的、温柔的、实在的、热烈的、亲切的。然而，当你正在天堂的时候，它却无情地向你击一猛掌，一走了事。

……别恼火，姑娘。莎莉·维利尔说他们无法控制自己，果真是这样一种爱情，你就无法制止了，他们自己也毫

无办法。而且，一旦被人发现，就会招来麻烦。或许，那时他会再回到你身边来的，姑娘……她瞥了兰尼一眼，慢慢地摇了摇头……不，他不会回来的，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绝不会再回来的。爱上了莎莉·维利尔，他是永不回头的。

老传教士，仿佛是翱翔在他们头上的守护神，这时离开他们，走到篝火的另一边。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人。西莉亚碰了一下兰尼的胳膊：“兰尼，你们的事情会怎样呢？我是说，会有什么结果呢？”

她窥视着兰尼的眼睛，心想，他是满不在乎的。

“西莉亚，请你……”兰尼慢慢地说。

“好了，”西莉亚打断他的话，“不谈这个了。”

艾萨克和扬·马科朝着篝火的方向沿“大街”走来。

“告诉他，那样做是不理智的，的确是不理智的。”艾萨克说。

“我们必须尽力而为。”马科用他那惊人的深沉语气说。

“徒劳无益，”艾萨克疑虑地说，“象他这样一个堕入情网的人是不可理喻的。我亲眼见过他们俩，马科。”

“斯沃茨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会讲道理的。”

“这一次你的理论可要站不住脚罗，”艾萨克语气肯定地说。

马科耸了耸肩，走进篝火周围的人群当中。他意识到，这些有色人看见一个黑人出现在他们的联欢会上，非常反

感。他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他记得，有一次，他邀请传教士带领全村人到他住的小屯参加欢庆会，传教士听说要有色人同黑人掺合在一起，简直吓坏了。

他侧着身子向火堆对面的兰尼和那位美丽姑娘的方向挤了过去。人们认出了他和艾萨克，小声嘀咕起来。传教士看见是马科，急忙走过来，气得腮帮鼓鼓的。这个黑家伙脸皮真厚，竟然在这个时刻闯到这里来！要见兰尼，别的时候不行吗？

马科看见了传教士，微笑着，走得更快。

全场顿时静默下来。如果是这个黑人一个人来的话，他们准会抗议他、喝斥他。但由于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白人，他们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传教士赶到跟前时，西莉亚正好在同这位黑人握手，向他微笑。他正要有些粗鲁话，却看见艾萨克也在场。

“我们想来向您问好，并同斯沃茨谈几句话。”马科在兰尼把他们介绍了之后说。

“我很高兴，”西莉亚回答道，“那边有张桌子，到那边坐下谈，好吗？我去给你们搞点儿咖啡来。”

马科喜欢这位姑娘，她聪明机智，这不仅仅是受过教育。传教士在他身后气得呼噜呼噜的。马科急忙转过身来，挖苦地微笑着。

“啊！上帝的使者，”他轻快地说，“见到你，真好，老人家。但我知道，你是不愿在这里见到我的。”他转向西莉亚，“你知道吧，理查兹小姐，你们的传教士认为我不该

出现在这里，你也不该给我咖啡，如果我喝了咖啡，他随后就会把缸子扔掉的，因为我是个黑人。”

“胡说，”西莉亚轻快地说，“传教士根本不会这样想，即使他这样说了，那也可能是开玩笑。”

马科的脸上仍挂着嘲笑，疑惑不解地皱着眉头。

“问他吧，”马科不动声色地说。

西莉亚微笑着转向传教士，如果马科说得对，这正是发现传教士以及所有人的偏见的机会。

“你不相信那些胡说八道，”西莉亚高兴地拉着传教士的手说，“是吧？”

老头儿鼓着腮帮，喉咙里咯咯直响。

“你瞧，”西莉亚转向马科说，“他根本不相信那些胡说。来吧。”她领着他们，来到桌边。传教士呆在那里，喉咙里觉得呛得慌，他咯出一口痰来。他十分迷惑不解，不知道自己到底错了没有。西莉亚是个有文化的姑娘，她应该知道，她说这是胡说，就一定胡说。

一大群人挤在传教士的周围，想知道这个卡菲尔来参加会的意图，一个个红头涨脸，怒气冲冲。

“这些信差，统统是胡说八道！”传教士高声说道，“我们大家都是上帝造的！”他大踏步地走开，心里的疙瘩仍没有完全解开。那位姑娘是受过教育的人，她应该知道的。不过，卡菲尔总是卡菲尔呀！

“你把那个老头子给震惊了。”马科向西莉亚说着，大笑起来。

“他应该受到震惊。”她说，心想，马科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

“这个地方有了你，就好了，”他继续说，“这将有助于打破这种愚昧无知的状况。”他一边说着，一边看了看兰尼。

艾萨克观察着西莉亚的脸色，从她那微笑和自豪的表情后面，看出了痛苦和不幸。她爱兰尼，艾萨克心里说，不知该不该把所知道的告诉兰尼。这样做是残忍的，但斯沃茨和维利尔姑娘的这种关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呀！

两千年来受迫害的犹太人的意识使他心里赞许他们这种做法，这是要打破旧的传统习俗以及种族观念上的奇谈怪论，这是对民族主义者的专横暴戾的叛逆！它确定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不论肤色如何，人就是人。那天夜里，马科说，这样的爱情是生活在最高水平之上，完全摆脱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马科现在却又反对这样做。

“请你们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去拿咖啡来，”西莉亚说着，离开了他们。

他们坐下，马科转向兰尼。艾萨克的眼睛好奇地从一张脸闪到另一张脸上——一张是尖削瘦小的深棕色的脸，仿佛一位敏感的诗人用巧妙的笔触描绘的一样，那口形的曲线，显得通晓事理，又愤世嫉俗，暗示着那位诗人毫无幻想却有所信仰；另一张则是布满粗纹的浅褐色的圆脸，只有那双眼睛，显示出这个人生性好学。周围，人们在狂欢。

“我是专为一件与你本人密切有关的事情来找你谈谈的，”马科慢慢腾腾地说，“你可能会要我和芬克堡别管闲

事，这也可能是对的，但我们是朋友，有责任来向你谈谈心里话。如果我们的话惹得你生气，你要想到这一点。我们是你的朋友，才来对你说，这也是为了你和你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干预这件与我们无关的事情了。”

艾萨克看出兰尼眼里不满意的神色，心想，他知道我们要说什么了。

马科继续说：

“你还记得咱们有一天夜里的谈话吧？唉！我一听说你和那位姑娘的事，就想起了那次谈话。这没有什么错，不是什么罪过。如果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人们在自由地生活着，不是象奴隶一样，这就只是你和她的私事。在那样一个公正的世界里，我会祝愿你们幸福。你们两人，有色人小伙子 and 白人姑娘，可以结婚，会得到幸福。但现实并非如此，这里的黑人完全是奴隶，这里的白人怕的就是你和那位姑娘间的这种平等观念。你也知道，这事一旦让他们发现，就会给你带来麻烦，也会给她带来麻烦。你们的事只能导致不幸和痛苦。

“你们不能总是避开尘世来保住你们的爱情呀。你们是在人间生活，人们总会发现你们的。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愚昧的世界，疯狂的世界，它就要伤害你，伤害你的女人，破坏你们的爱情。也许，在别的国土，你们会幸福的，虽然这样的地方少得可怜，在那里，肤色并不是罪过。这里却不行。

“为了你的人民，为了将来，离开这里，到别处去生

活、去战斗吧。直到你的人民不再做奴隶。到了那一天，再有一位有色人男子爱上一位白人女子，他们便可以公开地、自由地相爱，不再是罪过。离开这里吧，这样做对你的人民会有好处的。

“在斗争中，你会忘掉其他，痛苦也会减轻。你知道吧，斯沃茨，你和我，我们这一代，生来就是要斗争的，我的朋友。对我们说来，没有恋爱的时间，只有为生存而斗争的权利。我们不能做奴隶，我们要做人。我们必须离开晚上那悠闲的歌声，它不是让我们这样的人停下来去倾听、去表诉柔情的。我们的心肠要硬，我们的后代也要这样，不然，我们就虽生犹死。

“我们必须为这一时刻而战斗。到那个时候，阳光普照，百鸟齐鸣，我们人民的心将比太阳还亮，他们心中的歌儿，将比鸟鸣还愉快，还嘹亮。我们必须走上前去，投入战斗，为这一时刻而战。我们是不能休息的。我问你，老弟，你愿意离开吗？”

兰尼目瞪口呆，扭过脸去。马科和艾萨克密切地观察着他。西莉亚端来两缸咖啡，又去端。人们兴高采烈地跳着、叫着，忘掉了马科和艾萨克。只有传教士，在篝火另一边回昧着自己的疑虑。西莉亚端来两缸咖啡，又走开。她本能地意识到，这两个人是她反对那位白人姑娘的同盟者。她端回一盘烤饼，同他们一起在桌边坐下。

“你的意见如何呢，我的朋友？”马科温和地催问。

“我没有什可说的。”兰尼说。

艾萨克叹了口气，身子往下沉了沉，取下眼镜，用力擦着。

“你会恨我的，斯沃茨，”他慢慢地说，“我本来不想告诉你。”他看了看西莉亚，“请您先离开一下，好吗？”

“我想留在这里，”西莉亚粗声粗气地说，无名的恐惧攫去了她的心。

“让她留下吧。”兰尼说。

艾萨克耸了耸肩，再次叹息着。“你不能改变主意，离开这里吗？”

“不。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很遗憾，斯沃茨。老格特·维利尔是你的生身父亲，你和莎莉·维利尔有血缘关系。”艾萨克沉重地叹息着，低下头去。

一线希望引起的激动传遍西莉亚的周身。

“胡扯！”兰尼叫喊着。

“是真的。”艾萨克悲伤地说。

兰尼盯着他，由不相信变为恐惧，由恐惧变为眩晕、痛苦、郁闷。他慢慢地站起来，从他们那里走开。

“我跟着他。”西莉亚焦急地说。

马科拦住了她：“不，别管他。”

兰尼穿过狂舞的人群，没有看见他们，他们同他说话，他也没有听见。

在篝火的另一边，他找到了母亲。他碰了碰她的胳膊。

“你跟我来。”他用压低了的声音说。

老妇看到他的脸色，吓坏了。

“出什么事了，孩子？”她焦急不安地问。

“跟我来。”他重复着。

他们一句话没说，来到家里。母亲心里十分焦急。兰尼划着一根火柴，点上了灯，然后关上门，转身对着母亲。

“是真的吗？”他粗声粗气地问，“老格特·维利尔是我的父亲？”

母亲默默地呜咽起来，嘴里语无伦次地嘟囔着。

“是真的吗？”兰尼暴跳如雷地吼叫着。

“是的。”她用惊恐的声音小声说，眼泪从脸上滚滚而下。

兰尼从家里出去，不停地走着，不知道也不在乎向哪里走，只是不停地走着，一个残酷的铁锤在敲击着他的脑子。

菲达看见他这个样子走进大房子的厨房里，把拳头塞在嘴边，不让自己惊叫出来，急忙把他拉到厨房外面。

“你疯了！”她声色俱厉地小声说，一边摇晃着他，“格特在家呢！”

“我要莎莉。”他说。

菲达意识到出了事，兰尼·斯沃茨精神有点失常。幸好她的罩衫挂破了，晚走了几分钟，要不然，五分钟前就回家了。天晓得他不会闹出什么乱子来！

“你在这里等着，我去叫她来，你要听话！一定要等在这里！”

她离开兰尼，匆匆走进大房子，进了莎莉的房间。莎莉

从书本上抬起头来看了看。菲达走到她跟前。

“出事了，”菲达低声说，“兰尼·斯沃茨在外面。”

她话音未落，莎莉已经出去。她匆忙地走出大房子，在菲达说的墙边黑影里找到了兰尼。她拉起他的手臂，离开了大房子。她感觉出他心中十分紧张。

“怎么回事，亲爱的？出什么事儿了？快告诉我。”

“我是老格特·维利尔的儿子，”兰尼空虚失望地说。

她明白了。可怜的兰尼啊！

“那没什么关系，亲爱的，”她含情脉脉地说，“我同你没有血缘关系，我身上一滴维利尔家族的血也没有，听见了吗，一滴也没有。我父亲是个遗弃儿，不是维利尔家族的人，空有虚名罢了。我根本不是维利尔家系的人。”

兰尼停住脚步，极力想看清黑暗中她的面容。

“是真的吗？”他乞求地问道。

“是真的，兰尼。”

莎莉伸出手来，扳下他的头，把脸贴在他的脸上，紧紧地拥抱着他。她感觉到他身上的紧张在消失，身体在放松，显得十分虚弱。

“来，坐下，”她说，扶他在一个青草茂盛的土堆上坐了下来。

突然，兰尼抽泣着哭了起来。莎莉把他拉过来，搂在怀里，象母亲摇晃孩子那样，轻轻地摇晃着他，直到抽泣声完全消失。

“一切都好了，”她说。

“我以为要失去你呢。”他象往常一样轻快地说。

“你永远不会失去我，”她十分肯定地说，“记着，我就在你的心里。”

在这宁静的夜里，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我就在你心里，”莎莉重复地说，“记着，兰尼，正象你在我心里一样。你能永远记住吗？”

他点了点头。莎莉把他推开一点，望着他的面孔。

“你该回去了，”她说，“别扰乱了他们的晚会。”

“西莉亚来这里了呢。”

“我知道，”她说，“回去吧，一切都别担心，别为西莉亚犯愁，也别为你自己是一个维利尔家系的人犯愁。”她想了想，又继续慢慢地说：“想到你是真正维利尔家系的最后一个人，真有点离奇、有趣，真的，你和格特还是同父异母兄弟呢。不知他知道不知道。”

“你不介意吗？”兰尼好奇地问。他自己非常放心不下。

莎莉轻柔地、深信不疑地大笑起来，“我毫不介意，为什么要介意呢？”

她双手捧着兰尼的脸，把他拉近。月光下，莎莉的眼睛深邃、镇静，充满了谅解和爱情，充满了长者的智慧、友谊和同情。

“我担心的只是怕你出了事，兰尼。”

一口痰涌上兰尼的喉咙，他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把莎莉的手从自己脸上拿下来，热烈地吻着，幸福的暖流涌上

莎莉的心头。一切都好了，她冲出自己房间时的那种揪心的恐惧消失了。兰尼这么爱她，使她感到坚强、自豪。她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人。

她半羞半却地扑在兰尼的怀里，过去他们之间可能有的_{一点拘束}，现在完全消失了。

“我真让你给迷住了。”她高兴地说着，大笑起来。

兰尼理解了她的意思，心里感到宽慰。

过了一会儿，莎莉把他推开。

“你该走了。”她说，叹了口气。

她意识到兰尼要说不愿走的话，就把手堵到他的唇边。

“好吧，”他依依不舍地说，“十点？”

“嗯，我等着。走吧。”

他走了很远，莎莉才转身向大房子走去。菲达正在那里等着，准备要走。她好奇地观察着莎莉。这么说，她也知道了，莎莉想着，耸了耸肩。只要对兰尼无损害，谁知道也没关系。

“平安无事吧？”菲达平淡地问着，向门口走去。

“是的。”她犹豫了一会儿，说，“谢谢你，菲达。”

菲达走了出去，好象没有听见。

山下，斯蒂费尔的狂欢到了顶峰。没有人注意斯沃茨大姐向传教士讲述所发生的事情时老泪纵横的面容，他们把来到他们行列里的那位黑人不速之客完全忘掉了。人们痛饮麦酒，打闹嬉笑，狂欢乱舞，百倍舒畅，这是对平日的那种残

酷、艰难、饥饿、单调生活的一种逃避。他们吹牛放炮，夸夸其谈，做着永远不会实现的黄粱美梦，添油加醋地把它描绘得更加荒诞离奇。不是什么大的梦想，不过是些小小的幻想而已：不要多，一丁点钱；一两件新衣服；或者，每星期吃上三到四次肉；肚子鼓胀的孩子们哭闹时有面包给他们吃。一位老妇幻想攒上三英镑钱，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她没有什么特殊使用，只是觉得有三英镑钱太好了。还有一位妇女庄严地宣告，只要能尝一尝黄油，死了也安心了。他们做着这样小小的迷梦，舍不得离开美好的梦境……

“斯沃茨回来了。”马科说，看见兰尼绕篝火慢慢走了过来。有一个人拦住了他，人们看见他微笑着，递过去一支烟。艾萨克突然眉头紧皱。

“这里面有问题。”艾萨克嘟哝着，一边擦着眼镜。

兰尼不慌不忙地拉出椅子，坐了下来。他望着艾萨克，慢慢地点了点头，平静地说：“你说的是对的，芬克堡。”

西莉亚把手放在兰尼的手臂上，兰尼又把它拿开。

“我是为了你。”艾萨克望着眼前的情境出神，心里觉得犯下了罪过。

“多谢了，”兰尼冷淡地说。

“这么说，你要走了吗？”马科疑惑地问。

兰尼微微笑了笑。“不，我不走。多谢你们的费心，我不走。”

“为什么呢？”艾萨克大声问道。

“你们好象有一种发现别人秘密的绝招儿。好吧，那就

来发现发现吧。”

艾萨克满脸涨得通红，更加用力地擦着眼镜。兰尼端起面前的凉咖啡喝了起来。

“我去给你端一杯热的来。”西莉亚急切地说着，伸出手来。

“这就行了。”

西莉亚紧咬着嘴唇，垂下眼睛。

“你瞧，我的朋友……”马科慢慢地说，却被兰尼用手一挥，打断了他的话，咖啡溅了出来。

“你是在等我变啊，马科。我相信你说的，你是怀着最大的诚意到这里来的。”兰尼冷淡地说，“好吧，你和芬克堡要说的话，我已经听过了，我表示感激。现在，我要你们少管闲事。这是我个人的私事。如果需要你或芬克堡帮忙、劝告，我会请你们的。当前，我不需要你们的任何意见。我承认，你懂得很多，马科，但并非一切都懂，一切都理解。你要明白这一点，我不想要任何干涉。”

艾萨克呆了。马科摇着头，站了起来。他望着兰尼，嘴角上那种愤世嫉俗的表情没有了，眼睛里那种挖苦嘲讽的神色消失了，脸上只剩下明达事理的神情和一阵悲伤。

“对不起，斯沃茨，”马科慢慢地说，“希望你能原谅我和芬克堡。”他向兰尼伸出手来。兰尼踌躇了一下，握住他的手。马科把手握得紧紧的：“我们仍然是朋友罗！”

兰尼点了点头。“是的，我们还是朋友。”

“我呢？”艾萨克很想知道，一边急急忙忙戴上眼镜。

“你也是。”

“好了，芬克堡，”马科说，“咱们走吧。谢谢你给我们弄来咖啡，理查兹小姐，遇到你，我很高兴。”

他们默默地离开了狂欢的人群。艾萨克望着马科，摇了摇头。

“他疯了，”艾萨克说。

“不，我的朋友，不是疯了。他现在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了，他同那位姑娘之间的爱情使他成了一个人，那种因受压迫而产生的抑制在他心里已经没有了，可能的话，他将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人。不过，什么样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可悲的并不是斯沃茨和这位姑娘，而是这块国土以及我们的时代。可悲的是，人们必须首先是一个黑人、有色人、犹太人、阿拉伯人、英国人、中国人、希腊人；而不能首先是一个人。这是我们时代的罪过，我的朋友。为此，成为真正的人的斯沃茨和这位姑娘是要遭殃的。他们的爱情，只是努力摆脱束缚他们锁链的一种象征。”

“他们要发展到什么地步呢？”

马科耸了耸肩，点上烟斗。在火柴亮光的照耀下，他的脸显得十分镇静。

“等待他们的只有痛苦、灾难、监牢，别无它路。”他又耸了耸肩，“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终将会分离的。”

“斯沃茨可能会被打死的。”

“是啊，有这种可能。也可能他会走点运儿，只需往上

几个月医院。对他们来说，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对别人，是一个教训；对某些人，将是一个最好的教训。事情就是这样。”

“你也可以无情嘛！”艾萨克喊道。

“如果一定要有战争的话。”马科耸了耸肩说。

这位犹太青年和这位黑人青年，在默默地走着。夜色微薄，星光朦胧，只有柔媚的月亮照耀着黑暗的大地。艾萨克不住地把眼睛转向马科，不知他这个黑脑袋里在想什么。兰尼回来后，不理睬他俩的建议，马科却能心平气和地接受他这种态度，这一点，艾萨克很不满意。

但是，在马科的态度里、在他的举止中、在他悲伤的脸上，有一种东西使得艾萨克没有说出责怪他的话。除了想责怪他以外，他更想知道，为什么马科能如此温和地接受兰尼对他们的建议置之不理的态度。

“你为什么那样温和接受呢？”艾萨克问。

马科微笑着：“接受什么，我的朋友？”

“你明白我的意思——在兰尼回来的时候。”

马科轻声地笑着，一种痛苦的、毫无乐意的笑。“我的朋友，你这位自称人民学生的人，却还来问我！”

艾萨克摘下眼镜，在黑暗中使劲地擦着。

“你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呀。”他喃喃地说。

马科停下来，回头望着篝火和狂欢的人群，欢腾喧嚣的声音隐隐约约传到他的耳边。

“你听，”马科和颜悦色地说，“那些人们多么快活，

他们在庆贺、歌唱、舞蹈、痛饮，因为他们以为斯沃茨和理查兹小姐就要结婚，但，主要是因为这样会使他们乐不思苦，暂且脱身，他们就可以想入非非了。人总是这样，总是可以找到欢乐的。不奇妙吗，朋友？”

“妙是妙，”艾萨克不耐烦地说，“可是，斯沃茨怎么样呢？”

长时间的沉默后，马科说：“关于斯沃茨嘛，美国诗人康蒂·卡伦*写过一首诗，大概是写他们的吧，芬克堡。请听：

黑白二男孩，牵手过路来。

白日金灿灿，幽夜沉沉黑。

黑孩望垂帘，白孩侃侃谈。

两人忒大胆，漫步肩并肩。

并肩过路来，生死置度外。

闪电利如剑，前程坎似雷。

“这首诗写的是两个男孩，也可以理解为写的是斯沃茨和莎莉姑娘。”马科温和地笑着。“诗人比政客好，我的朋友，诗人讲的真理是永恒的。咱们走吧。你想弄个明白，好吧，我就来告诉你。你说，他们如果相爱，就会遭殃。你说，他们必须停止恋爱。请你把双手举向苍天，向闪电说，‘闪电啊，你千万别来！你会把这座房子击毁的！’你想用双手挡回惊

* 康蒂·卡伦——美国黑人诗人，生于1903年。

雷，办得到吗，我的朋友？”他抱怨的声音在升高，“你说，我温和地接受了，请问，你能阻住这坎坷如雷的道路吗？”

“不过，会招来麻烦的，马科，学校也会完蛋。这条山沟里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是会有麻烦的，我的朋友，学校也可能停办。我要重复地说，这将是一次教训，对某些人来说，将是一次沉痛的教训。雨过天晴之后，大地万物清新滋润，枯木朽株荡涤殆尽，一定会有新的播种、新的培植、新的庄稼树苗的。大地是这样，我的朋友，人的思想也是这样……”

马科和艾萨克离开了很久，西莉亚和兰尼仍在那里默默地坐着。西莉亚的脑子里又浮现出这一毁灭性的结局：就这样结束了。她亲眼看到了这一结局，身边坐着的是一个新的兰尼·斯沃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虽然有着过去熟悉的面孔，熟悉的举止和熟悉的音调，却完全变成了一个难以接近的陌生人。

最好结束它吧，她心里说，再这样折磨自己是不理智的，把它清除得干干净净，别留丝毫痕迹。但是，她又想起了他们共同用过的东西，一起度过的日日夜夜、朝朝暮暮，那些欢歌笑语，那时刻共享的友谊，多少次远足漫步，安静的沉默，舞会、人群，共同熟识的朋友。想起这一切，很难一刀两断。人们不可能把过去的事情象拔下的牙一样抛掉了事，记忆力在同人们开着奇妙的玩笑。不过，还是结束它吧，尽量少伤点儿心，这样做才算聪明。

“你的表几点了，兰尼？”

他看了看表：“八点半。”

“九点能赶到车站吗？可能还有一趟火车，我想搭那趟车走，那样做好些。”

“你一定要今晚走？”

“那样好些。行吗？”

“要马上动身、抓紧赶路才行。”

“我一定得走。你把我的东西寄走好吗？我去见见你的母亲和传教士，告诉他们，我收到一封电报，我父亲病了。”

“你可以明天走嘛。”

“不，今天晚上走。去把我的手提包拿来吧，就在床上，车票和钱都在里面，我随身就带这些了。你先走，我马上就来。别争了，这样做对你、对大家，都是最好的办法。”

兰尼又看了看表，匆忙走回家里。西莉亚向兰尼的母亲和传教士站着的地方走去。她看到了老妇脸上悲伤、痛苦的表情。但是，她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一定要赶上那趟火车。传教士看起来也很忧愁。

西莉亚拥抱着兰尼的母亲。老妇咬着嘴唇，忍着眼泪，泪水还是不住地往下流。

“兰尼的情况你知道了？”她忧伤地说。

“知道了。”西莉亚说。

“可他比许多人都强啊，尽管那些人的父母在教堂里正式举行过婚礼。”

“别为这个担心。”

“他永远也不会饶恕我的，西莉亚！当时我还年轻，在大房子里干活，还没有结婚。说实在的，我那时太幼稚、太傻了。”

“请你不要担心，他会原谅你的，我知道他会的。”

“他会当面骂我的。我太丢人了。”

“人人都会犯错误的。别担心，真的不必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你不介意吗，西莉亚？”

“当然不介意了，我绝不会因为这事，对你有丝毫的不敬重。这种事是常有的。”

“你真是个好姑娘，西莉亚。对吧？”老妇转向传教士问。

“心眼儿好啊。”传教士答应着。

“你仍然爱他吗？”老妇问。

西莉亚强作镇静，点了点头。

“嗯，我仍然爱他。不过，我不是为这个来见你们。那位犹太青年给我带来一封电报，说我父亲病了。九点有趟车，我要赶那趟车回去，得赶紧走了，东西留在这里，也许我还会再来的。万一来不了，就给我寄去。我得走了，兰尼在等着呢。”

他们的同情使她犹豫了片刻。但她还是坚决拒绝了他们提出所有的其他办法。最后，他们只好让步。老妇紧紧抓住西莉亚的双肩，以极大的勇气窥视着她的面孔。

“你要走，真的不是因为……”她结结巴巴地说着，眼

睛在乞求这位姑娘讲实话。

我要走，因为他不再爱我了！这喊声在她嘴边颤动，她又把它咽了下去。

“当然不是，我可以肯定。别再乱想了，我也许不久就会回来的。”她吻别了老妇，匆匆离去。

到了篝火另一边，她跑了起来，心，剧烈地跳着。她一直跑上了小山岗，过了铺子。前面不远处，她看见兰尼的身影在月光下向前走着。她跑得很热，脱下大衣，搭在胳膊上。这样好一些，清凉的晚风使人精神爽快。她决心及时赶到车站。当她想到可能会赶不上火车时，心里一阵惊慌恐惧。不，一定要赶上火车。她跑得更快，反倒觉得有些舒适，渐渐恢复了正常呼吸。她追上了兰尼，超过了他，呼喊着他跟上来。兰尼加紧在后边追着。不久，他们并肩跑起来。多少个夜晚，他们在开普半岛某个遥远的地方这样跑着，赶搭最后一趟公共汽车或火车。现在，他们是最后一次一起跑着去赶火车，这火车，将把她永远从他的生活中带走。

西莉亚一边跑，一边呜咽。兰尼错以为她跑得呼吸困难呢。时而，她的抽泣声突然升高。兰尼以为她喘不过气来，建议休息一下。可她继续跑着、跑着。他们这样一直跑了下去。现在，已经看到了小火车站，可是，没有火车的影子。

“我们可以慢一点，”兰尼喊道，“火车还没到呢。”

“不行，”她喊着回答。

他们又跑了一段，然后不跑了，疾步如奔地走着。

“火车在这个小站只停一分钟左右。”西莉亚说。

“是的。”兰尼说。

就这样结束了。西莉亚想，一句重要的话也没有说。

远处传来火车刺耳的汽笛声。

西莉亚想，很快就要摆脱这个局面了。

“喂，兰尼……”她微笑着说，“这就是告别吗，嗯？我知道你并不想来送别。咱们握一握手，你回去好了，嗯？”

“我一切都对不起你，西莉亚。”

“我本不想告诉你，我已见过莎莉·维利尔了，我们交谈过了，我知道你们已经爱得难舍难分了。好吧，我祝你们幸运。兰尼，我们曾一起度过了多么好的时光啊！把学校办下去。她是个好姑娘，意志很坚强。”

火车绕了个弯儿，慢了下来。西莉亚紧紧握住兰尼的手，忍住了眼泪。

“再见吧，兰尼。”

“再见，西莉亚。”

她掏出一支烟，匆忙地点上，一边望着兰尼沿沙路走去。她使劲儿地抽着烟，精神镇静下来。她挺起身子，转身走下小站的月台，迎上那进站的火车。

她内心的空虚、痛苦的寂寞，需要得以充实、安慰。必须如此。她需要找一个人来充实它，这就是生活。

她在有色人包厢*里找了个头等座席，按铃叫乘务员来。他来的时候，火车已远远地驶出了斯蒂费尔。她望着这位身

* 在南非联邦来回行驶的火车中，有色人和黑人都有专门的包厢，使用一种特殊颜色并标有“非欧洲人”字样的毯子。

穿卡叽制服的漂亮的有色人微笑着，订了一张卧铺，然后坐下来，双手抱着脑袋。

“他会发生什么事呢？”她低声地说。

火车警告似地鸣着汽笛，钻进山洞。

二

十点已经过了，莎莉焦急地望着小路。如果他来得太晚，他们就得把访问推迟到另一个夜晚。她不想那样，再说，两人同骑一匹马奔驰在月光之下，一定很有意思。她轻轻地拍着马鼻子。

“请你驮一下我们两个，好吗，贝齐？”

贝齐刨着一只前蹄表示同意。

“真乖。”

轻轻的口哨声传到她这里。他来了，她想着，仔细地向下面的路上张望，却看不见他。奇怪。她回头顺着从车站到马科小屯的那条小路望去，哦，他在那边。可他为什么从那边来呢？

她喊着他的名字，那令人愉快的口哨声又传到她的耳朵里。她欢笑着，紧紧抱着马的脖子。当兰尼来到她跟前时，她用手拉着他，保持一臂的距离，严肃地说：“你为什么来晚了？”

“西莉亚一定要走，我带她到车站去了。”

“可怜的西莉亚，我真为她难过。”

“你没告诉我她见过你了呀。”

“她不让我告诉你。”

“她自己告诉我的。”

“我想过她会那样做的。”

兰尼看到了那匹马，问道：“我猜，这是贝齐吧，它在这里干什么？”

“它要带我们两人去作一次访问。”

“咱们两个？”

“是啊。”

“我们不会太重吗？”

“别侮辱贝齐了，它过去常拉大车呢，再说，我已经问过它了，它说可以……你老站在那里干什么？我要你吻我。”

“那么，把你的胳膊挪开。”

“我永远也不会觉得你能把我吻够的。”

“我是怕扭断了你的小胳膊。”

她大笑着。“我看你是自以为了不起吧。”

“那当然。”

她突然向他扑过去，两人扭在一起，倒在地上，翻滚着。兰尼把她按在地上，她挣扎了几次，最后才告饶了。

“怎么样！”他宣告说，气喘吁吁却趾高气扬。

“你在喘粗气哩呀，”她嘲讽地笑着。

“好吧，你的确很壮。”

“这正是我想检验的。”

他扶她站了起来。

“走吧，不然，我们的访问就太晚了。”

“到哪儿去？”

“你就会知道的，走吧。”

她坐进马鞍，身子向前倾着，兰尼坐在她的后面。她呼出了口气，身子松弛下来。

“有个座垫就好了，”莎莉说着，催着贝齐向前奔去。

金色的头发拂弄着兰尼的脸，她的肩、背舒服地、踏实地贴在他的胸前，她时而回头看看，或说上一句话，脸擦着他的脸。

风，在他们耳边歌唱。生活多么美好，做为年轻人，相爱相亲，多么甜蜜呀！贝齐轻松愉快地走着。生活的确是美好的啊。

“我们是夜的骑士。”莎莉用高于风的声音说。

“夜的骑士是什么人？”

“你不知道？”

“不知道。”

“好吧，我来告诉你，不过，你给我什么呢？”

“你这个财迷。”

“就算是吧。给我什么呢？”

“一便士。”

“胡说。”

“好，三便士。”

“不行。”

“六便士。”

“好。还有什么呢？”

“那还不够吗？”

“你这吝啬鬼。”

“一个吻。”

“加上那六便士？”

“对。”

“上当罗！好吧，夜的骑士就是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他们夜间骑着马，在所经之处，用魔力、美貌和温情抚摩大地。他们的影子落在丑恶的东西上，丑恶的东西就变成美的。”

“落在美的东西上呢？”

“那就变得更美嘛，傻瓜。”

“是啊，就象你一样。”

“你是在说疯话。不过，我喜欢你这样。好，这就是夜的骑士的故事。”

“为这个，你就要六便士和一个吻？”

“对了。”

“你这个小强盗！”

“你给我了吗？”

“不给！”

“好吧，你会后悔的。”

莎莉催贝齐飞快地奔跑，她在鞍中摇晃起来，兰尼两脚没有马蹬，身子很难保持平衡。莎莉晃得更厉害，贝齐似乎

习惯了这种古怪滑稽的动作。兰尼紧贴着莎莉，决心不示弱。莎莉把他甩开，继续在马上晃着。

“好了！我给你。”兰尼喊道。

莎莉长时间地高声大笑起来。

“我跟你说了嘛。现在我先要六便士，以后再要你吻我。”

“你得等我们下了马再说呀。”

“现在给，不然我又开始了。”

“好好好！”

他经过一番努力，才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出一个硬币来，摸着象是一先令，把它递了过去。”

“我没有零的。”

“拿着吧，你这个贼。”

莎莉勒住贝齐，滚下马来，随手也把兰尼从马上拉下来，两人在草地上滚作一团。

“啊，我爱你！”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可以欺负你，折腾你，还能从你那里弄到钱。真好，我从来没有想过严厉地对待一个男子竟然这么有意思。等着吧，这才仅仅是开始，我要让你受点儿罪的！现在吻我吧。”

他亲切地吻着她。

“你真是个疯子。”他加重语气地说。

“我知道，”她高兴地说，“我可以象一个白痴一样地发疯，却又可以象一个母亲一样贤明、温柔、体谅，也可以象一个小妹妹，象一个朋友。有这么多人爱你，不好吗？我

喜欢这样。”

“我也喜欢这样，”他说，“我爱你，莎莉，真的，非常地爱你。”

她默默地抚摩着他的脸，然后突然跃起，向贝齐跑去。

“我们快到了，兰尼，快走，不能再玩了。”

他们紧靠在一起，默默地走着。这爱情象是裹在柔软温暖的绒毯里，他们感到了彼此在一起的温暖。走了一会儿，他们看见了小小窝棚的小窗里透出的微弱的灯光。他们继续走着，来到窝棚前面，下了马，拴好了贝齐。

“到了吗？”兰尼疑惑地问。

莎莉拉起他的手臂：“到了，亲爱的。”

她催他一起来到门前，推开了门。三位老人转过脸来，抬头看了看。尽管夏夜很暖，屋里仍生着火，坦特老人、汉娜和她的老伴围坐在火边。这不是斯蒂费尔那种能给人们带来欢乐的篝火，而是因为他们都已血气衰竭、老朽不堪，才生的这堆火。

“谁？”坦特老人怒声斥问。

汉娜那双洞察秋毫的眼睛飞快地从莎莉闪向兰尼。她的老伴儿太老、太倦了，不愿自找麻烦，他看了一眼，又把头垂在胸前打起盹儿来。

“是我，”莎莉轻声说道，“莎莉。”

“莎莉死了，”坦特老人说着，冷笑了一声。

“我是遗弃儿的孩子，”莎莉解释说，“今天来过这里，你还记得吗？”

坦特老人极力回忆着，然后摇了摇头，转向汉娜：“是真的吗？”

“是的，她今天早上来过，还给你端过咖啡呢。”

“她是好人吗？”坦特老人咕咕啾啾说了几句之后，想知道这一点。

“是个好人，”汉娜说。

“过来，孩子。”坦特老人命令着。

莎莉走上前去，象上午那样，在老婆婆面前跪下。老婆婆又一次用手摸着她的脸和头发。

“是的，”坦特老人慢慢腾腾地说，“我记起来了，你是莎莉，遗弃儿的女儿。另一个莎莉没有向他们屈服，格特就杀害了她……”

“我给您带来了一位客人，坦特老人。”

“谁？”

“我的男朋友，坦特老人，他叫兰尼·斯沃茨。”

“斯沃茨……”坦特老人慢慢地说，僵硬苍老的面孔皱缩着，表示在皱眉头。“斯沃茨……不知道，从没听过这个名字……一个斯沃茨也不认识。过来，年轻人，走近点。我可以听得见，只是眼睛不行。走近点儿，好，说大声点，年轻人！”

“你好啊，坦特老人！”

老婆婆不耐烦地移动着头。

“过来，让我摸一摸你，年轻人，你是个哑巴吗？”

莎莉推着兰尼，让他跪在老婆婆面前。坦特老人用她那

骨节粗大、干枯苍老的手指在兰尼的脸上、头发上摸着。她猛地把手缩了回去，一边喘息着。

“滚！滚！”她高声喊道，“你是个维利尔！滚！”

莎莉抓住老婆婆的双肩：“他是兰尼·斯沃茨，坦特老人，是个有色人，我的男朋友。他不喜欢格特，你听到了吗？他不喜欢格特。”

“他是个维利尔，”老婆婆老泪横流地说，“我知道。所有的维利尔都是我生的，他们都坏透了，这个人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是最把他们底的。快把他赶走。”

“你听我说。”老汉娜说。

“你知道我的脾性。”坦特老人固执地说。

“你听我说嘛，你错怪了这个年轻人。遗弃儿的女儿说的是实话，他是一位有色人，是个很好的年轻人，你不必怕他。”

“可是他的脸，他的头发，汉娜，”坦特老人申辩说。

“那是上帝的创造，”汉娜镇静地说，“有时上帝把不同的人造得十分象相呢。”

“那么，他不是维利尔？”

“不是，你应该和他交朋友，他不是维利尔，是个好人，卡菲尔们来的时候，他还会保护你呢。”

“是吗，你？”她急切地问兰尼。

“是的。”他说。

“你会告诉他们，我不象别的那些人，我一贯是一个好人，是吧？”

“是的，我会告诉他们的。”

坦特老人抱着双臂，头垂在胸前。

“咖啡！”她要求着，身子没有动。

老汉娜摇了摇头，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别要咖啡了，你会睡不着的。”

坦特老人鼓起凹陷的脸腮，显得滑稽可笑。

“我得给客人们喝呀。”

“我会给他们的。你现在该睡了，还有你。”汉娜转向她的老头子说。

老头儿一句话没说，站起身来，蹒跚地走出屋子。坦特老人也一语未讲，任凭把她安放在床上。她侧过身去，舒舒服服地蜷曲着身子，在那五颜六色的被子下面睡着了。

汉娜取下油灯，领着他们走到小厨房里。

“我来煮咖啡。”莎莉说。

汉娜在她那张破旧的椅子上舒舒服服地坐下，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莎莉在煮咖啡，兰尼在给她帮忙。他们俩之间的每一次眉目传情、每一次相互擦肩而过的情景、他们眼里那种隐藏不住的爱情，统统没有逃脱汉娜那双聪明智慧的眼睛。她缓慢地摇着头，叹息着。

莎莉倒上咖啡，他们都围着桌子坐下来。

“今天，”汉娜不紧不慢地说，“你问我塞缪尔·杜·普莱西斯是谁，我当时不想告诉你。现在，你如果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莎莉？”兰尼问。

莎莉放下缸子，眼睛望着他，说：“还有一个姑娘，也叫莎莉，她在很久以前来到这里，现在她已经死了，死了快三十年了，好象是格特爱上了她；我认为我的父亲也爱上了她——这可能就是父亲为什么给我取名叫莎莉的吧。好吧，据我所知，格特的父亲老格特想要莎莉嫁给格特，就把我父亲弄出去，逼他同我母亲结了婚。但是莎莉却爱着一个叫塞缪尔·杜·普莱西斯的人。

“坦特老人好象是唯一支持这个叫塞缪尔·杜·普莱西斯的人。关于这个人，还有一些情况没有搞清楚，这就是我来的目的。坦特老人的话语里透露出是格特杀害了他，她又说格特杀害了莎莉。我的父亲了解全部情况，他告诉我说，莎莉是发高烧死的。”

汉娜推开空缸子，抱着双肘，伏在桌子上。

“我知道塞缪尔·杜·普莱西斯的情况，”她说，“那时，我们都住在大房子里，主人还活着，你们知道，主人就是老女主人的儿子，就是现在格特先生的父亲。

“那时，塞缪尔·杜·普莱西斯还是个年轻小伙子，他带着大笔的钱从城市回来。”她向兰尼瞟了一眼，打量了一下他的身材。“他没有你这么高，也许稍矮一点儿，比你黑，但非常漂亮，比你还漂亮。莎莉小姐第一次遇见他时我在场，是在小铺子里。那时，小铺子是由一位印度人经营着，现在是一位犹太人。

“塞缪尔·杜·普莱西斯心里在欢笑，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得出来，从他的话语里可以听得出来。他长得比你结实、

强壮，喜欢唱歌。

“就在那第一次，他在小铺里向莎莉小姐讲话，她却转过脸去，不愿同他说话。”汉娜微笑着，一边回忆着当年的情景。

莎莉摸到兰尼的手，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塞缪尔见她转过脸去，就讲起故事来，那么有趣可笑的故事，莎莉小姐禁不住笑起来。后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小铺里会面。又过了一些时候，当我们去小铺时，我看出莎莉小姐眼里的那种神色，走近小铺的时候，她的眼睛真亮啊。我明白了。

“后来，塞缪尔·杜·普莱西斯离开这里到城里去了，莎莉小姐非常忧伤，越来越重。不久，小铺里有她一封信，她眼睛里又有了愉快的神色，心里又有了欢笑，藏也藏不住的。她告诉我说，他要挣一笔钱回来，买一座农场。你知道马科的小屯吧，那是我的老家，对面有一片水源丰富的土地，那就是他想买的地，他们打算在那里过日子。

“后来，又一封来信说他带着钱回来了。莎莉小姐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她相信我不会告诉别人。我严守着秘密，这是我唯一没有告诉老女主人的事。莎莉小姐出去迎接他，回来，却一下子疯了。接着，她就病倒了……然后，就死去了。”

“塞缪尔·杜·普莱西斯呢？”兰尼问。

汉娜向别处呆望着。她沉痛地说：“人们现在都叫他疯子山姆。”

莎莉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指甲深深掐进兰尼的肉里。

“疯子山姆！”兰尼缓慢地说。

“格特干的……”莎莉吓得透不过气来。

“没有人知道，”汉娜说，“没有人看见，可能只有莎莉小姐一人知道。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她才被杀害的。我是这么想的，可是谁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我怕。”莎莉哭喊着，紧紧抱住兰尼的胳膊。

“我也害怕。”汉娜低沉地说。

兰尼伸开手臂，把莎莉搂在怀里：“别怕，亲爱的。”

“可我真地害怕呀，兰尼。我为你害怕的呀，亲爱的。我知道这是格特干的。我现在一切都明白了。”

“我知道，亲爱的。但你一定要冷静，我们该想个办法才好。”

“啊，兰尼！他要是发现了，怎么办啊？”她双手捂住脸，想遮住那可怕的镜头。

“你们必须离开这里。”汉娜说。

兰尼望着莎莉。

“我们必须离开，”她不顾一切地说，“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兰尼。”

“可到处都是一样啊。”汉娜说。

“啊，天哪！”莎莉哭喊着，“难道就没有我们的活路了吗？”她的声音里带有一种疯狂的音调，“我们并没有伤害任何人呀，我们所需要的只不过是能够愉快地生活，不受干涉呀！”

“听着，莎莉，”兰尼轻声说道，“镇静些，听我说，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嘛。你听着：如果我们可能十分贫穷，你在乎吗？”

“你知道我是不会在乎的。”她镇静地说，那种可怕的镜头已经过去。

“你在乎暂时的缺吃少用吗？那不会很长时间的。”

“永远是那样，我也不在乎。”

兰尼抑制着自己声音里的急切的感情：“你不懂外语呀。”

“我可以学。”

“那么你听着，莎莉，我亲爱的，这是唯一的出路。去年，我随一个足球队到葡属东非去了。我在那里交了一些朋友。那里对受过教育的人不存在肤色界线，肤色界线只是用来对付那些未受过教育的土著黑人。我们可以到那里去。”

“好啊，兰尼！”这是莎莉发自内心的满怀希望的呼叫。

“当然，会有许多困难，我弄不到入境许可证，你申请入境许可证也不可能不让格特知道。再说，那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莎莉的脸色沉了下去。

“我在开普敦有一个熟人，”兰尼继续说，“他知道怎样入境，他是我的朋友，会为我尽一切努力的，明天早上我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拍电报。”

“钱呢？”汉娜问，声音里带有一种压抑了的希望。

“我可以向开普敦的朋友们借一点。”兰尼说。

“我可以搞到二十英镑，”莎莉说着，一边压制着良心的谴责。

“好，这能解决点问题。你尽量在背包里多打一些东西，莎莉，要小心，一定谁也不能让知道。我想，最好坐夜车走。明天夜里，坐九点钟开往开普敦的火车。我们在到达小火车站之前分手，分别到达开普敦后再相会。到了那里，事情就好办些了。”

小厨房里沉静下来。莎莉用手扳着兰尼的脸颊，把他的脸扭过来，两人的眼睛互相叮望着。“你确定要这样做了吗，兰尼？”

兰尼微微一笑：“我应该这样问你呢，莎莉，你把一切都放弃了。”

她摇了摇头。“不，兰尼，是你放弃了一切。人们说，爱情是女人的一切，而只是男人生活的一部分。我已经有了这一切了。”

“你也是我的一切啊，莎莉。”

“到了那里，真的一切都会好的吗？”

“真的，亲爱的，那里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们将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一起躺着晒太阳？”

“嗯。”

“手挽手地在街上走？”

“嗯。”

“一起进咖啡馆？”

“嗯，亲爱的，我们将形影不离。”

“无时无刻不在一起？”

“当然我工作的时间要除外了。我的那点儿葡萄牙语足够我用的了，但我还要多学一些，要能够用它教学。”

“我也要学！”

“你当然也要学。”

“啊，那太好了，兰尼！”

“我们还没有到那里呢。”

“我们一定能到那里的，是吧，汉娜？”

汉娜微笑着，点了点头：“你们会到那里的。可你们一定要小心哪！”

莎莉感情冲动地吻着这位黑人老妇，然后拥抱着兰尼。

“你们该走了，”汉娜温和地说，“我老了，也累了。别害怕，谁也不会从我的嘴里知道你们的去向的，就是他们把我吊死，我也不会说出去的。”

汉娜领着他们绕过房子，望着他们跨上贝齐离开这里。

“晚安，孩子们，”她喊着，“上帝保佑你们。”

他们骑着马，兰尼又把莎莉该做的事情交代了一番，以及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同他会面。她仔细地听着，不清楚的地方就让他再说一遍。

莎莉的心在欢唱。她就要与她所爱的人一起走了，就要摆脱这仇恨和痛苦了。他们将可以公开地走在一起，成为正常的、幸福的、自由的人，再也不必躲躲藏藏了，再也不必

担心别人发现他们而来伤害兰尼了。一切就要好了。她将可以照顾他了，给他洗衣、补袜、做饭，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把家庭保持得欢欢乐乐。星期天，他们可以躺在太阳下面听听鸟唱，晚上，可以在灯火辉煌的街道上散步，再也不怕被人看见了。她突然意识到他们的生活中担了多少惊、受了多少怕啊。不管他们是否知道，这种恐惧控制着他们，支配着他们，使他们避开前人走过的道路，向往一个安静、秘密的地方，平平安安地在那里共享爱情。

这一切不久就要结束了，他们的爱情可以摆在光天化日之下，谁也不能损害它了，那将是正当的、正常的、自然的、自由的事情了。

她并不担心开普敦，兰尼认识的一个姑娘会留她暂住的，到开普敦以后，事情就好办了。只需挨过明天，以后一切就好办了。

她紧贴着兰尼的胸膛。他们骑在贝齐的身上，如同腾云驾雾一般，一股舒心的暖流从胸口涌遍全身。

当莎莉想到他还没有给她肉体上的爱时，她微笑着，身子向后靠去，直到嘴唇靠近他的耳朵。

“你还没有真正爱我呢。”她说。

他用空着的手把她抓紧，说：“咱们还没有结婚嘛。”

“结婚只是一种形式，”她说，再次惊奇自己同他在一起竟然如此很少感到羞臊。“你和我一样，是很明白的，兰尼，有没有这种形式，你我都象任何两个结过婚的人一样。”

“你真奇怪，莎莉。我想，你会不舒服的。”

“为什么？”

“处女都是那样。”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

“流氓。”

“不。”

“你说，你怎么知道的？”

“从书上看的。”

“对不起，我不是书本上的处女。”

“我不愿让你这样。”

“别抓我这么紧。”

贝齐停了下来。他们下了马，拉着手走了一段距离。月亮高悬，夜色迷人，是相爱的好时机。他们陷进温暖、松软的泥土里，头顶星月，身铺柔草，在这露天之下，他们用肉体说出了比人类的语言更深沉、更强烈的话语。

她精疲力竭地躺在他的怀抱里，支起身子，轻声轻语地说：“我感到神圣，兰尼。”

他也小声说：

“爱情是神圣的，亲爱的。”

“美好而又神圣，”她喃喃地说着，闭上了眼睛。

啊，大地！告诉你的那些无知的孩子们相爱吧。告诉他们吧，因为他们需要你这样做，需要这些简单的事情，需要同情、谅解和亲爱，需要爱情，一种囊括所有国家、所有种

族的人与人之间的最崇高的爱情。大地啊！同时还要教他们懂得愤怒、正义和正直，那将会给心地善良的人带来和平。告诉他们，所有的心都是神圣的，所有的心受到创伤也都会疼痛的……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如果男女自由恋爱没有保障，就不会有个人的人身安全，告诉他们吧！

一层轻云遮住了月光。莎莉动了动身子，睁开了眼睛。她说：“我爱你，兰尼，”

“我也爱你。”

他们站起身来，骑上马继续向前走，一直来到他们第一夜相遇的地方，来到俯视两条山沟的地方。第一个夜晚仿佛已经十分遥远。

“我们再不会到这里来了。”莎莉说。

“这块土地不解放，我们决不回来，”兰尼说。

“会有那一天吗？”

“一切事物都是要变化的，亲爱的，总不能一直违着人民的意志把一个民族永远压下去的。”

“我希望不久……也许，我是个不肖的欧洲人，违反了白人的传统。我相信格特会常常这样说的。”

“恐怕你就是一位不肖的欧洲人。不过，你是一个极好的人。”

“做为一个不肖的欧洲人，又是一个好人，我太高兴了，兰尼，我真不喜欢白人的尊严呢，那意味着我不能做的事情太多了，我刚才确实很想去参加今晚的欢庆会呢。”

“在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白人的尊严将被抛在垃圾箱内，我们将可以参加许多聚会的。”

“我知道。啊，明天，快些来吧！”

“你最好现在走吧，亲爱的。记着，我在今晚我们相会的地方等你。我认为让山姆帮你提箱子是安全的。别晚了，火车只停一小会儿。别忘了带钱，有了它，事情会好办些。”

“放心吧，兰尼，我一切都不会忘的。我保证准时到达，我们一定要赶上那趟车，相信我吧，亲爱的。好好休息。”

“当心些，莎莉。”

“啊，亲爱的人哪，你想，我会对我们的前程大事不放在心上吗？”

“对不起，亲爱的。晚安。”

他们互相拥抱着，莎莉不知不觉地哆嗦起来。

“怎么了？”

“我怕回到大房子去，兰尼！格特残害山姆的情景老是在我头脑里回旋。”

“千万别那样啊，莎莉！就这么一夜了。”

“明天还有一整天呀，兰尼。”

“我知道，但你一定要坚强些，亲爱的。”

她闭上眼睛，紧紧靠在他身上。他把她抱紧，抚弄着她金黄色的头发。

“现在好了，”她平静地说，“我一定会坚强的。”

她亲热地吻着他，突然脱开身子，抓起贝齐的缰绳，向大房子匆匆地驰去。

兰尼对这个计划又仔细地考虑了一番，确信万无一失。可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呀，一切必须顺顺利利地进行。他匆忙地下山，向斯蒂费尔走去。

整个斯蒂费尔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只有他们家的灯还在亮着，母亲可能正在等他呢。她以为他在为老格特的事生她的气吧，可怜的妈妈呀。他走进厨房。

母亲紧张、焦急地面对大门坐在那里，背靠着桌子的棱边。兰尼望着她，心里很难过。她怀着畏惧和痛苦，这样坐在这里等啊，等，等了多久了呀？现在，她在等待着他讲话，等待着他来责骂她。

他把母亲拉在胸前，紧紧拥抱着她。整个晚上郁结的苦闷和羞愧一古脑儿从她心里涌了出来。她张开嘴要说什么，发出的却是受尽折磨的、痛苦的哭声。

他紧紧地搂着母亲，母亲一句话没有说，一直在呜咽、抽泣。最好让她放声痛哭一阵子，他们才能讲话，然后再告诉她没有什么可哭的。哭吧，亲爱的妈妈，哭一哭心里会畅快些，会好受些。我的手臂是有力的，可以支持住你的，这是你儿子的手臂。

渐渐地，哭声平息下去。他把她推开一点，望着她的面孔。“觉得好些吗？”

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你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去煮杯咖啡来。”

“我去吧，”她急切地争着说。

“不，不用了。你坐一会儿吧。”

水开了，他煮好了咖啡，倒出来，端了两缸子走到桌边，在她身旁坐下。

“你听我说，妈妈，今天晚上我问你过去的事情时，我知道我显得很生气，可我不是生你的气，我气的是，一个陌生人竟来告诉我那个事。不管怎么说，我这样做是不对的，要是因为自己母亲的过去而气恼，我还算个人吗？如果做母亲的都把她们过去的事情告诉孩子们，这个世界岂不醒醒透了吗？那不是我要管的事。你一直是我的好妈妈，让我受了这么好的文化教育，这是这种环境中的任何孩子想都不敢想的，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你知道，孩子。”老妇焦急地说。

“不，亲爱的妈妈，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是你的孩子，你不必向我解释。你是我的母亲，我爱你，你一直对我很好，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老妇的脸上现出宽慰、自豪和慈爱的神情：“你是个好孩子，兰尼，西莉亚也是个好孩子。肯定是她使得你谅解的。”

“是的，”兰尼想着莎莉说，“她使我认清了许许多多的事物，她真是个好姑娘。”

“她一点儿架子都没有呢，孩子。”

“是的，她那么朴素、可爱，那么通晓事理。”

“你们打算要结婚了吧？”

兰尼点上一支烟，微笑着：“你知道吧，妈妈，在我们的一切计划中，只剩下结婚了。别担心，我们就要结婚的。”

“快了吗？”

“快了，妈妈。”

“我太高兴了。”

“我也很高兴。听我说，妈，明天夜里我到开普敦去一趟，可能要在那里待一段时间。我走后，不管你听到什么，都不要担心，以后你就会明白了，我会让你知道的。”

“你一走，永远不回来了吗，孩子？”

“相信我吧，我会让你知道的。”

老妇显得很好奇，但只是点了点头：“好吧，孩子。”

“现在你睡去吧，天已经很晚了，妈妈。我打上一点儿行李。”

“好吧。晚安，孩子。哦，我差点儿给忘了，今天夜里菲达来这里好几次，说有件要紧的事要告诉你，她说你不管什么时候去敲她家的门都没关系。听她的话音，象是真有什么要紧的事，兰尼。”

“谢谢你，妈妈，我去问清楚。你睡吧。”

他吻了吻那多皱的前额。老妇走进她的房间。

兰尼思虑重重地围着桌子踱着。菲达想要告诉他什么呢？不可能从莎莉那儿带的口信，他离开莎莉才刚刚一小会儿。最好是弄明白。他把烟掐灭，匆匆走了出去，跨过了“大街”。那座房子在一片黑暗之中。他轻轻地拍了拍门，

立刻听到火柴哧地响了一声，一盏油灯亮了起来。菲达显然一直在等着他，还没有睡。

不一会儿，她开了门，走了出来，全身的衣服都没脱。她随手细心地关上门。

“我一直等了 you 一夜。”她生气地说。

“对不起，”兰尼说，“什么事儿？”

“没什么。有点儿情况告诉你。晚会以后，我到大房子里找山姆，听见格特和威里昂在谈话，他们没有看见我。威里昂告诉格特说，他发现了一些可疑的情况，要格特提防莎莉。”

“还有什么？”

“没有了。我想，你是愿意知道的。”

“没有更确切的情况吗？”

“就我所知，没有。”

“谢谢你。”

“别谢我了，谢谢你的好运气吧，正好我在那里听到了，我就来告诉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请你明天一早告诉莎莉要她当心，好吗？”

“我希望你对你们的所作所为放明白些。”

“别担心，我们知道。”

“我不是担心，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谢谢你，菲达。晚安，别忘了警告她。”

“不会忘的。晚安。”

兰尼转过身来，匆忙从街上走回去。菲达望着他进了家

门，撇了撇嘴，耸了耸肩，回屋里去了。

兰尼踮着脚尖走进里屋，把他的箱子拿出来。他准备只带这一件，明天一早先把它放在小铺里，以免引起别人注意。他把打算带的东西装好，用带子将箱子捆好，放在桌子下面。他想起有一套睡衣还在传教士那里。好吧，留下让他穿吧，免得又要做一番解释。

他站在那里想了一会儿，目前没有什么需要做的了，直到早晨，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最好休息休息。他在地铺上将四肢舒展，却怎么也睡不着，他已经预料到这一点，因此连灯都没有吹灭。他点上一支烟，想着莎莉。象往常一样，他仍然想象不出她的容貌体态的清晰形象，只能看见一张圆脸、金黄色的头发和一双通达事理的眼睛，再就是她那呼吸的声音，悦耳的话语，还有她那颗心，他感到深深在他的心中。他一直有这样的感觉，有一种不可理喻的东西把他同莎莉连系在一起。

他站起身来，走到放教学用品的小桌子旁边，拿出钢笔、纸和墨水，又走到厨房中央的桌子边，把灯拉过来，坐下，写了起来。是一封给莎莉的信，他给莎莉的第一封信……

大房子里，莎莉把最后一件衣服叠好，整整齐齐地放进她的箱子里。现在，只剩下明天了。熬过明天，以后就是充满欢笑、爱情和幸福的日子了。当然，也还会有阴暗的日子，不过，这种阴暗只是为了面包、为了家庭、为了少量生

活舒适品和财产，使家庭胜于人间其他各处所作的共同努力，这将是他们的家。如果要挨饿，好吧，他们就一起挨饿。他们两人都年轻，能干，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一个自由做人的机会，其余的他们都能将就。他们将同甘苦，共患难，同命运，共呼吸。

如果有一间房子，她将把它变成一个欢乐的场所，在他一天的工作之后就到这个地方。

现在，她已完全整好了行李，没有忘掉任何东西。不知道兰尼此时正在干什么。她踮起脚尖，吹灭了灯，打开窗子，拉出一把椅子，在这黑暗的房间里坐下，向外望着那美丽的夜色，等待着新的一天。

“啊，快些来吧！”她轻轻地说。

三

这漫长、痛苦的一天，似乎没有尽头，一分钟、一分钟都是缓慢的折磨，早晨的太阳仿佛也姗姗来迟，懒洋洋地不愿向西移动，影子动也不动，钟表的指针象蜗牛一样在慢慢地爬行。这一天是这样的漫长，这样的令人厌倦，倔强地不肯逝去。

格特一早就到田里去了，这对莎莉说来是一件幸事，这一天将会好熬一些，做起日常事务也容易些。尽管这样，这一天仍然是漫长的、令人厌倦焦躁的一天，菲达的警告更使得它难熬十倍。

中午，终于异常缓慢地到来了，格特就要回家吃饭了，她必须控制住自己，可不能露出一声色来。

“别看钟，”她三番五次地告诫自己，但她的眼睛老是往钟上瞟着，总嫌一分钟一分钟过得太慢，老是为这令人厌倦的、不慌不忙的旅程中的分分秒秒数着数。

她千百次地向窗外望着。这时，看见一个有色人男孩向厨房门前走去，她的心狂跳起来，确信这是给她送信儿来了，她极力控制着自己，没有跑出去找那个孩子。她望着门口，悬心地、烦闷地等候着，菲达一定从这里经过。好了！门开了，菲达站在那里。

莎莉伸出手来，菲达微微一笑。

“这是写给我的，不过，你可以看一看。”她把信塞进莎莉手里，带着一种怜悯、惋惜和同情的混合心情，走了出去。

莎莉走到自己的房间。有了这封信，她心里平静下来，好过多了，她现在甚至可以面对格特了。她镇静地、不慌不忙地撕开信封，抽出折叠的信纸，展开，读了起来。

刚看了几行，一汪眼泪模糊了她的视线。

“谢谢你，我亲爱的，”她用充满爱情的亲切语调小声地说着，擦去泪水，又开始读了起来：

亲爱的莎莉：

明天将是你最难熬的一天，度日如年的一天，一定要控制住自己，这是很难的，因此给你写了这封信。我的第一封信，想在这里告诉你，我理解你的心情。在这漫长的一天的分分秒秒里，我随时都在你的身边。我知

道，这封信会略微减轻一些你那极度紧张的心情。

你将在中午，这漫长一天的中点之时收到这封信，亲爱的。我知道，过了中午，这一天就好过些了。我知道这一点，因为你是个坚强的人，你给了我力量，所以我现在反过来，也给你增添些力量。

莫让几个小时的时间吓倒了你，我的宝贝。象一切事物一样，这几个小时终将会结束的，以后就是我们的时间了。记住这个，也要记住我们的时间是什么意思。你还记得吗？

我们将公开地、手挽手地在大街上走，好让每个人都看到我们；我们将一起坐在咖啡馆里；我们将同人们一起，躺着晒太阳，自由、幸福、恩爱，这将是自然的、正常的、正当的事情。还记得吗？我们还要建立一个家庭，我们两人生活在里面，一起吃饭，晚上一起散步，记得吗？虽然，开头事情会艰难一些，而且我们还要学习语言，但以后的生活会是美好的，将会有阳光、欢笑和幸福的。记得吗？

紧张的时候，就想想这些吧，亲爱的。明天就是我们的了，亲爱的，记住了吗？还有，我问你，到了那里以后，你愿同我结婚吗？

我真心实意地爱你。

你的兰尼

“我记得的。”莎莉接连不断地低声说着，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封信。

从这时以后，这一天过得松快多了。每当她感到紧张时，她就回到自己房间里，插上门，把信拿出来读一读……这漫长的一天总算结束了，动身的时刻到了。

她一早就告诉了山姆，现在他正在窗下等着她把箱子递出去。她把箱子从窗口递给他，大衣也交给他拿着，然后，关好窗子，灭了灯，走进起居室里。格特在那里，他好奇地打量着她，什么也没说。她一句话也没讲，穿过厨房，走出大房子。

莎莉走了以后，菲达紧盯着那个门，待了很久。

到了外边，山姆帮莎莉穿上大衣，她从山姆手里接过一只箱子，两人就出发了。她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在欢唱。山姆在她身边一瘸一拐地走着，眼里闪着一种明亮的、不自然的光芒。

莎莉能感觉出自己“卜通卜通”的心跳声，明天早晨，他们就到开普敦了。今天晚上，兰尼说了，一切都会安排好，他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再往后呢？再往后，就是生活，崭新的、自由的生活，没有恐惧的生活！

她望见兰尼后，挥着手，跑了过去。她丢下箱子，扑在他的怀里。几分钟之后，兰尼说：“我们时间不多了。”

莎莉提起丢下的箱子。兰尼转向山姆。

“太谢谢你了，山姆。”他伸出手来去接那只箱子。

“这段路不近哪，”山姆平静地说，“我送你们去。”

“好吧，那就再谢谢你了。好，咱们快些走吧。”

他们沿着沙路出发了。兰尼和莎莉并肩走着，山姆跟在后面。

“这是真的吗，兰尼？”莎莉问道，声音有点哽咽。
兰尼把箱子转到左手里，右手摸到她的左手。

“是真的，莎莉。”

“是的，我知道这是真的。收到你的信时，我就记起来了，时间也就好过多了。谢谢你，兰尼。”

“我提的问题怎么样呢？”

“你愿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兰尼。”

月亮钻进雷声隆隆的乌云后面。顿时，大地陷入一片昏暗。前边远处，隐约出现一棵高大古老的树影。

“我们走了一半了吗？”

“一半多一点儿，”兰尼说，“我们还挺顺利的。再有半个小时就行了。”

“只要半个小时了，”莎莉说，“啊，我多么急啊，兰尼！”

月亮从乌黑的云朵的另一边钻了出来，大地又沐浴在月光之中。一个人影从树下来到他们前面的路当中，接着，又窜出一个人来。树影里，站着两匹马。

莎莉紧紧抓住兰尼的胳膊。山姆退缩在一丛灌木后面。兰尼浑身上下一阵颤抖，他惊呆了，瞬时，又镇静下来，在这生死悠关的危急关头，他比往常任何时候都更加镇静。

“是格特！”莎莉小声说，“格特和威里昂！”

“你说对了！”格特粗暴地说，一边向前走着。

决不允许他们伤害兰尼！这种想法在她脑中闪过，她将

一切畏惧置之度外，决心为他而战斗，为他而牺牲。

“不要脸。”威里昂跟在格特后面，恶狠狠地骂道。

“我没有做什么不要脸的事，”莎莉激昂地说，“我爱他。”

“一个黑杂种！”威里昂尖刻地说。

“是的，”莎莉说，“一个黑杂种，我就是爱他，他比你们俩哪一个都强！”看见他们一直走过来，她想挡在兰尼前面，却被兰尼拉了回去。

“我来处理它，”格特说，“威里昂！你骑上马去叫一些人来，告诉他们带着枪来。快去！”

威里昂匆忙走到马跟前，骑上马，向小火车站的方向奔去。

“我还是赶上你了，斯沃茨。”格特说。

“我求求你，格特，”莎莉乞求道，别干涉我们吧，或者，别干涉他吧！只要放他走，对我怎么处理都行！我求求你！我爱他，你听见了吗？我爱他呀！”

“别吵了！”格特咆哮着，“回头我再收拾你。牵上马到大房子去，在那里等着我。”

“我不去！”莎莉喊道。

“去吧，莎莉，”兰尼温柔地说，眼睛一直盯着格特。

“到大房子里等着吧，亲爱的，别担心，他那点儿劲儿，不能把我怎么样的，他是个外强中干、胆小如鼠、欺软怕硬的家伙，谁越怕他，他就越欺负谁。我可不怕他。去吧，亲爱的，我会来看你的。不过，把马留下来。”

“把马带走！”格特吼叫着。

“留下它，”兰尼轻声说，“走吧，快走吧！”

“你会来吗？”莎莉抽泣着。

“我会来的。快去吧！”

她转过身去，一边哭，一边跌跌撞撞地向回跑去。兰尼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格特。

“我要扭断你的脖子。”格特咬牙切齿地说。

“来吧。”兰尼说。

他们两人慢慢地互相绕着圈子。

“扭断你就服了。”格特威胁着。

“你吓唬不了谁。”

格特虚晃一拳。兰尼将右拳击出，实实在在打在他的鼻子上，格特的下半个脸全是血。

“怎么样，老兄！”兰尼仇恨满腔地说，“你不知道我是你的弟弟吧？哼！我也是你父亲的儿子。”

兰尼感到昂然自得，多少年来心中的抑郁和屈辱得到了报复！

格特吼叫着，又扑了过来，兰尼的拳头再一次地砸在他的鼻子上，他嘴边涌出一团血块。

“杂种！”他不顾被打得血流满面，大声吼叫着，向前移动着步子。他猛地抓了一次，没有抓住。又抓了一次，那只大手卡在兰尼的脖子上，另一只手也伸了过去，兰尼的脖子被钳住了。格特使劲地挤着，兰尼的拳头雨点般地捶在他的背上，不过，越来越没劲儿了。绝望之中，兰尼将他绊倒，

他们双双倒在地上，但卡在兰尼脖子上的手一刻也没有放松。

格特把脸靠近兰尼的脸，他看得出那双眼睛里的痛苦表情。

“我不掐死你，”格特说，“不，我不掐死你，我要再掐一会儿，把你掐得差不多了，再来踢你。听见了吗，斯沃茨先生？”

兰尼无能为力，只觉得耳朵里有许多大鼓在轰响。

“对，”格特幸灾乐祸地注视着他，“我要踢你，直到把你踢成山姆那样。现在，人们叫他疯子山姆，可他原来也同你一样，受过教育，穿戴讲究，能说会道，满够配上一个白女人的，就象你一样。是我把他弄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成了我的奴隶！他原来可比你强壮！是我把他踢成那样的，行动起来象一个畜牲。这就要发生在你身上了，斯沃茨先生！”

光线消失了，一切变为黑暗，兰尼垂死地挣扎着，要把那些手指从他的咽喉处掰开，可是那些手指却象铁箍一样钳得死死的，格特得意地大笑起来。

疯子山姆从沙路旁边不远的地方站起身来，一瘸一拐地走上前来。

“你不该夸口，”他呻吟着，“你应该沉默。你不该夸口。”

他沉重地向前挪动着，脸上现出绝望的悲伤。格特没有看见山姆，也没有听见他说话。现在已经晚了，山姆的那只好胳膊已经卡住了格特的脖子，紧紧地把它钳住。

“你不该夸口。”疯子山姆哼着。

压力渐渐增大，格特松开兰尼的喉咙，疯狂地同山姆搏斗起来，但是压力在不断地增大。兰尼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然后从那厮打在一团的人旁爬开。他跌跌撞撞地朝马的方向走去，摔倒，又爬起来，向前走着，来到大树前面，靠在树上。他扭过头去，看见他们仍然扭打在一起。他看见格特的手伸进后面的口袋里，又看见一把刀子在闪光。

他想喊，喊不出声，想动又动不了，身体太弱了。那把刀子忽起忽落，一下，两下，三下，然后当啷一声从格特手中掉下去，落在月亮地上，鲜血染红了钢刀。这时，山姆慢慢地爬起身来，摇晃了几步，又倒了下去，再也不动了。

兰尼疼痛不堪地走到两人身边，看了看他们。两人都死了，三十年的悲剧自行结束了。

他极力使头脑清醒，威里昂和他去叫的人们马上就要来了，莎莉现在在大房子里，她正在担着心呢。

他东倒西跌地走到马跟前，上了马。他感到好一些。他策马前行，身后，他看见远远的一伙人骑着马赶来，是威里昂回来了。他催马快跑，他知道，他们很快就会来抓他，莎莉也在等着他呢。路上，他碰见菲达急急忙忙地沿小路走去，嘴里厉声地叫骂着。

那匹马绕过犬房子，停了下来。兰尼跳下马，急忙走进厨房，从里面穿过去，突然站住脚。莎莉正在餐室里，肩上顶着一支长枪，正瞄准他准备射击。

她丢下枪，向他扑过来。

“我还以为是格特呢，”她小声说，“我要杀死他。”

“格特死了。”他说。

“我很高兴。”她简单地说。

“山姆也死了，”他说，“威里昂和他的一伙正在追我，他们会抓住我的。不过，你没事儿。我得快一点。把那支枪给我，我要尽一切力量把他们打退。”

“我同你一起去。”莎莉镇定自若地说。

“不行，亲爱的，要打枪的。”

“我一定要同你在一起，兰尼，难道你不理解吗？”她耐心地说着，象是已经接受了难免的一死。

“不，莎莉。”

她一句话没说，离开了屋子，拿着枪支弹药回来，迅速地装上子弹。

“我听见他们来了，”她说，“他们抓住你，就会象迫害山姆那样迫害你的，我们必须一起同他们战斗，兰尼。记得吧，你说过，不管是好是坏，我们将永远永远在一起。”

她走到窗前，向外望去，那一群人已经骑着马来到院子里。她指了指另一个窗口，兰尼踌躇地拿起一条枪，走了过去。

威里昂的声音响彻夜空：“我们知道，你就在那里，斯沃茨！举着手出来吧，杀人就得受审！不然，我们就进去把你逮住，那就让上帝来救你吧！还有你，莎莉·维利尔！出来！你已经给你们的人丢尽了脸！”

莎莉瞄准好，开始射击了。那些人散开的时候，兰尼吹

灭了灯。

长时间的静默，接着，枪声又响了起来……

山下，斯蒂费尔小村里，全村的有色人惊恐万状地聚集在一起，静听着枪声掠过上空，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菲达抱着疯子山姆的尸体从“大街”上走过来，枪声压过了人们说话和询问的声音。

同菲达一起来的是犹太青年和黑人马科。菲达将山姆抱进她母亲的房子里，将他轻轻地放在床上，她的眼睛冷酷而悲痛。人们拥进这间小屋子里。

“是兰尼·斯沃茨，”菲达痛苦地说，“他和莎莉·维利尔在相爱，准备逃走。现在他们正在上面打着呢。”

斯沃茨老大姐瘫倒在地上。人们都被吓得张口结舌、呆若木鸡。

传教士双膝跪了下去，别人也都跟着跪下，只有扬·马科、艾萨克和菲达仍站在那里。

寂静的上空，响着枪声。马科的声音同枪声混合在一起。

“他们在相爱，这就是他们的全部所为，他们没有损害任何人。两个年轻人，因为情投意合，结合到一起，如此而已。现在，却响起枪来……这是真正的奴役……传教士，只跪下去祈求上帝是不够的……听听这枪声吧。他们正在山上肩并肩地战斗着，因为相爱是一种罪过。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怎么办呢？”

突然，枪声停止了。山谷上空，一片寂静。

尾 声

第二天，《东方邮报》第一版用黑体字刊登了一篇报道。报道说，一有色人教师，名兰尼·斯沃茨，无故行凶，杀死了著名的农场主格特·维利尔先生，后被追至维利尔先生房内。房内唯有莎莉·维利尔小姐，他找到一条枪，将小姐打死，然后调转枪头射击追捕者。在继而发生的战斗中，又有三人被打死，斯沃茨终被击毙。

报道的大部分内容是已故的维利尔先生的助手威里昂先生向记者透露的。威里昂先生率众追捕，肩、臂均中弹负伤。

报道以反对对黑人施行教育的强烈抗议而结束。

伦敦“瑞士农舍”

一九四六年元月